暮光之城-月食（下）

第16章 大事件

“我没什么可穿的了！”我对自己抱怨道。

我拥有的每一件衣服都已经散在我的床上了；我的抽屉和衣橱都空了。我凝视着那空的抽屉和衣橱的深处，希望一些适合的衣服突然出现。那件黄褐色的女裙盖在摇椅背上，等着我去发现似乎有东西是很合我意的，一些可以让我看起来很美很成熟的东西，一些表达重要场合的东西。我突然感觉一阵空虚。

到了要走的时间了，可我还穿着我最喜欢的旧汗衫。除非我可以在这找到一些更好的，看来机会是很小了，不然我就得这个样子毕业了。

我怒视这我床上的这堆衣服。

我确切的知道如果会有什么转机出现，那就是我穿着我那件仍然可以穿但却被偷走的的红色衬衫。猛地用拳击了一下墙壁，用我那只好手。

“愚蠢、偷东西、招人烦的吸血鬼！”我咆哮道。

“我做了什么？”爱丽斯问道。

她随意的靠在那扇打开的窗户上就好像她已经在那一整天了。

“咚咚…，”她露出牙齿微笑着加上了敲窗声。

“在门口等着给我开门真的很难么？”

她把一个扁平的白色盒子仍在了我床上。“恰好经过，我想也许你需要些可以穿的。”

我对这那个放在令人不满的衣橱上的大包裹做了个怪相。

“接受它”爱丽斯说，“我可是救生员。”

“你是救生员，”我嘀咕道。“谢谢。”

“那么，有东西交换一下是不错。你不知道这样丢东西的方式有多令人烦躁，我感觉自己真差劲，如此的…平凡。”爱丽斯因为我的话震惊的有些畏缩。

“我无法想象我的感觉有多糟糕。平凡？是么。”

她笑了。“那么，至少这补偿了那个消失了的盗贼，现在我得想想那些没有看到的关于西雅图的事了。”

当她说出那些话时，把这两种情况放在一个状态里，确实如此的吻合。一些令人困惑的事已经烦扰我好多天了，那些我无法确定如何连接起来的最重要的联系，突然变得清晰了。我盯着她，我一下子愣住了，表情难以形容。

“你不要打开它么？”她问道。她示意了一下，我却没有马上行动。她用力把盒子盖打开，拿出了什么并举了起来，但是我却没有注意到那是什么。

“亲爱的，喜欢么？我选了蓝色，因为我知道爱德华最喜欢你穿蓝色。”

我没有在听她的话。

“是相同的，”我小声的说。

“什么？”她问道。“你没有跟这一样的啊。搞什么名堂，你只有一条裙子！”

“不，爱丽斯！忘了那些衣服，听着！”

“你不喜欢这个？爱丽斯的脸十分失望。

“听着，爱丽斯，你不明白吗？这是相同的！闯入者和偷我东西的，还有西雅图的新吸血鬼，它们在一起！”

衣服从她的手指中下滑，落到了盒子里。

爱丽斯回过神来，她的声音突然很尖锐。“你为什么那么认为呢？”

“记得爱德华说过的么？”关于有人利用你观看的漏洞，无法让你看到新生儿？而且你之前说过的，关于时间过于完美，偷盗者如何小心做到没有联系，就好像好知道你会看到。我想你是对的，爱丽斯，我想他知道。我想他也利用了这些漏洞。这两个不同的人有什么不同，他们都不仅仅了解你的能力，同时在如此准确的相同时间做了那些事。无论如何，是一个人。同一个。制造军队的人和偷走我气味的人。”

爱丽斯不习惯地大吃一惊。她僵住了，她如此安静以至于我开始在在脑子里数数，我等待着。两分钟，她笔直地一动没动。然后她重新注视着我。

“你是对的，”她空洞般的声音说道。“当然你是对的。当你把它用这种方式……”

“爱德华理解错了，”我低声说。“这是一个测试……看它是否可行。如果他能进出安全，只要他没有做任何能让你察觉留意的事。比如说试着杀了我……他拿走我的东西不是为了证明他发现了我。他偷了我的气味……这样其他人可以发现我。”

她的眼里充满震惊。我是对的，我也可以看出来她知道我是对的。

“噢，不。”她惊叹道。

暮光之城-月食（下）

我完全希望我的感情不再影响我的表情。因为我接受了的这个事实，有人已经创建了一个吸血鬼军队，这个军队已经在西雅图可怕的谋杀了数十人，这样的表现目的就是摧毁我，我感到一阵痉挛。

一部分是因为最后解决这个恼人的感觉会是我失去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

但是更多完全是因为另外一些事。

“那么”我低声的说，“每个人都可以放松了。根本没有人试图灭绝卡伦家族。”

“如果你认为那件事改变了，你就完全错了。”爱丽斯愤怒地说道。“如果有人想要我们中的一个员，它们将必须通过我们其他的人。”

“谢谢你，爱丽斯。但至少我们知道它们真正的目的，这是有帮助的。”

“也许，”她喃喃的说。她开始在我的房间前后踱步。

砰，砰—拳头捶打着我的门。

我跳了起来。爱丽斯似乎没有注意到。

“还没准备好么？我们要迟到了！”查理抱怨道，声音很是急躁。查理就像我一样讨厌盛大的场面。在他看来，最要的问题是不得不乔装打扮。

“快了，再给我一分钟。”我嘶哑地说道。

他安静了一小下问道。“你在哭么？”

“不，我很紧张。没事。”

我听到他下楼的沉重脚步。

“我得走了。”爱丽斯小声说。

“为什么？”

“爱德华要来了。如果他听到……”

“去吧，快走！”我立刻督促道。爱德华如果听到这些会发疯的。对他保密这件事，我不能维持很久的，但也许毕业典礼并不是给他反应的最好是时间。

“穿上它。”爱丽斯要求道同时轻快的飞出窗户。

我按着她说的做，茫然的穿衣。

我试着让我的头发更复杂精致一些，但时间到了，只能让它和每天一样乏味的垂着。那样没关系，看着镜子我并没有烦恼，对着爱丽斯的针织套衫和裙子，我真不知道它们看起来如何，不过那也没关系。我夹着难看的黄色尼龙毕业礼服匆匆下楼。

“你看上去不错。”查理克制着情绪声音粗暴地说“这是新的么？”

“是啊。”我咕哝着，试图集中精神。“爱丽斯把它给我了，谢谢。”

爱德华就在他妹妹离开几分钟后就到了。还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的表情平静下来。但是，从我们和查理一起坐着越野，他就没有机会

来问我出了什么事。

自从上周查理了解到我打算和爱德华一起开车去参加毕业典礼，他就变得顽固起来。我知道他的重点---家长是有权利参加毕业典礼的。我很有风度的让步了，爱德华还高兴地建议我们应该一起去。因为卡莱尔和艾斯梅认为这不是问题，查理又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反对理由，所以他勉强同意了。现在爱德华坐在我父亲警车的后座上，隔着纤维玻璃，带着愉悦的表情——那也许是因为我父亲有趣的表情，并且他那露齿的微笑每次都会被查理从后视镜偷瞄他一眼而越来越大。这几乎可以肯定的意味着查理正在想象着什么东西，那会让他和我一起陷入麻烦，如果他大声的说出来的话。

“你还好么？”在停车场，爱德华帮我从汽车的前座下来的时候对我耳语道。

“很紧张。”我回答说，那根本不是说谎。

“你真的好美。”他说。

他看起来似乎想再说些什么，但是查理，一个很明显的动作，用意狡猾，在我们之间耸耸肩然后用他的手臂绕着我的肩膀。

“兴奋么？”他问我。

“还没有。”我承认道。

“贝拉，这是大事儿。你就要高中毕业了。现在对你来说是真正的生活了。大学，靠自己生活……你不再是我的小姑娘了。”查理最后有些哽咽。

“爸爸，”我呜咽着。“拜托，我快要哭了。”

“谁要哭了？”他愤愤地抱怨。“现在，为什么你不兴奋呢？”

“我不知道，爸爸。我猜还没到关键或是别的什么。”

“爱丽斯举行这个聚会真的很好。你需要一些东西让你活跃起来。”

“当然。我确实需要一个聚会的。”

查理因为我的语调笑起来并抱紧了我的肩膀。爱德华看着阴云，他的脸充满沉思。

我父亲在体育馆的后门处离开我们，和其他的家长绕着走向主入口。

这里场面非常混乱，好像库珀女士从前面的办公室来，数学老师瓦纳先生试着让每个人按字母表排列。

“到前面来，卡伦先生。”瓦纳先生对着爱德华大喊。

“嘿。贝拉！”

我抬头看到杰西卡·斯坦利从队伍的后面微笑着向我挥手。

爱德华快速的亲了亲我，叹了口气，然后跟着卡伦家的其他人走了。但是爱丽斯不在。她去干吗了？跳过毕业？对我而言时间选择的多么不幸，我应该等到毕业典礼完了之后再弄清楚那些事情的缘由。

“这呢，贝拉！”杰西卡再次喊道。

我沿着队伍向后走到杰西卡后面，有些好奇为什么她突然如此友

好。当我走近时，我看到安吉拉等5人在后面同样很好奇的看着杰西卡。

在进入到我的听力范围内之前杰西正在语无伦次的说着。

“……太惊人了。我的意思是，就好像我们刚刚认识，但现在却一起毕业了。”她滔滔不绝。“你相信这是结束了么？我感觉震惊！”

“我也是。”我嘀咕着。

“这是如此的令人难以置信。你还记得你在这的第一天么？我们是朋友，就好像，就是应该的。

从我们第一眼看到彼此。真令人惊讶。而现在我要离开去加州，你会在阿拉斯加，我会特别想你的！你必须保证，一有时间我们就会在一起的！我太高兴了，你会有一个聚会。那太完美了。因为我们真的还没有花很多时间在一起而现在我们却将分开了…”

她嗡嗡地一直说着，我相信我们友谊突然的转变不是因为我为此做了什么，都是由于毕业怀旧和毕业聚会的邀请。当我耸耸肩穿上礼服的时候，我尽可能的集中注意。而且我发现，和杰西卡之间的事情可以有良好的结局我很开心。

无论致毕业代表词的埃里克说了什么毕业典礼也是开始和其他老套的无稽之谈，它都是一个结束。也许比起其余的人，更多是对我来说。但是今天我们都在我身后留下了一些东西。

然后埃里克紧张地快速说着，单词和短语一涌而来，所以再没有什么感觉。格林校长开始叫名字了，一个接着一个没有足够长的暂停时间。体育馆的前排正仓促地行动着。康纳女士尽可能地给拿到文凭的好学生竖起拇指。

我看见爱丽斯突然出现了，优雅地上台拿她的文凭，我凝视着她的脸庞。爱德华跟在后面，他的表情看起来不是混乱而是窘迫。只有他们俩穿上这难看的毕业礼服，还能那么美。他们站在其他人群外面，他们的美丽和优雅是如此的不现实。我在想我是如何陷入他们那作为人类的闹剧中去的，如果一对天使，戴着完整的翅膀，站在那里，也没有他们那么引人注目。

我听到格林先生点到我的名字，我从椅子上起来，跟着排在前面的队伍移动。我意识到体育馆后面的欢呼声，我环顾了一下看到雅各布拽着查理，两个人鼓励的欢呼着。我只能看到比利的头才到了杰克的胳膊肘那儿。我勉强让自己给了他们一个苦笑。

格林先生终于点完名字了，然后又开始像刚才似的温柔的微笑着发放毕业证书。

当杰西接过证书时，“祝贺你，斯坦利小姐。”他喃喃地对她说“祝贺你，斯旺小姐”对我也是这样，很快就把文凭递给我。

“谢谢”我嘟囔着。

就这样，随着人群我又走回到杰西卡旁边。杰西的眼睛都红了，还在用礼服的袖子擦着把脸弄的更花。我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她在哭

呢。

格林先生说了一些话，我没有听进去，身边的每个人都在高呼，尖叫。黄礼帽纷纷落下，我把我的也扔出去，只是晚了一会儿，就那样掉在地上。

“噢，贝拉！”杰西突然哭喊着说道：“我真的不能相信这一切结束了。”

“我也不相信”我小声说道。。

她搂着我的脖子说：“你一定要和我保持联系。”

我也拥抱了她，回避她的请求我有一些尴尬：“我真的很高兴认识你，杰西卡。真是很美好的两年时光。”

“当然是。”她叹道，接着吸了口气。放开抱着我的胳膊后，她尖叫道：“劳伦！”高举着挥舞她的手臂，然后挤过穿黄色礼服的人群。每个家庭都开始聚集在一起，紧紧的拥抱我们。

我没有看到安吉拉和本，因为他们正给家长围着拥抱。也许我可以过一会儿再向他们表示祝贺。

我伸长了脖子，寻找着爱丽斯。

“祝贺你”爱德华的双臂环抱着我的腰，在我耳边低语。他的声音那么柔和，使我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感到不那么慌乱了。

“恩，谢谢。”

“你看起来还没有克服紧张啊。”他留意到了。

“只是一点点。”

“还有什么让你担心的？聚会？那不会很糟糕的。”

“你也许是对的。”

“你在找谁呢？”

我的动作并没有我想象的细微。“爱丽斯，她在哪儿？”

“她一拿到证书就跑开了。”

他的声音变了一个声调。我抬头看到他困惑的表情，他正看着体育馆的后门。我做了一个冲动的决定，本该多想想的，但是我却没有。我问道：“在担心爱丽斯么？”

“恩……”他不想回答。

“她正在想什么，不管什么，我的意思是，不让你听到她真实的想法？”

他突然看着我的脸，带着严厉的目光怀疑的看着我。“实际上她正把共和国战歌翻译成阿拉伯语，但完成之后，她又转向朝鲜手语。”

我有些害怕地笑道：“我猜那一定让她的想法很忙乱。”

“你知道她为什么躲着我么。”他有些指责。

“当然。”我苦笑了一下。“我是提出这个想法的人之一。”

他等待着，很是困惑。

我看了看周围。查理正穿过人群走过来。

“你知道爱丽斯的，”我迅速的低语道“直到聚会结束她才会告

诉你的。但是我是完全希望取消聚会的，尽可能了解的多总会很好，不管哪方面都会很有帮助。当然，无论如何，你不能抓狂，好么？”

“你在说什么呢？”

我看到查理正在找我，脑袋在其他人的脑袋上面来回摆。他看到了我，挥挥手。

“一定要镇定，好吗？”

他点了一下头，嘴紧紧地抿成一条直线。

我急匆匆地低声讲述我的想法，“我觉得你说事情从各个方面压向我们是错的，我认为它们都出于一点……而且我认为是针对我，真的。这些事全都联系上了，必须联系上。利用爱丽斯视觉漏洞的只有一个人。我房间的闯入者是试探，来看能否能避开她的视线。而且不断改变想法的，还有制造新生儿，偷我的衣服也都是同一个人———切都拼到一起了。我的气味是给他们的。”

他的脸色变得那么苍白，我艰难地把话说完。

“但是没有人针对你们，发现了么？这很好——艾斯梅，爱丽斯还有卡莱尔，没有人想伤害他们！”

他瞪大了眼睛，害怕，茫然，恐慌。他明白我说的对，就像爱丽斯那样。

我的手贴上他的脸颊。“镇定。”我安抚他。

“贝拉！”查理吼道，挤过我们周围密集的家庭。

“祝贺你，宝贝儿！”尽管他现在就在我耳边，他还是在大叫。他搂住我，借此狡猾地把爱德华挤到一旁。

“谢谢。”我小声说，心思早已被爱德华脸上的表情占据。他还没有控制住自己。他的双手伸在半空，向着我，好像他要抓过我逃跑。我比他就强那么一点，至少对我来说，逃跑这个主意没那么糟。

“雅各布和比利得走了——你看到他们在了吗？”查理问，向后迈开一步，但双手仍抓着我的肩膀。他背朝爱德华——也许是排开他的一种努力，但现在这样很好。爱德华仍张着嘴，恐惧地瞪大眼。

“看到了，”我对爸爸说，努力集中精力，“也听到了。”

“他们能来真的很好。”查理说。

“嗯哼。”

好吧，告诉爱德华是个很糟糕的主意，像爱丽斯把自己的思想掩盖住才是正确的做法。我应该等到我们单独在某个地方的时候的，也许还要和他的家人在一起，而且附近不能有易碎的东西——比如窗户……汽车……教学楼。他的表情唤回了我所有的恐惧，之后是一部分的恐怖。虽然现在他的表情已经不再是恐惧了——突然间他的表情完全变成了愤怒。

“你想去哪里吃晚饭？”查理问，“只是天气不太好。”

“我可以做饭。”

“别傻了。你想去洛基餐厅吃饭吗？”他带着期盼的笑容问。我并不是很喜欢查理最爱的这家饭店，但是，在这个时候，这有什么不

同呢？不管怎么说，我都将不再需要吃东西了。

“行，洛基，挺好。”我说。查理的笑容变大，随即叹了口气。他把头向爱德华偏过去一半，并没有真的看他。

“你也来吗，爱德华？”

我盯着他，眼中全是祈求。在查理就要转过去看他怎么不回答之前，爱德华控制住自己的表情。

“不了，谢谢您。”爱德华生硬地回答，脸色冷酷僵硬。

“你和父母有什么计划吗？”查理问道，语气中有一丝不满。爱德华对他总是比他应得的还要礼貌，这突然的敌意让他有点惊讶。

“是的，如果您能谅解我……”爱德华突然转身，大步穿过逐渐缩小的人群离开了。他走得过于迅速过于忐忑了，不似他平时完美的步态。

“我说什么了？”查理面露惭愧。

“别担心，爸爸。”我安抚他，“不是因为您。”

“你们俩又吵架了？”

“没人吵架。管好你自己的事吧。”

“你就是我的事。”

我转了转眼睛，“我们去吃饭吧。”

洛基餐厅里人满为患。在我看来，这里价位过高又很差劲，但它是镇上唯一一个接近正式酒店的饭店，所以一有大事，它就很受欢迎。我恼怒地盯着一只表情低落的毛绒麋鹿头玩具，查理则一边吃上等肋骨，一边隔着椅背和泰勒·克劳利的父母谈话。很喧哗——每个人都是刚参加完毕业典礼，大部分人都像查理那样隔着过道或者椅背闲聊。

我背朝着窗户，克制住自己回过头寻找的欲望，我现在能感到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我知道我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就像我知道他不可能留我不受保护——即便是一秒钟一样。在这件事后不可能。

晚饭时间拖了又拖。查理忙于交际，吃得很慢。我一点点地吃我的汉堡，并在确定他的注意力在别处时，把其中一些包到餐巾里。好像过了很久，可每当我看向时钟——我看的次数太多了——指针都没怎么动地方。

终于，查理拿到了找他的钱并在桌上放下了小费。我站起身。

“着急吗？”他问我。

“我想帮爱丽斯安排事情。”我声称。

“好吧。”他转过身向每一个人道晚安，我先出去等在警车旁。我靠在车门上，等查理退出那个即兴派对。停车场几乎全黑了，厚厚的云彩的遮蔽下，看不出太阳是否落山了。空气感觉很沉重，好像要下雨了。

阴影中什么东西动了动。

当爱德华从昏暗中出现，我的抽气声变成了一道解脱的叹息。他没有说话，直接把我拉进他紧拥的怀里。一只冰冷的手抚上我的脸

颊，抬起我的脸，接着他坚硬的嘴唇就压了上来。我感觉得到他下颌的紧张。

“你怎么样？”他一让我呼吸我便问道。

“不太好。”他呢喃道，“但我能控制住自己了。对不起，我在那儿失控了。”

“我的错。我应该等等再告诉你。”

“不，”他反对说，“这件事我应该知道，难以相信我没想到！”

“你想的事情太多了。”

“你不是吗？”

他突然又一次吻我，都不让我回答，但一秒钟之后他便退开，“查理过来了。”

“我要让他送我到你家。”

“我跟着你。”

“真的没必要。”我想说，但他已经消失了。

“贝拉？”查理在饭店的门廊叫道，眯着眼看进黑暗。

“我在这儿。”

查理慢慢地逛到车边，抱怨着我没有耐心。

“你感觉怎样？”我们沿着公路向北开，他问我，“今天是个大日子。”

“我感觉很好。”我说谎了。

他大笑，轻易看穿我的谎言。“担心派对吧？”他猜测说。

“对。”我又一次说谎。

这次他没留意到。“你从来都不适合派对。”

“真想知道从哪儿遗传的。”我低声说。

查理嘿嘿地笑。“嗯，你看起来真不错。要是送你什么东西就好了。对不起。”

“别傻了，爸爸。”

“傻什么。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为你做到所有该做的。”

“真荒谬。您做的很好，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而且……”谈及对查理的感觉并不是件容易事，但我清了清喉咙，继续说下去，“而且我很高兴自己搬来和您同住，爸爸。这是我下过的最好的决定。所以别担心——您只是在经历孩子毕业后的情绪悲观症。”

他哼了声，“也许吧。但我确定有些地方我有不足。我是说，瞧你的手！”

我茫然地低头看向我的双手。我的左手歇在黑色的支架中，我极少想起它，我骨折的指节已经不怎么疼了。

“我从没想过还需要教你怎样打人。这点我可是以为错了。”

“我以为您站在雅各布那边？”

“不管我站在哪边，如果有人不经你允许就吻你，你就应该有能力在不伤害自己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感受。你没把大拇指收到拳头

里，对吧？”

“是的，爸爸。您的话从某种奇怪的方面听起来很感人，但我觉得这个教训没什么用。雅各布的头真的很硬。”

查理笑了。“下次打他肚子。”

“下次？”我难以置信地问。

“噢，别对个孩子那么苛刻。他还小。”

“他简直可憎。”

“他仍是你的朋友。”

“我知道，”我叹气，“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怎么做才是对的，爸爸。”

查理慢慢地点头，“是啊。正确的做法不总是显而易见。有些时候，对一个人正确的做法对另一个人却是错误的。所以……祝你尽快找出来。”

“谢了。”我干巴巴地嘟囔。

查理又一次大笑，然后皱起眉头。“如果派对变得太疯狂……”他开口道。

“别担心，爸爸。卡莱尔和艾斯梅在。我确定您也可以来，如果您想的话。

查理眯眼看进挡风玻璃前的夜色，苦笑了一下。他像我一样好像已经“享受”一场好的派对。

“再问一下，在哪儿拐？”他问，“他们应该标志清楚车道——在黑暗中不可能找到。”

“就过下个弯，我想。”我撇了撇嘴，“你瞧，您说的对——不可能找到。爱丽斯说她在邀请函里放了地图，但即使这样可能大家也都会迷路。”我为这个想法有点雀跃起来。

“也许吧。”查理说。路开始转向东。“或者也许不是。”

黑色天鹅绒般的黑暗在前方被打破了，正好在卡伦家的车道，两旁的树上缠了成千上万盏彩灯，客人们不可能错过。

“爱丽斯。”我酸酸地说。

“哇。”查理叫道。我们转进车道。不只是入口处的两棵树亮着，每隔差不多二十英尺，就有一个信号灯指引我们开向那座白色大房子。整整一条路——整整三英里的一条路！

“她做事从不虎头蛇尾，是不是？”查理敬畏地咕哝说。

“确定你不想来？”

“非常确定。玩的开心，孩子。”

“非常谢谢您，爸爸。”

我迈出车，关上车门时他还在笑。我看着他开车离开，他还在咧着嘴笑。叹了口气，我坚定地走上台阶，准备忍受我的派对。

第17章 联盟

“贝拉？”

爱德华柔和的嗓音从我身后传来。我转身看他轻轻地踏上门廊台阶，头发因为奔跑变成了风飘发型。就像在停车场里一样，他马上把我拉进他的怀里，又一次吻我。

这个吻让我害怕。这里面有太多的紧张，太强的尖锐，以至于他的双唇好像要毁掉我的——好像他在害怕我们只剩下这些时间了。

我不能放任自己想那些。如果我想在接下来几个小时表现正常的话我就不能再这么想。我抽身远离他。

“我们把这个愚蠢的派对料理了吧。”我含糊地说，不去看他的眼睛。

他的双手捧着我的两颊，一直等到我抬眼看他。“我不会让任何事发生在你身上。”

我伸出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指尖描摹着他的唇。“我不怎么担心自己。”

“为什么我对你的话并不感到惊讶呢？”他喃喃自语。他深深呼吸，微微笑了笑，“准备好庆祝了？”他问。

我叹息一声。

他为我打开门，胳膊始终牢牢地搂在我的腰间。我僵住了一分钟，然后慢慢摇了摇头。

“不可置信。”

爱德华耸耸肩，“爱丽斯就是爱丽斯。”

卡伦家室内简直变成了夜总会——那种很少存在于现实中，只在电视上会有的夜总会。

“爱德华！”爱丽斯在一个巨大的音箱旁叫道，“我需要你的建议。”她示意小塔似的一堆CD。“我们要放他们熟悉适应的音乐还是”——她示意另一堆——“提高他们的音乐品味？”

“适应的。”爱德华命令道，“强扭的瓜不甜。”

爱丽斯认真地点点头，开始把那些教育性的CD扔到一个箱子里。我发现她换了一件带亮片的紧身短背心和一条红色皮裤，裸露的皮肤

奇怪地反射着闪烁的红、紫彩灯。

“我觉得我穿的太随便了。”

“你很完美。”爱德华反对说。

“你将会。”爱丽斯纠正他。

“谢谢。”我叹道，“你真的认为大家会来吗？”任何人都能听出我话中的期盼。爱丽斯向我做了个鬼脸。

“每个人都会来。”爱德华答道，“他们都迫不及待想看看隐居的卡伦家神秘的房子里面的样子。”

“棒极了。”我抱怨道。

不用我帮什么忙。我怀疑——即使在我不需要睡觉并能更快地移动之后，我恐怕也没法像爱丽斯把事情做得这样好。

爱德华不让我离开，拽着我和他一起找贾斯帕和卡莱尔，告诉他们我的想法。我安静而恐惧地听他们讨论如何攻击西雅图的军队。我能说贾斯帕对人数有些不快，但他们除了不情愿的坦尼亚家，没联系上任何人。贾斯帕不像爱德华一样掩饰自己的绝望，我轻易就看出他不喜欢这个赌注过高的赌。

我不能呆在后面，等待，希望他们放弃。我不会。我会疯的。

门铃响了。

就在那一刹那间，一切都变成不正常的正常。一个完美，真挚，温暖的笑容取代了卡莱尔脸上的压力。爱丽斯调大音乐音量，迈着舞步去开门。

是我那帮古板的朋友们，既不很畏缩也不很胆怯，都是自己来的。最先露面的是杰西卡；她正站在门口，身后是迈克。泰勒，康纳，奥斯汀，李，萨曼塔……甚至是劳伦也在最后出现了，她挑剔的眼中充满了好奇。他们都先是很好奇，然后一看到这个装饰的如同时髦的流行派对的大房子，便完全地震惊了。房间不空，全体卡伦家人都在，准备好了做他们通常所为的完美的人类表演。今夜，我竟觉得自己是在像他们一样演出每一个细节。

我去迎接杰西和迈克，希望我声音中的尖锐听起来是正应该的那种兴奋。在我能走到任何人身旁之前，门铃又响了。我让安吉拉和本进来，并把门大敞着，因为埃里克和凯蒂刚踏上台阶。

我不再有机会去恐慌。我得和每个人说话，集中精力去表现的喜洋洋，去做女主人。尽管派对名义上是给爱丽斯，爱德华和我开的，但不可否认，我是最受关注的目标，收到了最多的祝贺和感谢。也许是因为卡伦家的人在爱丽斯派对的灯光下看起来有一点点不对，也许是因为那些灯光将房子衬的昏暗和神秘。当你站在埃美特这种人身边时，气氛让作为平凡人类的你来说感觉就是无法放松下来。我看到埃美特在食品台对面向迈克咧嘴笑，牙齿反射着红光，迈克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可能爱丽斯是特意的，让我成为焦点——一个她以为会让我开心的位置。她永不气馁地努力把我变成她认为的人类应有的样子。

显而易见，尽管有因为卡伦家的出场而引起的出于人类本能的紧张，或者可能就是恐惧，派对还是很成功。音乐动感，灯光炫目。从食品消失的样子来看，它们一定也十分可口。房子很快就拥挤起来，但是决不幽闭。好像整个毕业年级都来了，还有大部分的低年级学生，身体随着脚下隆隆的节奏摆动，聚会一直徘徊在派对与舞会的边缘。

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困难——随着爱丽斯的带领，我穿行在人群中，和每个人都说上几句话，很容易让大家都愉快起来。我确信这个派对比福克斯之前发生过的任何一件事都要酷！爱丽斯都要满意地咕噜叫了——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不会忘记这一夜。

我已经在屋子里走了一圈，又回到了杰西卡身边。她兴奋地碎碎念着，而且我不用太集中精力，因为她不会再需要我的回应。爱德华在我身边——仍是不要离开我。他的一只手始终牢牢地环在我腰间，每当读到我可能不想听到的想法，都会把我搂得更近些。

所以，他松开胳膊离开我时，我立刻起了疑心。

“呆在这儿，”他向我耳语，“我马上回来。”

他优雅地穿过人群，那么拥挤的人群，却好像谁的身体都没碰到。他离开的太快，我都来不及问他为什么离开。我眯着眼，视线追随着他，而杰西卡则用高过音乐的分贝急切地喊叫着，挽上我的胳膊，并未察觉到我的不在意。我见他走进了厨房走廊旁的黑暗之中，灯只能间断地照到那里。他倾向某个人，但我们中间隔了太多人，我看不到那是谁。我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就在这时，一缕红光闪过他的后背，在爱丽斯上衣的红色亮片上反了一下。光在她的脸上只停留了半秒钟，但那已经足够了。

“失陪一下，杰西。”我嘟囔说，抽回胳膊。我都没停顿等她的反应，甚至都没去留意我的突兀有没有伤害到她。

我被推挤得摇摇晃晃的，终于挤出了人群。一些人在跳舞。我急匆匆地走向厨房门。

爱德华已经走了，但爱丽斯仍站在黑暗中，面无表情——是那种在刚刚目击了一场骇人的事故的人脸上看到的面无表情。她一只手抓着门框，好像需要什么支撑。

“什么，爱丽斯，什么？你看到了什么？”我双手交握在胸前——乞求。

她不看我，而是转开了视线。顺着她看去的方向，我看到她和爱德华在屋子两头交换了一下眼神。他的脸像石头一样僵硬，转身，消失在楼梯下的黑暗里。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在上一次响的几个小时之后。爱丽斯抬眼，困惑的表情一下子变成了厌恶。

“谁邀请了狼人？”她抓住我。

我沉下脸。“不好意思。”

我以为我已经收回了那个邀请——并不是说我曾毫无顾忌地想让

雅各布来这里。

“那，你去处理。我得和卡莱尔谈谈。”

“不，爱丽斯，等等！”我尝试去抓住她的胳膊，但她已经走了，我只抓到了空空如也的气体。

“该死！”我咒骂道。

我就知道，爱丽斯看到了她等待着的事情，而老实讲，我觉得自己承担不了这么长时间的不安而去应门。门铃又叫开了，那么长，有人按住按钮不放。我毅然地转身背朝着门，在这黑暗的屋子里寻找爱丽斯的身影。

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开始向楼梯方向挤。

“嘿，贝拉！”

雅各布低沉的嗓音在音乐中仍是分明，我听到自己的名字，不由自主地抬头，

我露了下苦相。

来的不是一个狼人，而是三个。雅各布已经自己进门了，两侧由奎尔和恩布里护着，两人都紧张透顶，视线滑过整个房间，好像他们刚走进一个有鬼魂出没的地下室。恩布里颤抖的手仍抓着门，半侧着身，时刻准备冲出去。

雅各布向我挥手。他比另两个冷静，但也是厌恶地皱着鼻子。我回应地挥手——挥手道别——然后转身寻找爱丽斯。我挤过康纳和劳伦后背之间的空隙。

他凭空出现了，手抓住我的肩膀，将我拽向厨房旁的阴影。我挣开他，可他抓住我没受伤的手腕，将我拉离了人群。

“友好的迎接。”他评论道。

我把手抽出来，怒视他。“你在这儿做什么？”

“你邀请我了，不记得吗？”

“鉴于我的右手对你来说太脆弱了，让我翻译一下：我不邀请你。”

“别开不起玩笑。我给你带来了毕业礼物和一切。”

我将双手交叠在胸前。现在我还不想和雅各布打架。我想知道爱丽斯看到了什么，想知道爱德华和卡莱尔说了什么。我伸长脖子越过雅各布，寻找他们。

“拿回商店去，杰克。我有事要做……”

他站过来挡住我的视线，要求我的注意。

“我不能把它拿回去。我不是从商店买的——是我自己做的。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我又一次扭身子让过他，但卡伦家的人仍是不见踪影。他们去哪儿了？我的眼睛搜索着这个黑暗的屋子。

“噢，拜托，贝拉。别假装我不在这儿！”

“我没有。”不管在哪儿我都看不到他们，“瞧，杰克，我现在脑子里有一堆事。”

暮光之城-月食（下）

他的手托住我的下颌，抬起我的脸。“能不能请您把您那不可分割的注意力分给我几秒钟，斯旺小姐？”

我猛地跳开闪避他的碰触。“看好你的手，雅各布。”我嘶声说。

“抱歉！”他立刻说道，并高举双手，一副投降的姿态，“我真的很抱歉，我指，那天也是。我不该那样亲你。那么做不对。我想……那个，我想我欺骗自己认为你想让我那么做。”

“自欺——多么完美的表述！”

“拜托。你可以接受我的道歉，你知道的。”

“行，道歉我接受了。现在，如果你能允许我失陪那么一小会儿……”

“好吧。”他嘟囔说，语气和之前截然不同，让我不禁停下了寻找爱丽斯，而去端详他的表情。他盯着地板，藏住了眼睛，下唇微微撅起了一点。

“我想你更愿意和你真正的朋友在一起。”他用一样低落的声音道，“我明白了。”我叹了口气。

“噢，杰克。你明白那不公平。”

“我明白？”

“你应该明白。”我倾身上前，抬头，想看进他的眼睛，可他也抬了眼，在我的头上，避开我的凝视。

“杰克？”

他拒绝看着我。

“嘿，你说过你为我做了什么，对吧？”我问。“难道只是说说？我的礼物呢？”这尝试营造的虚假的热情挺可悲的，但却有效果。他转转眼珠，向我做了个鬼脸。

我保持着这不太可信的虚伪，向前摊开手，“我等着呢。”

“对。”他怀疑地轻声答道，但仍是把手伸进牛仔裤的后裤兜，拿出一只色彩缤纷、编织松散的小布袋，它用一条布带紧扎着口。他把它放在我掌心。

“嘿，很漂亮，杰克。谢啦！”

他叹息一声。“礼物在里面，贝拉。”

“哦。”

那些绳子我怎么也解不开。他又叹口气，从我这里拿过它，将那条正确的绳头轻易一拉，袋子就开了。我伸出手去要，但他把袋子倒过来，晃了晃，一个银色的东西掉到我的手里，金属链节轻轻地彼此磕碰着。

“手链不是我做的，”他坦白道，“只有挂坠是。”

挂在银色手链一节上的是一个小小的木制雕刻品。我用两根手指夹起它，拿得更近来看。真的很神奇——这个小小的雕刻品竟包含这么多细节，这个狼的微型复制品竟如此地栩栩如生，它甚至是用和他肤色相符的红棕色木头雕刻而成的。

"很漂亮。"我低语，"你做的？怎么办到的？"

他耸耸肩。"比利教我的，他比我更擅长。"

"真难以置信。"我轻声说，手指来回翻转这只小小的狼像。

"你真的喜欢它？"

"真的！这难以置信，杰克。"

他微笑起来，开始是快乐的，随后表情却酸涩起来。"嗯，我想，它能让你偶尔想起我一次。你明白是怎么样的，视线之外，头脑之外。"

我忽略掉他的态度。"来，帮我戴上。"

我抬起左手腕，因为右手还戴着支架。他很容易就帮我系上手链，虽然这在他的大手下看起来过于精巧了。

"你会戴着它吗？"他问。

"当然会。"

他向我咧嘴一笑——是我喜欢的他的快乐的笑。

我分了一会儿心，但双眼又本能地巡视起这间屋子来，焦急地在人群中搜索爱德华或者爱丽斯的身影。

"你怎么就这么无法集中注意力？"雅各布疑问道。

"没什么。"我说了谎，努力打起精神，"谢谢你的礼物，真的。我爱它。"

"贝拉？"他的眉毛皱到了一起，眼睛陷入深深的阴影，"有什么事发生了，对不对？"

"杰克，我……不，什么事都没有。"

"别对我说谎，你一点儿都不擅长。你应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们想知道这些事。"他说，最后又把人称变成复数了。

他很可能是对的。狼人一定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只有我还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我能找到爱丽斯。

"雅各布，我会告诉你。只是先让我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好吗？我需要和爱丽斯谈谈。"

他的脸上现出理解。"那个先知者看到了什么。"

"是的，就在你出现的时候。"

"和你房间里的吸血鬼有关？"

"有关系。"我承认。

他花了一会儿功夫消化这句话，偏过头看我的脸。"你知道一些没告诉我的事情……一些大事。"

出于什么我要再次说谎？他太了解我了。"是的。"

雅各布盯了我一小下，就回身望向他兄弟们的眼睛，他们还站在入口处，尴尬难受。他们一明白了他的表情就开始了动作，敏捷地摇摆着穿过狂欢的同学们，好像他们也在跳舞。不到半分钟，他们站到了雅各布两侧，俯视我。

"现在。解释一下。"雅各布要求说。

恩布里和奎尔来回看着我们的脸，困惑而谨慎。

暮光之城-月食（下）

“雅各布，我不知道所有的事情。”我继续搜索着屋子，而现在是为了逃脱。他们把我逼到死角了。

“那么，你知道什么。”

他们都在同一时刻把双臂交叠在胸前。有点搞笑，但更多是威胁。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爱丽斯下楼的身影，她雪白的皮肤在紫色的灯光下亮闪闪的。

“爱丽斯！”我解脱地尖叫。

就在我叫她名字的一刹那，她也正看向了我，尽管轰隆隆的噪声应该能淹没我的声音。我企盼地挥手，并在她看到三个狼人压着我时紧盯着她的脸。她眯了眯眼睛。

但是，在那个反应之前，她的脸上充满了压力和恐惧。她跳到我身边，我咬住了嘴唇。

雅各布，奎尔和恩布里都脸色并不轻松地往后退。她搂住我的腰。

“我需要和你谈谈。”她向我耳语。

“呃，杰克，一会儿见……”我们绕过他们，我嘟囔着。

雅各布甩出他长长的胳膊挡住我们的路，手撑在墙上。“嘿，别那么快。”

爱丽斯抬眼看他，眼睛怀疑地睁大。“失陪一下？”

“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他吼道。

贾斯帕真的是凭空出现。在一秒钟的时间里，先只是爱丽斯和我在墙边，雅各布挡住我们的出路，然后贾斯帕就站在了杰克手臂的另一边，表情很可怕。

雅各布慢慢地收回了胳膊。这已经是最好的动作了，如果他还想要那个手臂的话。

“我们有权利知道。”雅各布低声说，仍盯着爱丽斯。

贾斯帕站到了他们中间，三个狼人绷紧了身体。

“嘿，嘿，”我说，加进一个微微歇斯底里的笑，“这是个派对，记得吗？”

谁都没留意我。雅各布瞪着爱丽斯，贾斯帕瞪着雅各布。爱丽斯的表情突然变得若有所思。“没事，贾斯帕。他确实有道理。”

贾斯帕并没有放松下来。

我确定再来一秒钟这个悬念就会让我的脑袋爆掉。“你看到了什么，爱丽斯？”

她盯了雅各布一秒钟，然后转向我，明显已经选择让他们知道。

“作出决定了。”

“你们要去西雅图？”

“不。”

我的脸顿时失去血色。我的胃抽搐着。“他们要来这儿。”我有些窒息。

暮光之城-月食（下）

奎鲁特的男孩们安静地看着，读取我们脸上任何一个无意识的情绪。他们都定在原地，但不是一动不动，他们三人的手都颤抖着。

“对。”

“来福克斯。”我轻声说。

“对。”

“为了什么？”

她点点头，明白了我的问题。“一个吸血鬼带着你的红衬衫。”

我努力咽了一口吐沫。

贾斯帕的表情是极为反对的。我能说他不想在狼人面前讨论这件事，但他有话要说。“我们不能让他们靠这么近，没有足够的人手保护镇子。”

“我知道。”爱丽斯说，脸色突然凄凉起来，“但是我们在哪儿阻止他们都没关系。我们仍是不够人手，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会来这里搜。”

“不！”我轻声叫道。

派对的噪声完全掩盖了我的否定。在我们身旁，我的朋友们，邻居们，还有我不喜欢的那些人，吃着，笑着，随着音乐摇摆着，丝毫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恐惧，危险，也许是死亡。因为我。

“爱丽斯。”我叫她的名字，“我得离开。我得从这儿离开。”

“没用。这不像我们应对一个追踪者。他们还是会先来这儿找。”

“那么我就去迎他们！”如果我的声音没有这么嘶哑紧张，这就是尖叫。“如果他们发现了他们要找的人，也许他们就不会再走那么远去伤害别人了。”

“贝拉！”爱丽斯反对地叫道。

“等等，”雅各布用一种低沉有力量的声音命令道，“什么来了？”

爱丽斯转过去冷冷地看着他。“我们的同类。很多。”

“为什么？”

“为了贝拉。我们只知道这些。”

“对你们来说太多了？”他问。

贾斯帕发怒了。“我们有不少优势，杂种狗。会是场势均力敌的战争。”

“不。”雅各布说，一个奇怪的暴戾的似笑非笑的表情铺陈在他脸上，“不会势均力敌。”

“棒极了！”爱丽斯嘶声道。

我盯着他们，仍是恐惧地动不了身子，看着爱丽斯新的表情。她的脸因为狂喜而恢复了生机，所有的绝望都被她的美貌一扫而空。

她向雅各布咧嘴笑，雅各布也咧嘴回应她的笑。

“当然，一切都消失了，”她用一种自以为是的语气告诉他，“很不舒服，但是，一切都被考虑过了，我同意。”

“我们得合作。”雅各布说，“对我们来说不会太容易。况且，这更多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不会退让，但我们需要帮助。我们不会吹毛求疵。”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打断他们。

爱丽斯踮着脚，雅各布向她俯着身，两个人的脸都兴奋地发亮，两个人的鼻子都因为气味皱皱着。他们不耐烦地看着我。

“合作？”我从牙缝里重复着。

“你不是真的要让我们不参与吧？”雅各布问。

“你和这无关！”

“你的先知者可不这么想。”

“爱丽斯——跟他们说不！”我坚持道，“他们会死的！”

雅各布，奎尔和恩布里都大声笑起来。

“贝拉，”爱丽斯说，声音平缓抚慰，“如果分开我们都会死，而合作——”

“就不会有问题。”接下她的话。奎尔又笑了。

“多少个？”奎尔期待地问。

“不！”我叫道。

爱丽斯甚至都没看我。“随时在变——今天二十一个，但数目在减少。”

“为什么？”雅各布好奇地问。

“说来话长。”爱丽斯说，突然环视这个屋子，“而且这里不是地方。”

“今晚再晚点？”雅各布催促道。

“好的，”贾斯帕回答他，“我们已经在计划一个……战略会议。如果你们要和我们一同战斗，你们需要一些指导。”

狼人们听到最后一句脸上都露出不满。

“不！”我呻吟说。

“真奇怪。”贾斯帕若有所思地说，“我从没想过会合作。这一定是前无古人的事。”

“毫无疑问。”雅各布赞同道。他现在开始着急了，“我们得回山姆那边。什么时间？”

“你们最晚的极限是什么？”

三个人都翻了翻眼睛。“什么时间？”雅各布重复道。

“三点？”

“哪儿？”

“洪湖森林守林站北面大约十英里。从西边来，你们就能跟着我们的气味了。”

“我们会到的。”

他们转身离开。

“等等，杰克！”我在他身后叫道，“求你！别这么做！”

他停下脚步，回身向我咧嘴一笑，而奎尔和恩布里则不耐烦地走

向门口。“别这么荒唐，贝拉。你送了我一个比我送给你的更好的礼物。”

“不！”我再次喊道。电吉他的声音淹没了我的叫喊。

他没回答。他急匆匆地赶上他那两个已经消失了的伙伴。我无助地看着雅各布渐行渐远，直至消失。

第18章 命令

“那是世界历史上最长的派对。”回家的路上我抱怨道。

爱德华看起来并不反对。“现在它结束了。”他说，安慰地抚着我的胳膊。

因为我是唯一一个需要安抚的。爱德华现在很好了——所有卡伦家的人都很好了。

他们都让我放心。爱丽斯在我离开时拍了拍我的头，并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示意贾斯帕制造一股安详的气氛围绕住我，艾斯梅吻了吻我的前额，并向我保证一切都很好，埃美特疯狂地大笑并问为什么我是唯一一个可以打狼人的……雅各布的解决方式让他们都放松下来，在好几周的压力之后几乎是精神愉悦了。怀疑被自信取代。派对最后以真正的庆祝结束。

对我来说不是。

足够差劲了——可怕——卡伦家将为我而战。只是要我不得不答应就够我受的了。我已经难以承受了。

也不要是雅各布。不要是他愚蠢的兴致勃勃的兄弟们——他们大部分人甚至比我还小。他们只是块头过大的孩子们，而且他们对这件事无比的期待，好像这是沙滩野餐一样。我同样不能让他们陷入危险。我的紧张与矛盾暴露无遗。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不尖叫。

现在，我在低语，以保证控制住自己的嗓音。“你们今晚要带我一起去。”

“贝拉，你累了。”

“你觉得我能睡得着吗？”

他皱起眉头。“这是实验。我不确定我们所有人有没有可能……合作。我不想你插在中间。”

就好象他的话并不会让我更焦虑，更想去。“如果你们不带我，我就找雅各布。”

他的眼睛紧了一紧。这很卑鄙，我知道。但是我绝不可以被留在后面。

他没回答。我们现在都在查理的房子里了。门灯仍亮着。

“楼上见。”我喃喃低语。

我踮着脚尖走进大门。查理在客厅睡着了，蜷挤在小小的沙发里，很大声地打呼噜，就算我在他旁边肢解人他都不会醒。

我使劲晃他的肩膀。

“爸爸！查理！”

他嘟囔了一声，还是闭着眼睛。

“我回家了——你再这么睡会伤了后背的，来，换个地方睡。”

我又摇了他好久，但他再也没睁眼。不过我还是成功地把他拽出沙发，扶他进卧室。他直接倒在床罩上，合衣而卧，又打上呼噜了。

短时间内他不会去我房间查看了。

我洗脸，换上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衫，爱德华在我的房间里等着。我把爱丽斯送我的衣服挂到衣橱里，他坐在椅子上不快地看着我。

“过来呀。”我说，抓住他的手，把他拉向我的床。

我把他推倒在床上，然后蜷在他的胸口。也许他是对的，我太累了，要睡了。我不会让他独自偷偷溜出去。

他用棉被裹住我，然后紧紧地搂住我。

“放心。”

“好的。”

“会有用的，贝拉，我感觉得到。”

我的牙齿咬在一起。

他仍是一种解脱的情绪。除了我，没有人会关心雅各布和他的朋友们会不会受伤。即使是雅各布和他的朋友们自己也不会关心。尤其不是他们自己。

他可以让我放心下来。“听我说，贝拉。会很容易的。新生儿们会完全被惊吓到。他们会比你更不理解狼人的存在。我从贾斯帕的记忆中看过他们的团队表现。我真的相信狼人有技巧的打击会有完美的效果。等到他们困惑地分散开，就不足为惧了。有人都可以袖手旁观。”他揶揄道。

“小菜一碟。”我趴在他的胸口单调地咕哝一声。

“嘘。”他抚摸我的脸颊，“你会看到的。现在，别担心。”

他开始哼我的摇篮曲，但是，第一次，它没让我镇定下来。

人们——实际上是吸血鬼和狼人，但是仍旧是——我爱的人，将会受伤，为我受伤。再说一次。我希望我的坏运气能瞄得更准些。我

想冲着空荡荡的天空大喊：你们想要的是我——这儿！只是我！

我努力地想有没有什么我能做到的——让我的坏运气只针对我。这不是件容易事。我得等，等我的时间……

我没睡着。时间匆匆流过，让我惊讶的是，当爱德华拽着我一起坐起来我仍是警醒和紧张着。

“你确定你不想留在这儿睡觉？”

我愠怒地瞥他一眼。

他叹了口气，抱着我跳出窗户。

他背着我，在黑暗静寂的森林里飞速奔跑，即使在这奔跑中我也能感觉到他的兴高采烈。这是那种，只有我们两人，只是为了高兴，只是为了风吹动头发的感觉的那种奔跑；是那种，在不怎么紧张的时候，能让我高兴的奔跑。

我们到那片大空场时，他的家人们都到了，悠闲轻松地聊天。埃美特轰隆隆的笑声在回响。爱德华把我放下，我们手拉手走向他们。

因为月亮躲在云彩后面，这里很黑，所以我花了点时间才发现我们是在棒球场。一年多以前，我在这里，和卡伦家一起，那个快乐的傍晚被詹姆斯和他的伙伴打断。重新来到这里我觉得有些奇怪——好像这次聚会如果没有詹姆斯，劳伦特和维多莉娅的加入就不完整一样。但詹姆斯和劳伦特不可能回来了。那种情形不可能再出现。也许所有的规则都破坏了。

是的，有人破坏了他们的规则。有没有可能沃尔图里家族是这个平衡中可以变通的一方呢？

我很怀疑

维多莉娅对我来说就像自然的力量一样——像直直地冲向海岸线的一股飓风——不可避免，无法缓和，但是可以预料。也许那样描述她是不对的。她有能力去顺应变化。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问爱德华。

他笑了。“不。”

我也几乎要笑了。

“你在想什么？”

“我想一切都是有联系的。不只是两个，而是所有三个。”

“你把我弄迷糊了。”

“自从你们回来发生了三件事。”我掰着手指头，“西雅图的新生儿。我房间的访客。还有——最首要的——维多莉娅来找我。”

他想了想，眯起眼睛。“你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我同意贾斯帕的看法——沃尔图里家族热爱他们的法则。况且他们会有更好的做法。”而且如果他们想让我死，我一定会死，我在脑袋里添了一句，“还记得你去年追踪维多莉娅的事吗？”

“记得。”他皱起眉头，“我不太擅长。”

“爱丽斯说你在得克萨斯州。你追她到那里吗？”

他的眉毛皱到了一起。“是的。嗯……”

“瞧——她可能在那里有了这个主意。但是她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新生儿完全失去控制了。”

他开始摇头。“只有阿罗确切地知道爱丽斯的预知是怎么回事。”

“阿罗是最知道的，但是坦尼亚和艾瑞娜还有你在德那里其他的朋友们知道的难道不够吗？劳伦特和他们生活了那么久。而且若是他与维多莉娅的关系仍好到能帮她做事的程度，他为什么不会告诉她所有知道的事情？”

爱德华皱眉。“你房间里的不是维多莉娅。”

“她不能交新朋友吗？想想，爱德华。如果西雅图的事情是维多莉娅做的，她一定交了很多新朋友。她创造了他们。”

他好好想了想，蹙起额头，很是专注。

“嗯，”他终于说，“有可能。我还是认为沃尔图里家族的可能性最大……但你的理论有点道理。维多莉娅的性格。你的理论与她的性格完美地相符。从一开始她就表现出完美的自我保护能力——也许这是她的一项天赋。不管怎么说，这种谋划让她一点不受我们的危险，如果她安全地坐在后方而派新生儿在这里造成骚乱。而且可能也几乎不受沃尔图里的危险。可能她在赌最后我们赢，不过我们一定会有重大伤亡。但是她的小军队里不会有幸存者来当她的目击者。事实上，”他想了一遍，继续说，“如果有幸存者，我打赌她打算自己毁灭他们……嗯。而且，她得有至少一个比较成熟的朋友。新生儿不会让你的父亲还活着……”

他皱着眉头呆了好一会儿，然后突然向我微笑，从他的沉思中醒来。“完全有可能。无论如何，在我们确切知道怎么回事之前，我们要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你今天很有感知力，”他添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

我叹了口气。“可能只是受这个地方的影响。它让我觉得好像她在附近……好像她现在看着我。”

他下颌的肌肉马上紧绷起来。“她永远都不会碰到你，贝拉。”他说。

尽管他这么说，他的视线还是谨慎地扫过黑暗的树林。他正搜索着那些阴影，一个万分陌生的表情出现在他脸上。他的嘴唇咧开露出牙齿，眼睛里闪烁着奇怪的光——一种狂野凶残的期盼。

“不过，我什么都能付出，为了让她离我那么近，”他喃喃地说，“维多莉娅，还有任何想过伤害你的人，为了有机会让我自己了结，为了这一次用我自己的双手结束。”

我感到他语气中凶残的期待，哆嗦了一下，更紧地握住我们交错的手指，希望自己能强壮到把我们的手永远锁在一起。

我们快走到他的家人那里了。我发现，第一次，爱丽斯不像其他人那么乐观。她站在一旁，看着贾斯帕伸展手臂，好像他在锻炼热身，她撅着嘴。

"爱丽斯怎么了？"我轻声问。

爱德华又一次自顾自的呵呵地笑着。"狼人们在往这里来，所以她看不到即将发生什么。成为盲人让她很不舒服。"

爱丽斯尽管离我们最远，还是听到了他低沉的话语。她抬眼冲他吐了吐舌头。他又一次大笑。

"嘿，爱德华，"埃美特迎接他，"嘿，贝拉。他要让你也练习吗？"

爱德华向他的兄弟呻吟道，"拜托，埃美特，别给她出主意。"

"我们的客人什么时候到？"卡莱尔问爱德华。

爱德华凝神，然后叹道，"一分半。但我得解释一下，他们不很信任我们，没有用他们的人类形态。"

卡莱尔点点头。"这对他们挺难的。我很高兴他们都来了。"

我盯着爱德华，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们来的时候是狼型吗？"

他点点头，小心地看我的反应。我咽了口吐沫，记起我看过的两次雅各布狼的形态——第一次和劳伦特在草地上，第二次在森林小道上，保罗和我生气了……它们都是恐惧的记忆。

爱德华的眼里突然闪出一种奇怪的神色，好像有什么事发生在他身上，不是完全不好的事。他快速转身，在我看到更多之前，回到卡莱尔和其他人身边。

"准备——他们对我们保守了秘密。"

"什么意思？"爱丽斯质疑。

"嘘。"他警示她，视线越过她定在黑暗中。

卡伦家不正式的一圈突然伸展成一条松散的线，贾斯帕和埃美特站在矛尖的地方。爱德华站在我身边，身体前倾，我能说他一定希望站在他们身边。我更紧地握住他的手。

我看向森林，什么都看不到。

"该死。"埃美特低声嘟囔，"你们看过这种事吗？"

艾斯梅和罗莎莉交换了一个惊讶的眼神。

"什么事？"我尽可能轻声地问，"我看不到。"

"狼群扩大了。"爱德华向我耳语。

我没告诉他奎尔加入了狼群吗？我集中注意力去看幽暗中的六头狼。终于，黑暗中什么东西闪烁着——他们的眼睛，比应有的位置要高。我都忘记那些狼有多高了。像马，只是有着厚厚的肌肉和毛发——还有不可能被忽略掉的刀似的牙齿。

我只能看到眼睛。我来回看，争取看到更多，突然发现面对我们的不止六双眼睛。一，二，三……我在头脑中快速地数着对数。两遍。

他们有十个人。

"真好。"爱德华近乎不出声地嘟囔。

卡莱尔向前缓慢而从容地迈出一步。这是个小心的举动，让对方安心。

“欢迎。”他迎接那些我看不到的狼。

“感谢”爱德华回应，声音陌生而平淡，突然我意识到那句话是山姆心里想说的。我看着站在队伍正中的那双发亮的眼睛，个子很高，个子应该是最高的。在黑暗中根据他们的形态来分辨是谁，那是不可能的。

爱德华又用同样没有感情的声音念着山姆的话。“我们会看着并听着的，但是仅此而已，我们尽力自我控制。”

“那已经足够了。”卡莱尔回答。“我儿子贾斯帕，”卡莱尔向贾斯帕的位置示意了一下，贾斯帕看起来很紧张，但做好了准备。“他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他会教我们如何去战斗，如何能够打败它们。我相信你们会运用到自己的狩猎方式里的。”

“他们和你们不一样么？”爱德华替山姆问道。

卡莱尔点点头：“他们都刚刚转变，只有几个月，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孩子。他们没有技能和策略，有的只是蛮力。今天它们的数量达到了20。我们是十个，你们十个，这样应该不会很困难了。数量也许会减少，新生儿总是彼此争斗。”

站在阴影里的狼群发出一阵隆隆地讨论声，但不知为什么，低沉的咆哮声听起来带着热情。

“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分担的更多一点儿。”爱德华又解说着，他的声音现在少了些冷淡。

卡莱尔微笑道：“我们会依事态的发展来的。”

“知道他们怎么来，什么时候到么？”

“他们穿过山脉要四天时间，那之后的早晨他们就到了。当他们快到的时候，爱丽斯会看到的，那有助于我们阻拦他们。”

“谢谢你的信息，我们会密切关注的。”

随着一声叹息，所有的眼睛都同时深陷。

只沉默了一下后，贾斯帕一步就跳到吸血鬼和狼人之间的空地上。我很容易就能看到他，黑暗中他的皮肤如同狼人的眼睛般明亮。贾斯帕警惕的看了爱德华一眼，爱德华点点头，然后贾斯帕背对狼人，他叹口气，显得不是很自在。

“卡莱尔说的很对，”贾斯帕只对我们说着，看起来好像试图忽视他身后的观众。“他们打起仗来就像孩子，你需要的就是记住两点，第一，不要让他们的抓到你，第二，不要表现出明显的杀机，他们对那可是有所戒备的，只要在他们周围一直移动，他们就会被弄得稀里糊涂。埃美特？”

埃美特走出来，咧着大嘴笑着。

贾斯帕站回到空地的北端，两边是互相结盟的敌友。他挥手示意埃美特向前。

“好了，埃美特先来，他是最好的表演新生儿进攻的范例。”

埃美特眯了眯眼睛：“我尽量不打破任何东西。”他小声地说。

贾斯帕咧嘴笑开：“我的意思是，埃美特对自己的力量很有信

心，表现起动作非常简单易懂。新生儿也不会试着考虑那些难以捉摸的东西。埃美特，只是表现最简单原始的杀戮。”

贾斯帕向后腾出多一点的空间，身体紧绷。

“好的，埃美特，试着抓到我。”

我再看不清楚贾斯帕，他非常模糊，埃美特表现的像只大熊，当埃美特纠缠他的时候，贾斯帕则笑嘻嘻的。埃美特不可能再快了，但却不像贾斯帕，看起来贾斯帕看起来就像鬼魂一样，而埃美特的大手每次都确定要抓到他的时候，却又都落空了。我身旁，爱德华专心致志地向前倾身关注着，然后埃美特站着不动了。

贾斯帕从后面抓到了他，牙齿锁在他的喉咙处。

埃美特咒骂着。

然后从观看的狼群中发出一阵低沉地赞赏声。

“再来一次，”埃美特坚持道，他的笑容消失了。

“该轮到我了。”爱德华反对道。我的手指紧紧住着他。

“等等。”贾斯帕笑道，退了回去。“我想先给贝拉示范些东西。”

我紧张地看着他挥手示意爱丽斯向前来。

“我知道你担心她，”他跟我解释，爱丽斯正轻快地跳到了圆形场地。“我想示意给你看，为什么那样做是不必要的。”

尽管我知道贾斯帕是不允许让爱丽斯受到任何伤害的，但我还是不敢看，这时贾斯帕身体已经向下俯蹲面对着爱丽斯，爱丽斯则一动不动，跟埃美特比起来好像一个小娃娃，满脸笑意。贾斯帕向前一动，然后来到了爱丽斯的左边。

爱丽斯闭着眼睛。

当贾斯帕大步向爱丽斯走去的时候，我的心都抽动了一下。

贾斯帕突然出现，又消失，然后就在爱丽斯的另外一边了，她好像没有移动。

贾斯帕旋转着再次出现，只是像第一次那样蹲伏在爱丽斯的身后，但是爱丽斯始终都是闭着眼睛微笑着。

我现在更认真的看着爱丽斯了。

她在移动——我刚才一定是遗漏了，都是让贾斯帕的进攻给弄分心了。她从贾斯帕第二次向她飞去时她所站的地方向前迈了一小步。她又迈了一步，而贾斯帕双手则悄悄伸向她的腰。

贾斯帕越来越近了，然后爱丽斯开始更快速的移动。她就像在跳舞——旋转，扭动，盘旋，贾斯帕是他的舞伴儿，闪着，配合着爱丽斯优雅的舞步，但却从不碰触她，每个动作都像舞蹈动作，最后，爱丽斯笑了起来。

悄无声地，爱丽斯就在贾斯帕的身后，嘴唇印在他的脖子上。

“抓到你了”她说着，并亲吻他的喉咙。

贾斯帕笑嘿嘿的，摇了摇脑袋：“你真是个可怕的小怪物。”

狼群又议论起来，这次感觉很谨慎。

“学会尊重，对他们是有好处的。”爱德华嘟囔着，很开心，然后他大声说：“该到我了。”

在他走之前握紧了下我的手。

爱丽斯代替他站到了我旁边，“酷，是不是？”她得意的问我。

“非常酷，”我同意，眼睛没有离开过爱德华，他正安静的向贾斯帕滑去，他的动作轻盈而又警惕，就像美洲豹。

“我一直在关注你，贝拉”她突然低声说，声音如此低，我几乎听不到，尽管她是贴着我的耳朵说的。我匆匆看了她一样，又转头回头看爱德华，他集中精力对着贾斯帕，越来越近，两人都在做着假动作。

爱丽斯的表情里充满了责备。

“如果你的那个想法得到了更多的明确，我会警告他的。”她用同样低的声音威慑的说，“你让自己置身于危险是毫无帮助的，难道你认为自己的死会就会让他俩放弃么？他们还是会战斗，我们也会的。你不可以改变任何事，所以，要好好的，好么？”

我做了个鬼脸，试着不去理会她。

“我时刻关注着……”她重复道。

爱德华现在离贾斯帕越来越近了，而且这次打斗比上两次都强烈。贾斯帕有着一个世纪的经验来指导自己，他尽力试着跟着感觉走，但他的想法总是会拖慢他的行动，爱德华渐渐的越来越快，但是贾斯帕的动作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们彼此来来回回，谁也没有赢得优势，本能在被不断的爆发出来。很难再看下去了，又很难回过头不看。对我来说，他们移动的太快了，我真的不明白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偶尔狼人那明亮的眼睛会引起我的注意，我有种感觉，他们一定比我对此了解的多，甚至更多。

终于，卡莱尔清了清喉咙。

贾斯帕笑了，然后倒退一步，爱德华站直了身体，也对他笑笑。

“接着来，”贾斯帕同意道“我们一决胜负。”

每个人都轮流到了，卡莱尔，然后是罗莎莉，艾斯梅，埃美特又来了一次。我眯着眼睛看着，当贾斯帕攻击艾斯梅时我一阵畏缩，这是我最不忍看到的。然后贾斯帕慢下来，给了更多的讲解，但是还是无法让我看懂他的动作。

“你看明白我在做什么了么？”贾斯帕问：“是的，就像那样。”他鼓励道。“把精力集中在边缘，别忘了他们最终的靶心位置，保持移动。”

爱德华一直集中注意力，并听着别人无法听到的内容。我太困了，已经很难再跟上他们的动作。不然怎么说，我最近睡得都不好，而且从上次睡觉到现在已经坚持了24小时了。我倾靠在爱德华的一侧，垂下眼睑。

“我们就快结束了。”他小声地说。

贾斯帕批准了，并第一次转向了狼群，他的表情又不自在起来。

“我们明天继续，再次感谢你们的观看。”

“是的。”爱德华又用山姆冷静的声音说道：“我们会来的。”然后爱德华叹口气，拍拍我的胳膊，离开我走了几大步到他家人旁。

“狼群认为熟悉我们每个人的气味是很有帮助的，这样以后他们就不会搞混了。如果我们尽量保持不动，那会让他们感觉更容易些。”

“当然”卡莱尔对山姆说。“需要什么都可以。”

狼群里发出隐约低沉的喉咙哄哄声，原来是因为他们都挺直了身子。

我又瞪大了眼睛，难以遗忘。

漆黑的夜色正开始退去，阳光从山峦的另一端遥遥地照耀着云层，还没有透过来照到大地。当他们走进时，突然可以看清形状……颜色。山姆当然是在领导的位置。

难以置信的巨大，犹如夜色般漆黑，简直是出现在我们噩梦里的怪兽，从我第一次在草甸看到山姆和其他人之后，他们不只一次出现在我的噩梦里。

现在我可以完完全全地看清他们了，看着一双双眼睛，似乎不只10匹狼，狼群看起来是势不可挡。

用余光，我感觉到爱德华在看着我，仔细估量着我的反应。

山姆向卡莱尔的位置走去，巨大的狼群就在他的尾后。贾斯帕紧绷着，但是站在卡莱尔一侧的埃美特，则咧嘴笑着，很是放松。

山姆对卡莱尔嗤鼻，还略带畏缩，然后他又转向贾斯帕。

我眼睛转向狼群，我肯定我能挑出其中的新成员。有一匹浅灰色的狼比其他人要小的多，他颈后的毛竖立着，表现出厌恶。还有一匹沙黄色的，长的细长，和其他的比很不协调。当山姆让自己孤立到卡莱尔和贾斯帕之间时，一只浅黄灰色的狼爆发出一阵哀吼。

我盯着站在山姆身后的那只狼。他的毛是红褐色的，比其他人的长，也毛茸茸的。他几乎和山姆一样高，是队伍里第二大的。他的姿势很随意，不知道为什么，很明显的比其他看起来好像忍受磨难的人要显得若无其事。

那只巨大的红褐色的狼似乎感觉到我的注视，抬头看着我，似曾相识的黑色眼睛。

我也盯着他，试着让自己去相信，其实我已经知道了的，我能感觉到我的脸上充满了惊讶和强烈的好奇。

那只狼张开的嘴唇贴着牙齿，如果不是因为他把舌头伸在一边，露着狼模样的坏笑，那看起来一定像是要战斗的意思。

我咯咯地笑着。

雅各布笑的都露出了尖牙。他离开队列，无视一双双看着他的眼睛，他小跑过爱德华和爱丽斯，站着离我不到两英尺远，他停在那，迅速瞥了爱德华一眼。

爱德华一动不动，像尊雕像，他的眼睛仍盯着我，分析我脸色上

的反应。

雅各布前腿屈膝，低下了头，这样他的脸就不会让我感觉太高了。他凝视着我，就像爱德华一样衡量着我的反应。

“雅各布？”我喘了口气。

他用胸膛里深沉的隆隆声回答着我，听起来就像咯咯笑着。

我伸出手，手指有些轻微的颤抖，接着抚摸着他一侧脸庞的红棕色毛发。黑色的眼睛闭上了，雅各布顺着他大大的脑袋贴近我的手，他的喉咙发出一阵阵的轰隆隆的哼哼声。

他的毛既柔软又蓬乱，我的皮肤感到非常温暖。我好奇地让手指顺着它的纹理，抚摸着颜色渐渐变深的脖子。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如此亲近。没有预示的，突然雅各布舔了我的脸，从下巴到发髻。

“恩！讨厌，杰克！”我抱怨道，跳回来，刚刚我还在怀疑他是否是个人类。他跳开，闭紧嘴巴像狗一样咳着，明显是在笑着。

我用衬衫抹着脸，情不自禁的跟着他笑起来。

这时我才意识到，每个人都在看着我们，卡伦家的人还有狼人——卡伦家的人满是困惑和一些厌恶的表情，很难读懂狼人的表情，我想山姆看上去应该是不高兴。

而爱德华看上去有些发怒而且很失望，我意识到了，他一定是在希望刚刚我能有个不同的反应，比如尖叫，比如害怕的逃跑。

雅各布又大笑起来。

其他的狼现在正在后退离开，眼睛却盯着卡伦家的人。雅各布站在我旁边，看着他们离开。很快，他们就消失在了阴暗的树林。只有两只还在树丛边儿徘徊，盯着雅各布，动作紧张不安。

爱德华叹了口气——无视雅各布——回来站到我的另一侧，同时抓着我的手。

“准备好走了么？”他问我。

在我没回答之前，他就从我头上紧盯着雅各布。

“我还没有掌握所有的细节。”他说，回答着雅各布脑子里的疑问。

雅各布发出沉闷的轰轰声。

“比那要复杂的多。”爱德华说。“不用你担心，我会确保她安全的。”

“你们在说什么呢？”我问。

“只是讨论策略。”爱德华说。

雅各布的脑袋前后旋动，看着我们。然后，突然他箭一般冲向树林。就在他冲出去时，我注意到有一个方形折叠的黑色针织口袋绑在他的后腿上。

“等等。”我喊道，一只手不自觉的伸向他，但是，他几秒钟就消失进了树林，另外两个狼也跟着。

“他为什么要走。”我问道，很委屈。

“他马上回来。”爱德华说，他叹口气。“他希望可以自己来交

流。”我盯着刚才雅各布消失的树林边缘，再一次靠近爱德华的身边。我就快倒下了，但是还在支撑着。

雅各布迈着大步回到来，这次是两条腿。他赤裸着宽阔的胸膛，头发乱蓬蓬毛茸茸的。他只穿了条黑色的长运动裤，双脚赤裸的站在冰冷的地面上。他现在是单独来的，但我怀疑他的朋友还留在树林里，只是看不见罢了。

他很快穿过草地走过来，但是离卡伦家族远远地，卡伦家人正围在一圈小声的交谈。

“那么，吸血鬼。”雅各布离我们还有几步的时候就说道，明显是继续着刚才我不清楚的话题。“这有那么复杂么？”

“我必须考虑到每种可能性。”爱德华从容不迫的说道。“要是有人想抓你，你会怎么想？”

雅各布对此表示轻蔑。“那么，让她待在保留地，我会让库林和布莱迪留下来看守，在那她会很安全的。”

我皱着眉头问道：“你们在谈论我么？”

“我只是想知道，在发生斗争期间，他是如何安排你的。”雅各布解释道。

“安排我？”

“你不能留在福克斯，贝拉”爱德华的声音充满安抚和平静。“他们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你，要是有人从我们手中溜走怎么办？”

顿时我的胃一阵下垂，脸色惨白。“查理？”我喘息着。

“他会和比利待在一起的。”雅各布立即向我保证。“如果我爸说那儿有罪犯出现，他一定会去的。也许不用那么复杂，那天可是星期六，不是么？有球赛。”

“这周六？”我问，脑袋一阵眩晕，我头晕目眩，都没法胡思乱想了。我皱着眉毛看着爱德华。“噢，该死！那天是我给你的毕业礼物。”

爱德华笑了一下。“现在我们在考虑别的问题。”他提醒我。“你可以把票给其他人。”

我快速的想了想。“安吉拉和本。”我立刻决定了。“至少那样，他们可以离开小镇。”

他抚摸了下我的脖子。“你没办法让每个人都撤离开。”他温柔的说。“把你藏起来只是以防万一。我告诉过你——我们不会再有麻烦了。它们的数量还不够我们分的呢。”

“但是，为什么不想想把她留在拉普西？”雅各布插嘴，不耐烦的说。“她来来回回已经太多次了。”爱德华说。“她在那儿的每个地方都留下了痕迹。爱丽斯只能看到新生儿来追踪，但是显然，有人创造了他们。幕后有一个更加经验丰富的人，到底是他，”——爱德华停下来看看我——“还是她，现在还是个困扰。一旦他决定亲自出马，爱丽斯一定会看的到，不过当事情明朗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非常繁忙，也许那就是他希望的。我不能把她留在经常待的地方。必须很

难找到她，以防万一。你说的风险太大，我不能冒险。”
　　当他解释的时候，我望着他，皱着额头。他拍拍我的胳膊。
　　“只是更加小心谨慎而已。”他保证到。
　　雅各布做了个手势，向我们东面的森林，向巨大广袤的奥林匹克斯山脉。“那就把她藏在这儿。”他建议。“这有一百万个可能——这地方，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不到一分钟就到达。”
　　爱德华摇了摇头。“她的气味太强烈了，还混有我的气味，更加特别了。即使是我找她，都会留下线索。我们的足迹会遍布所有的范围，但是跟贝拉的相比，她的气味更能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我们不能确定他们到底会选择哪条路，因为他们自己也还不清楚。如果在找到我们之前，先遇到了她的气味……”
　　他们俩同时痛苦的做了个怪相，眉头汇集在一起。
　　“你知道有多困难了吧。”
　　“一定有办法解决的。”雅各布嘟囔着。他瞪着森林，抿着嘴巴。我的腿晃了下，爱德华立马用手臂缠着我的腰，支撑的我的身体。“我得带你回家了——你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查理一会儿就要醒了。”
　　“等一下。”雅各布说，转回来面对我们，眼睛闪亮。“我的味道让你恶心，对不对？”
　　“恩…，没那么糟糕。”爱德华向前走了两步。“那是可能的。”他转向他的家人。“贾斯帕？”他叫道。
　　贾斯帕好奇的抬头看着。他走过爱丽斯，站在半步之后。她也表情困惑。“好的，雅各布。”爱德华向他点点头。
　　雅各布带着奇怪的混合表情转向我走来。他显然是对自己的新主意而沾沾自喜，但他还是很难和他的敌友联盟们这么接近。现在轮到我警惕起来，因为他的手向我伸来。
　　爱德华深吸了一口气。
　　“我们要试试，看看能不能把我和你的气味混合，来隐藏你的踪迹。”雅各布解释道。
　　我怀疑地看着他张开双臂。
　　“你得让他带着你，贝拉”爱德华告诉我。声音平静，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克制着厌恶。
　　我皱起眉头。
　　雅各布翻了一下眼睛，不耐烦的，然后走进拉我抱在怀里。
　　“别这么小气。”他嘟囔着。
　　但是他瞥了眼爱德华，就像我刚才那样。爱德华表情安静平和，他正和贾斯帕交谈着。
　　“贝拉的气味比我的强烈的多——我认为如果别人也来试试的话，会是个更公平的实验。”
　　雅各布转身带着我离开他们，一步步的向树林方向走着。我什么

都没有说，就那样让黑暗萦绕着我俩。我撅着嘴，在雅各布的怀里不那么舒服。我觉得那太亲密的——我肯定他并不必要把我抱的那么紧——我不禁想他会有什么感觉。那让我想起了上次在拉普西的那个下午，而我真的不想去想它。我交叉双臂，很生气，因为手上的支架加深了我挥之不去的记忆。

不一会儿，他沿着弧线往回走，又从一个不同的方向，也许离出发点有半个足球场那么远。爱德华独自在那，雅各布迎着向他走去。

“现在，可以放我下来了么”

“我可不想把这个实验搞砸。”他慢慢地走着，手臂收紧。

“你真讨厌。”我嘟囔着。

“谢谢。”

悄无声息的，贾斯帕和爱丽斯已经站到爱德华的旁边。雅各布又走了一步，才把我放下来，离爱德华有6英尺远。我没有回头看雅各布，我走到爱德华一边，抓着他的手。

“怎么样？”我问。

“只要你不碰任何东西，贝拉，我无法想象能有人能紧闭着鼻子，跟踪线索找到你的气味。”贾斯帕说着，做了个鬼脸儿。“机会完全被掩盖了。”

“明显成功了。”爱德华同意道，皱起鼻子。

“那让我有个想法。”

“那个会奏效的。”爱丽斯自信地说。

“聪明”爱德华同意道。

“你怎么能就站在那？”雅各布对我抱怨道。

爱德华无视雅各布的存在看着我，向我解释。“我们要——哦，是你们要——在这个场地留下个错误的信息，贝拉。新生儿正在狩猎，你的气味会激发他们，然后他们就完全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到这里，让他们脱离照看。爱丽斯已经看到这会奏效的。当他们找到你的气味，他们会分开，从两个方向来找我们。一半会穿过森林，在那她的视线突然消失了……”

“太棒了！”雅各布嘶嘶的说。

爱德华对他笑笑，真正朋友情意的微笑。

我觉得恶心。他们怎么能够对此如此渴望？我怎么能让他们俩置身于危险？我不能。

我不会的。

“没门。”爱德华突然说，声音充满反感。吓我一跳，很担心他是怎么听到我心里的担忧的，但是他的眼睛看着贾斯帕。

“我知道，我知道”贾斯帕赶紧说。“我还没考虑它，真的没有。”

爱丽斯踩了一下他的脚。

“实际上，如果贝拉在这个空地上，”贾斯帕对她解释，“那将促使他们疯狂。他们根本无法集中精神于其他事，除了她。那样除掉

他们真的非常容易……”

爱德华怒视的目光让贾斯帕都有些退缩。

“当然，这对她来说非常危险。这是个错误的想法。”他立刻说道，但是他用余光渴望的看着我。

“不，”爱德华说，声音终于响起。

“你是对的”贾斯帕说。他握着爱丽斯的手，回到其他人身边。

“三局两胜？”我听到他对爱丽斯说着又去练习了。

雅各布厌恶的盯着他。

“贾斯帕习惯从军事角度看问题。”爱德华悄悄的捍卫起他的兄弟。“他找出所有可以选择的——那是全面掌握，不是冷酷无情。”

雅各布吸了口气。

他不自觉的逼近，靠有规律的呼吸来集中精神。他现在离爱德华只有3英寸，而且，他站在他们之间。我能感觉到空气中紧张的味道，感觉像是静电，不自在的充斥着。

爱德华回到刚刚的计划。“我会在星期五下午带她来做这个虚假线索。你可以随后就来，带她到一个我知道的地方。完全放弃那条道儿，选择一个容易防御的，我不会再停到那等她，会选另外一条路。”

“还有么？就留给她一个手机？”雅各布批评的说。

“你还有更好的主意？”

雅各布突然自鸣得意。“事实上，我有。”

“噢……还有好主意，狗狗，非常不错。”

雅各布迅速转向我，好像决定继续和我在谈话中分享他的好注意。“我们尽量让塞思和另外两个年龄小的留下来。他还太小，但是他很顽固，能抵抗。所以我想到一个任务给他——手机。”

我试着让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但是没人上当。

“只要塞思变成狼，他会和群体联系上，”爱德华说，“距离不是什么问题？”他转向雅各布又问道。

“当然。”

“三百英里？”爱德华问。“令人印象深刻。”

雅各布又开心起来。“那是我们已经试验过最远的距离，”他对我说。“仍然像铃声一样清晰。”

我心不在焉的点点头；我已经开始眩晕了，想到塞思也会变成狼，真的很难集中精神。我仿佛看到了他明亮的微笑，在我的印象中，多像一个小雅各布啊；他一定不超过15岁，顶多15岁。在上次理事篝火会议上，他突然的热情表示的原来是新的含义……

“好主意！”爱德华不情愿的承认道。“塞思在那，我感觉很好，即使没有瞬时沟通也行。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让贝拉一个人在那儿。虽然，一想到马上就要到来！我们要信任狼人！”

“和吸血鬼并肩战斗，而不是打击他们！”雅各布着爱德华厌恶的口气说道。

“好吧，你还是不得不打击他们中的一些，”爱德华说。
雅各布笑了。“那是我们在这的原因。”

第19章 自私

爱德华把我抱回家，他认为我已经无法坚持下去了。我一定是在回来的路上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我在床上，模糊的光线从奇怪的角度透过窗户射进来，好像已经是下午了。
我打着哈欠伸着懒腰，我用手指寻找着他，结果什么都没有。
“爱德华？”我小声说。
我正在搜寻的手指触碰到一些感觉冰冷，光滑的东西，是他的手。
“你这次真的醒了么？”他低语。
“恩。”我叹口气表示同意。“难道我假醒了很多次么？”
“你一直睡得不踏实——说了一整天。”
“一天？”我眨眨眼睛，又看了一次窗户。
“你睡了漫长的一夜。”他肯定的说。“你已经在床上待了整整一天了。”
我坐起来，脑袋感觉一阵眩晕。光线是从西面射进来的。“喔哦。”
“饿了么？”他建议道。“想在床上吃早饭么？”
“我自己来。”我呻吟着，又伸了一次懒腰。“我得起床走走了。”
他握着我的手一直走到厨房，仔细地看着我，好像我会摔倒。或者也许他认为我在梦游。

我简单做了点儿吃的，把两个水果蛋挞扔到烤面包机里。我从铬锅的反射面瞥了自己一眼。

“哦，我一团糟。”

“真是很长的一夜。”他又说了一遍。“你本该留在这睡觉。”

“非常好！然后错过所有的事。你看，你需要接受我是家庭一份子的事实了，从现在开始！”

他笑了。“我可能早就习惯那个想法了。”

我坐下来吃早餐，他做在我旁边。当我咬第一口水果蛋挞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盯着我的手，我向下看去，看到了我还戴着雅各布在聚会上送我的礼物。

“可以么？”他问，手指着那个小木狼。

我大声的吞咽着。“恩，当然。”

他的手移到了护身符手链下，把小雕像平放在他那雪白的手掌中。突然一瞬间，我很害怕，只要他手指轻轻一转，它就会被碾成粉末。

但是当然，爱德华不会那样做，我对自己有刚才的想法感到很尴尬。他只是用手掌颠了颠小狼，然后就放下它，它就在我的手腕上轻轻摆动。

我试图读懂他脸上的表情，所有我能看到的都是体贴，他隐藏起了所有其他的想法，如果有其他想法的话。

“雅各布·布莱克可以给你礼物。”

那不是个提问，或是指责，只是陈述事实。但是我明白，他在提及我的上次生日，相反的我会扔掉礼物，我不想要任何礼物，特别是不想爱德华送我礼物，这不太符合逻辑，而且，所有人不管怎样都忽视了我……”

“你给过我礼物，”我提醒他。“你了解我是喜欢自制的。”

他撅了两秒钟的嘴巴。“一些传承下来的东西怎么样？这些可以接受么？”

“那是什么意思？”

“这手镯。”他的手指沿着我的手腕勾勒。“你会经常戴着么？”

我耸耸肩。

“因为你不想伤害他的感情。”他敏锐的表明。

“当然，我猜是那样的。”

“你不认为那样会公平些么，那么”他问，眼睛向下滑到我的手上，他把我的手在掌心里翻转，然后让手指循着手腕的静脉滑行。“如果我来点儿描绘呢？”

“描绘？”

“一个护身符——可以让你记得的。”

“你在我的思想里无处不在，我不需要提醒物。”

“如果我给你一些东西，你会戴着它么？”他坚持说。

暮光之城-月食（下）

“一个传承物？”我说道。

“是的，我已经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露出天使般的笑容。

如果这仅仅是因为雅各布的礼物才有的反应，那我很乐意接受。“什么都可以，只要你快乐。”

“你注意到不平等了么？”他指责的说。“因为，我敢肯定，我注意到了。”

“什么不平等？”

他眯起眼睛。“其他人都可以偷偷的给你礼物，除了我以外。我特别想送你毕业礼物，但是我没有。我知道，那会比其他人送给你东西更让你心烦意乱。这完全不公平。你怎么解释呢？”

“简单。”我耸耸肩。“你比其他人都重要，而且你已经把你给了我，比我应得的还多，而且你给我任何东西，都会让我们的关系失去些平衡。”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眨了眨眼睛。“你看我的方式太荒谬可笑了。”

我安静的嚼着早饭。我知道，如果我说他想反了，他是不会听的。

爱德华的电话响了。

在打开之前，他先看了下号码。“怎么了，爱丽斯？”

他听着，我等着他的反应，突然很紧张，但是无论她说什么都没有让他感到意外，他只是叹了几次气。

“我有点猜到了。”他告诉她，盯着我的眼睛，他的额头写满了不赞成。“她说梦话。”

我脸红了，我说什么了？

“我会看着的。”他保证道。

关掉手机时，他瞪着我，“是不是有什么你想跟我说说的？”

我仔细想了一会儿，考虑到最晚爱丽斯的警告，我大概猜到了她为什么打电话了。还记起我睡觉的时做的噩梦——我梦到我追着贾斯帕，试着跟紧他，可是迷宫一样树林里的圆形场地，我知道在那我才能找到爱德华……爱德华，还有想杀了我的怪物们，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因为我已经做了我的决定——我还可以猜到在我睡着时，爱德华都偷听到了什么。

我撅了一会儿嘴巴，无法平静的去看他的目光，他等待着。

“我同意贾斯帕的主意。”我最后说。

他呻吟着。

“我想帮忙，我必须得做些什么。”我坚持。

“让自己置身于危险，一点也没有帮助。”

“贾斯帕认为那会的，这在他的经验领域之内。”

爱德华怒视着我。

“你不能撇下我。”我威胁道。“我不想在你们为我承担风险的时候，而我却躲藏在森林里。”

突然，他忍着笑说道。“爱丽斯没有看到你在圆形场地里，贝拉。她看到你在树林里迷失了，你找不到我们，只是让我费些时间才找到你。”

我试着像他一样冷静。“那是因为爱丽斯看不到塞思·克里尔沃特。”我礼貌的说。“如果她能，当然，她根本没办法看到任何事。但是听起来塞思和我一样，都想到圆形场地那儿，说服他给我指路，好像并不困难。”

愤怒闪烁过他的脸庞，然后他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那也许奏效……如果你刚刚没有告诉我的话。现在，我会告诉山姆给塞思一个明确的指令，不管他再有多想去那儿，塞思都无法忽视这种禁令。”

我继续愉快的微笑着。“但是山姆为什么要下达这样的命令？如果我告诉了他，我在那很有帮助，我敢打赌山姆比你会更有帮助。”

他不得不再一次平静自己。“也许你是对的，但是我肯定，雅各布会渴望下达同样的命令的。”

我皱着眉头。“雅各布？”

“雅各布是第二领导者。他从来没告诉过你么？他的命令也同样必须遵守。”他赢了，微笑着，他知道的。

我的前额紧皱。雅各布会站在他一边，在这个情况下。我肯定。而且雅各布从来都没告诉过我那件事。

爱德华现在占优势，而我一时难倒了，他继续咬牙切齿疑惑的说：“昨晚，我着迷于观察狼群的思想，那可比一部肥皂剧要好的多。我想不明白，如此庞大的狼群的原动力多么复杂，个人的喜好对抗着集体的精神……绝对令人着迷。”

他明显是在试图分散我的注意力。我瞪着他。

“雅各布一直保留了很多秘密。”他咧嘴笑道。

我没有回答，继续怒目而视，坚持我的理论，等待着机会。

“举个例子，昨晚你注意到有一只小一点儿的灰狼了么？”

我僵硬的点头。

他嘿嘿笑着。“他们非常看重他们的传说，因为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描述。”

我叹口气。“好吧，我输了，你到底在说什么？”

“他们一直毫无意义的认为，只有原始狼族的嫡孙才能有转变的能力。”

“所以有些人改变了，而他们并不是直系后裔？”

“不，她是直系后裔，无疑是。”

我眨眨眼睛，瞪得大大的。“她？”

他点点头。“她认识你。她的名字是莉娅·克里尔沃特。”

“莉娅是狼人？”我尖叫道。“怎么回事儿？多久了？为什么雅各布没告诉我？”

“有些事儿是不允许泄露的——比如他们的数量。就像我之前说

过的，当山姆发出一个指令，狼群完全不能忽视它。当雅各布靠近我时，他就会仔细的去想一些别的事情。当然，过了昨晚，一切都清楚了。”

“我无法相信，莉娅·克里尔沃特！”突然，我想了雅各布说过莉娅和山姆的事，而他觉得自己说是不是的太多了——他说过一些关于山姆看到莉娅的眼睛，从中了解到他打破了所有的誓言……莉娅站在悬崖边，脸颊挂着泪水，老奎尔说过奎鲁特的子孙应该共同分担，共同牺牲……还有比利，会和苏在一起，因为她和孩子们有麻烦了……而现在看来，麻烦实际上就是他们俩都是狼人！

我之前从没仔细考虑过莉娅·克里尔沃特，仅仅是因为她失去哈里而感到伤心，再就是当雅各布告诉我她的故事，关于山姆和她表妹艾米丽之间奇怪地烙印，我又很同情她。

而现在，她是山姆狼群的一份子，听着他的思想……又无法将自己隐藏起来。”我真的很讨厌那部分“雅各布说过的。”所有你觉得羞耻的事，都会被呈现在每个人面前。”

“可怜的莉娅。”我喃喃道。

爱德华哼了一声。“她正把其他人的生活弄的极度不愉快。我不确定她是否值得你去同情。”

“你什么意思？”

“他们真的很困难，分享自己的思想。大部分人试着合作些，来让那容易点儿。当即时只有一个成员故意表现恶意，都会让每个人痛苦。”

“她有足够的理由啊。”我咕哝着，仍站在她一边。

“哦，我懂。”他说。“强迫的印记是我一生中见过最奇怪的事，而且我已经看到些奇怪的事了。”他惊讶的摇摇头。“山姆和艾米丽绑在一起的方式无法描述——或者我应该说是她的山姆。山姆真的没有选择，这让我想起了‘仲夏夜之梦’里所有的仙女都中了仙子们的爱情咒语……就像魔法。”他笑了。“那强烈的就像我对你的感觉。”

“可怜的莉娅，”我又说道。“但是你什么意思，恶意？”

“她总是不断提出他们根本没有考虑的事情。”他解释。“比如，恩布里。”

“恩布里怎么了？”我问，感到惊讶。

“他的母亲17年前从马考保留地搬来，那时她刚怀着他。他母亲不是奎鲁特族人。每个人都认为她跟着马考族人之后才离开了他的父亲。但是之后，他加入了狼群。”

“所以呢？”

“所以，他父亲主要的候选人，是奎尔·安特拉，是乔舒亚·乌利，抑或是比利·布莱克，当然，他们那个时候都结婚了。”

“不！”我喘息着。爱德华是对的——这完全像是一部肥皂剧。

“现在，山姆，雅各布，还有奎尔都在怀疑到底他们当中的谁有

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都觉得是山姆的，因为他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但是怀疑一直是存在的，雅各布从没敢问过比利。”

“喔哦，一个晚上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狼群的思想真的很令人着迷。所有的想法都集中了，但又同时是分开的。有太多东西去读。”

他的声音稍微有些遗憾，就像不得不放下一本好书，在你刚刚读得起劲儿的时候，我笑起来。

“狼群真的很迷人。”我同意道。“和你想分散我的注意力一样精彩迷人。”

他的表情再次礼貌起来——真是一副完美的伪装的脸。

“我必须得在圆形场地，爱德华。”

“不。”他用肯定的口吻说着。

突然我看到一线希望。

并不是说我必须待在那块空地里。只不过我必须待在爱德华的身边。

太残忍了，我告诉自己。自私，自私，自私！别那么做！

我不能直视他，那样我无法说话，内疚，让我本能的低头看着桌子。

“那么，你瞧，爱德华。”我嘟囔着。“事情是这样的……我已经发狂过一次了，我明白我忍耐的极限是什么，但是我无法忍受，如果你再一次离开我。”

我没有抬头看他的反应，害怕看到我所造成的痛苦，我只听到他突然的喘气，然后就安静了。我盯着黑色的木桌，真希望能收回我刚说的话，但是我知道那不可能，即使是我的话没奏效。

突然的，他的手臂伸过来，双手抚摸的我的脸，我的胳膊。他在安慰我，我感到更内疚了。但是生存的本能更强大，毫无疑问，他是我生存的基本。

“你知道，事情不是那样的，贝拉，”他低语。“我不会离得很远，而且很快就会结束的。”

“我无法忍受。”我坚持道，仍盯着下面。“不知道你是否还会回来，我怎么能忍受，不管你会多快的结束。”

他叹了口气。“会很容易的，贝拉。你没理由害怕的。”

“完全没有理由？”

“没有。”

“每个人都会安全么？”

“每个人。”他答应道。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让我到圆场形地？”

“当然没有。爱丽斯只是告诉我他们人数减少到19了。我们处理起来会很容易的。”

“很好——你说那很容易，有些人可以不用参加，”我重复着他昨晚说的话。“你真的是那个意思么？”

“是的。”

真的太简单了，他最好看的到。

“容易到你可以不参加？”

很长时间的沉默后，我终于抬头看看他的表情。

伪装的脸又回来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所以，不是这条路，就是那条路。要么，那儿有危险比你想让我知道的还要多，在那种情况下，我在那是是正好的，可以提供些帮忙；要么，事情简单到他们可以自己处理，不需要你参加。你选一个吧。”

他没有说话。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也在想着同样的事。卡莱尔，艾斯梅，埃美特，罗莎莉，贾斯帕，还有——我让自己想着最后的这个名字，还有爱丽斯。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怪物。不是爱德华认为自己的那种怪物，而是真正的那种，那种伤害人们，那种从不克制自己的欲望的怪物。

我想要的是让他安全，安全的和我在一起。我是不是该限制一下自己的想法，那样我会牺牲掉什么？我不确定。

“你是想让他们自己战斗，我不去帮忙么？”他用平静的嗓音说道。

“是的。”我很惊讶自己还能控制自己的声音，我感觉到自己很卑鄙可耻。“或者让我在那儿，任选一个，只要我们在一起。”

他深吸了口气，又慢慢的吐出。他移动双手并放在我的脸颊两侧，捧着我的脸让我跟他目光相对，他久久的望着我的双眼。我想知道他在寻找着什么，也想知道他找到了什么。是否我满脸的内疚让我的胃也感觉到恶心？

他眯着眼睛，表现出一些我无法读懂的表情，然后他放下一只手拿出电话。

“爱丽斯，”他叹口气。“你能来替我照看会儿贝拉么？”他挑高一边的眉毛，希望听到我反对的话。“我需要和贾斯帕谈谈。”

她显然同意。他放回电话后，继续盯着我的脸。

“你要跟贾斯帕说什么？”我喃喃的说。

“我要讨论……让我不参加。”

很容易就能读懂他脸上的表情，他说这些话有多困难。

“对不起。”

我感到很抱歉，我讨厌让他那样做，我没有足够的力气去违心的微笑着鼓励他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去那块圆地。我真的做不到。

“不要道歉，”他说，只是笑了一下。“永远不要怕告诉我你的感觉，贝拉，如果这是你需要的……”他耸耸肩。“你是我的首要任务。”

“我并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要让你选择我胜过你的家人。”

“我了解的，而且，那不是你想要的。你给了我两个你可以忍受的备选方案，但是我要选择那个我可以忍受的，这就是妥协的运作方

式。”我向前倾去，把额头靠在他的胸口。“谢谢。”我呢喃道。

“任何时候，”他回答说，亲亲我的头发。“任何事情。”

我们就那样一动不动保持了好久。我把脸贴着他的衬衫藏起来。脑子里好像有两个声音在说话。一个是好的勇敢的，一个似乎告诉善意的那个闭嘴。

“谁是第三任妻子？”他突然问我。

“恩？”我说，拉长了声音，我不记得我又做了那个的梦啊。

“你昨晚在嘟囔些‘第三任妻子’的话，剩下的话没什么意义，你让我很糊涂。”

“哦，恩，是的。那只是我在某个晚上的篝火聚会上听到的故事之一。”我耸耸肩。“我猜它只是让我印象深刻。”

爱德华斜着离开我，斜着脑袋，可能是让我不舒服的声音弄糊涂了。还没等他说话，爱丽斯就出现在了厨房门口，满是忧郁的表情。

“你就要错过所有的乐趣了。”她抱怨道。

“你好，爱丽斯”他迎接她，他用一只手放在我的下巴下，抬起我的脸亲吻我，对我说再见。“午夜我就会回来，”他对我保证。“我去跟其他人谈谈这个，安排一下。”

“好的。”

“没有什么可安排的。”爱丽斯说。“我已经告诉他们了，埃美特很高兴。”

爱德华叹了口气。“他当然会。”

他面朝着爱丽斯离开我，走出了门口。

爱丽斯怒视着我。

“对不起”我再次表示歉意。“你是不是认为那样会更危险？”

她哼着鼻子说：“你担心的太多了，会早衰的噢”

“那你又为什么难过呢？”

“爱德华是那种，当没有按他的方式进行会满腹牢骚的人，我只是在期待着未来几个月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光。”她做了个鬼脸儿。“如果那样会让你清醒，倒是值得的，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控制你的悲观，贝拉，这是完全不必要的。”

“你会让贾斯帕去而不带着你么？”我问道。

爱丽斯做了怪相：“那是不同的。”

“当然是。”

“去洗洗吧，”她命令我。“查理15分钟后就回来了，如果你还是乱糟糟的样子，他就不会再让你出去的。”

喔，我已经失去整整一天了，真是浪费，我很高兴我并不总是把时间浪费在睡觉上。

当查理到家时，我已经彻底准备好了——穿好衣服，扎好头发，还有在厨房，把他的晚餐摆在桌子上。爱丽斯坐在了爱德华通常坐的位子上，这好像让查理非常高兴。

“你好，爱丽斯！最近好么，恩？”

“我很好，查理，谢谢。”

“你终于起床了，懒虫。”他坐在我旁边对我说，然后转向爱丽斯。“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你父母举行的聚会，我打赌，你还有一大堆清理工作要做啊。”

爱丽斯耸耸肩，我明白她的，其实已经早做完了。

“那是值得的。”她说。“那可是个很不错的聚会。”

“爱德华在哪儿啊？”查理问道，有点儿勉强。“他帮着整理了么？”

爱丽斯叹口气，脸色变得悲伤，那也许只是个动作，但是完美得让我知道那只是装腔作势。“不，他没有整理，而是和埃美特和卡莱尔做着周末的计划。”

“又徒步旅行么？”

爱丽斯点点头，表情又转为悲凉。“是的，他们都去，除了我。我们总会在学年结束的时候去背包徒步旅行，小的庆祝活动，但是今年我决定宁愿去购物，没有人想跟我一起来，我被抛弃了。”

她表情悲伤，心力憔悴的样子，让查理不自觉的移向了她，伸出一只手，试图想提供些帮着。我疑惑地盯着她，她在做什么？

“爱丽斯，亲爱的，为什么不来和我们待在一起？”查理提出说。“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孤独的待在那个大房子里呢。”

她叹了口气，在桌子底下，有什么东西压我的脚上。

“噢！”我抗议的叫道。。

查理转向我。“怎么了？”

爱丽斯投给我一个沮丧的目光，我敢说她一定觉得我今晚很迟钝。

“踩疼我的脚了。”我嘟囔着。

“哦。”他又看着爱丽斯。“那么，你觉得如何？”

她又踩了下我的脚，这次不那么使劲了。

“恩，爸爸，你知道的，我们的住宿条件不怎么好，我打赌爱丽斯不想睡在我的地板上……”

查理撅着嘴巴，爱丽斯又一次表现出身心交瘁的样子。

“也许贝拉可以去那陪你。”他建议道。“直到你的家人回来。”

“哦，真的么，贝拉？”爱丽斯容光焕发的对我笑。“你不会介意和我一起购物吧，对么？”

“当然，”我表示同意。“购物，好的。”

“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查理问道。

爱丽斯又变了个表情，“明天。”

“什么时候要我去呢？”我问。

“晚饭后吧，我猜，”她说，然后一只手抵着下巴，思考着，“你星期六没事做，是么？我想出城去购物，也许要忙上一天。”

“不在西雅图？”查理插嘴问，眉头紧皱。

“当然不是。”爱丽斯马上肯定的说，尽管我们俩都知道西雅图星期六那天会非常安全。“我考虑的是奥林匹亚，也许吧……”

“你会喜欢的，贝拉。”查理开朗的宽慰我。“去你想你去的地方吧。”

“是的，爸爸，那一定很棒。”

随着轻松愉快的交谈后，爱丽斯计划着战斗期间我的时间表。

爱德华没多久后就回来了。他接受了查理的祝福，祝他旅行愉快，他并没有感到惊讶。他表示他们会在清晨出发，并比往常提前说了晚安，爱丽斯和他一起离开了。

他们一离开，我就对查理说抱歉。

“你不能那么厌烦，”查理说。

“一点点。”我撒谎。

“看来你不太想参加，”他喃喃道，“你得忍受一段时间了。”

上楼，爱德华正躺在我的床上。

“我们什么时候和狼人汇集？”我嘟囔着向他走去。

“一个小时后。”

“很好，杰克还有他的朋友们需要些睡眠。”

“他们可不像你需要那么多睡眠，”他指出。

我转移话题，因为怕他希望我待在家里。“爱丽斯告诉你她又一次绑架了我么？”

他微笑。“事实上，她没有。”

我盯着他，困惑，而且他微笑着看着我的表情。

“我是唯一一个，有权限拿你当人质的人，记得么？”他说。“爱丽斯会和剩下的人去狩猎。”他叹口气。“我猜我现在不需要跟去。”

“是你绑架了我？”

他点点头。

我短暂的想了想，查理没有在楼下偷听，没有像往常那样监视我，而且，没有满屋子的机警的吸血鬼用他们敏锐的耳朵偷听……只是他和我——真正的单独在一起。

“那么……当然，除了一件事。”

“什么事？”他的眼睛突然很焦虑，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无论如何，看起来他仍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也许我需要让自己表达的更清楚些。

“为什么爱丽斯不告诉查理你今晚要离开？”我问。

他笑起来，松了一口气。

我比昨晚还享受着去圆场形地的旅途，我还是觉得很内疚，还很害怕，但是不再恐惧。我感觉很清醒，我可以看到会发生些什么，甚至相信一切都会好的。爱德华显然对错过战斗并不难过……他这样做就让你不得不相信他的话，他说一切都很容易。如果他不相信自己，他就不会离开他的家庭。也许爱丽斯是对的，我真的担心过头了。

我们最后到了圆场形地。

贾斯帕和埃美特已经开始摔跤了——他们只是笑的越来越开心。爱丽斯和罗莎莉靠在硬地面上，看着。艾斯梅和卡莱尔在几码外交谈着，脑袋靠着，手指相连，不关注周围的事。

今天晚上要明亮的多，月光通过薄薄的云射过来，我很容易就看到摔跤圈外围坐着三只狼，每个都间隔很远。

同样地，我也很容易就认出了雅各布，即使，听着我们到来的声音，他没有抬头看我们，我还是一眼就可以认出他。

“其他的狼在哪儿呢？”我疑问。

“他们并不必要都来这，一个就可以了，他派雅各布来的，但是山姆并不相信我们，尽管雅各布很愿意，奎尔和恩布里像往常一样跟着……我猜你可以称他们为他的左膀右臂。”

“雅各布相信你的。”

爱德华点点头。“他相信我们不会杀了他，但是，也就这些。”

“今晚你会参与么？”我问道，犹豫不决。我知道，这比让我被保护着待在后面还要让他为难，也许更难。

“需要的时候，我会帮助贾斯帕，他想尝试一些不对称组合，教他们如何解决多重攻击。”

他耸耸肩。

接着新一轮的恐慌打破了我刚刚短暂的信心。

新生儿的数量仍然居多，我感觉很糟糕。我盯着地面，试着隐藏我的反应。我真不该这样，我挣扎着，欺骗自己，说服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会是我需要的那样。我把视线从卡伦家人身上移开——从他们在几天后就会发生打斗的画面上移开——这时，雅各布看到我，冲我微笑。

一如既往的狼人微笑，他皱着眼睛，就像他是人类的时候一样。

真的很难相信，不久之前，我看到狼人打仗——晚上都会做恶梦。

毋庸置疑，另外两个就是恩布里和奎尔。因为恩布里的浅灰色的毛更淡些，他的背后还有颗黑痣，他正耐心地观看，而奎尔，深棕色的，脸上的颜色要淡一些，他的肌肉一直在抽搐，看上去他为战斗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们不是怪物，即使现在是狼身。他们是朋友。

但他们不像埃美特和贾斯帕那样坚不可摧般。当月光反射到埃美特他们花岗岩般坚硬的皮肤上时，他们的移动速度要比眼镜蛇的攻击还快；他们是朋友，但是他们却不明白来这战斗有多么危险；他们是朋友，但仍坚守着生命里注定的仇恨；他们是朋友，可以与你共同流血，共同牺牲……

爱德华的信心稍有增加，因为显然他并不那么担心他的家人了。但是，如果狼人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会感到伤心么？会有什么原因让他焦虑么，那会让他烦扰么？爱德华的信心只平复了我一部分恐惧。

我试着对雅各布回笑，却勉强吞咽了一下，我似乎没有表达正确，雅各布慢慢的站起来，他的敏捷跟他巨大的身体完全不符合，轻轻一跃就到了我和爱德华所站的地方。

“雅各布，”爱德华礼貌的招呼。

雅各布没有理他，黝黑的眼睛直盯着我。他低下头，跟我一个高度，就像昨天一样，脑袋歪斜到一边，嘴里发出一阵低鸣。

“我很好，”我回答，不需要爱德华的翻译，“只是担心罢了，你明白的。”

雅各布继续凝视我。

“他想知道为什么，”爱德华小声说。

雅各布咆哮着——不是威胁的意思，只是很烦扰——然后爱德华的嘴也抽搐着。

“什么？”我问。

“他认为，我的翻译不够原汁原味，他实际的想法是，“真是愚蠢，有什么好担心的？”，我把这句编辑了一下，我觉得太粗鲁了。”

我几乎快要笑了，但是太紧张焦虑，没有真的笑出来。“真的有很多要担心的，”我告诉雅各布。“比如一群真正愚蠢的狼人正在让自己受到伤害。”

雅各布用他犬式的嗓音咳嗽笑着。

爱德华叹口气。“贾斯帕需要帮忙，没有翻译你觉得可以么？”

“我自己处理。”

爱德华若有所思的看了我一会儿，他的表情很难理解，然后转身，大步向贾斯帕走去。

我原地就坐，地面很凉，很不舒服。

雅各布向前迈了一步，回头看着我，嗓子里发出一阵低声哀鸣，他又向前走了半步。

“去吧，别管我，”我告诉他，“我不想看。”

雅各布倾着脑袋，待了一会儿，然后蜷起来趴在我旁边，发出隆隆的叹息声。

“真的么，你可以去的。”我向他保证，他没有回应，只是把脑袋压在了爪子上。

我抬头仰视着银亮色的薄云，不想去看打斗。我的想象力已经够丰富了。场地里吹来一阵冷风，我颤抖了起来。

雅各布立刻靠近我，用他温暖的皮毛靠在我的左边。

“恩，谢谢。”我喃喃道。

不一会儿，我就靠在了他宽大的肩膀上，这样更舒服了。

云层在天空中缓慢的飘着，飘过月亮，一阵模糊，一阵明亮。

心不在焉的，我手指开始抚摸着他颈部的毛发，就像昨天一样，他喉咙里发出同样的哼哼声，一种表示舒服的声音，比小猫的声音要粗狂一些，但同样表达了满意之情。

“你知道么，我从没养过小狗。”我若有所思。“我一直想要一只，但是蕾丝对那过敏。”

雅各布笑了；他摇了摇身子。

“你真的一点儿也不担心星期六的事么？”我问。

他把巨大的脑袋转向我，这样，我就可以看到他正在翻瞪的一只眼睛。“真希望，我也能感觉很自信。”

他把脑袋靠在我腿上，又开始哼哼了，但是那却使我感觉更好一点。

“所以，我猜，我们明天得做些远足的事儿了。”

他呼噜着，声音很热情。

“可能是个很长的徒步旅行，”我提醒他。“爱德华还没有估量到一个普通人能走多远的距离。”

雅各布又咆哮着笑起来。

我深深的靠在他的毛里，脑袋奔拉在他的脖子上。

很奇怪，即使他现在是奇怪的样子，但是，这种方式却像我俩习惯的那样——轻松，容易的友谊，就像呼吸一样简单——甚至比以前他是人身的时候还要轻松。但是，在这个地方，一想到狼人会有损失，我就再次有种奇怪的感觉。

杀戮在场地里还在继续，而我却凝望着朦胧的月亮。

第20章 妥协

一切都准备好了。

为了和“爱丽斯”在一起的两天时光，我已经打包好了，袋子就放在卡车的副驾驶座位上。我还把演唱会的门票给了安吉拉、本还有

迈克，当然，迈克肯定会找杰西卡，那正是我所希望的。比利借了老奎尔·阿提拉的船，邀请查理一起去一个开阔的海域钓鱼，刚好在下午游戏开始之前。库林还有布莱迪，最年轻的两个狼人，准备要留下来保护拉普西——尽管他们还只是孩子，两个人都只有13岁。当然，查理都会比留在福克斯的任何人要安全的多。

我已经尽力做了一切我所能做的。我试着接受这个事实，把那些我没能力控制的事从脑袋里清除出去，至少今晚要如此，不管用什么方法，未来的48小时我都得抑制自己，那样才能轻松度过。

爱德华要求我要放松，而我一直在尽我所能。

“就一个晚上，我们能不能试着忘掉一切，只是你和我？”他恳求道，对着我的眼睛放电。“好像我再没有那样足够的时间了，我需要和你在一起，只和你。”

那不是个过分的请求，尽管我知道，忘记心里的害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在，我脑子有了另外的一些事，我知道今晚我们会独处，也知道那样会有帮助。

有些事已经改变了。

比如，我已经准备好。

我准备好了加入他的家庭，他的世界。我现在所感受到恐惧，内疚和痛苦都已经教会我太多太多。我得集中精神——因为我想到了靠在狼人身上，透过云层看着月亮的情景——我知道，我不会再恐慌了，当我们再面对困难时，我已经是准备好了的，会是有能力的人了，而不再是被责任保护着的，他不会再面对选我还是他家人的抉择了。我们会是搭档，就像爱丽斯和贾斯帕。下一次，我会承担我的责任。

我只用什么都不做，那样爱德华才会满意，但是，那已经不必要了，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现在只差一件事了。

就一件事，因为有些事还没有改变，而那包括我对他强烈的爱。我希望有足够的时间让我思考清楚贾斯帕和埃美特打赌的细节——想想一些我愿意失去的人性，还有一些我不想放弃的。在我变得残忍以前，我知道什么样的人类经验，是该一直坚持的。

所以今晚，我得解决些事情。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无法让我觉得还有什么事是很难对付的，没有什么会阻止我的脚步。

当然，说实话，今晚这件事可能会比那更加复杂，但是，我得试试。

当我决定了的时候，我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紧张而感到惊奇，今天的路非常的漫长——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该试着做什么，让我有些紧张不安。他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对我缓慢的车速假装微笑。我惊讶于他没有开车来，但是似乎看起来今晚他能容忍我的速度。

我们达到房子那时，已经天黑了。虽然如此，但草地还是在每个

窗户射出的灯光下显得很明亮。
　　我刚熄掉引擎，他就已经到了我的车门口，为我打开车门。他用一只胳膊把我从驾驶室抱出来，用另一只手把我的背包从卡车里拿出来，挂在肩膀上。他亲吻我的双唇，我听到他在我身后关上车门。
　　他一直亲吻我，抬起我并抱在怀里，带着我进了房子。
　　前门早就开着么？我不知道，我们进来了，可是，我有点儿眩晕，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呼吸。
　　我们一直亲吻，我没害怕，这不像以前那样，当他控制力稍有松懈时就能感到他的害怕和恐慌，但是这次他不慌张，却很享受——他似乎和我一样兴奋紧张，因为今晚我们会一直单独在一起。他一直吻了我好久，就那样站在门口。他似乎比平时少了些戒备，他的嘴冰冷又紧张的亲吻我的唇。
　　我开始感到些谨慎的乐观，也许，得到我想要的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不，那恰恰让事情变得更困难了。
　　随着低沉的微笑，他放开了我，但仍紧抱着我。
　　“欢迎回家。”他说，眼神柔和而温暖。
　　“听起来不错。”我气喘吁吁的说。
　　他轻轻地放我站在地上，我伸开双臂环抱着他，不想我们之间又任何空隙。
　　“我想给你看些东西。”他交谈的口吻对我说。
　　“哦？”
　　“给你的‘传承物’，记得么？你说过那是可以接受的。”
　　“哦，是的，我想我说过的。”
　　他对我的勉强笑了笑。
　　“就在我的房间，我可以去取么？”
　　他的卧室？“当然，”我表示同意，握紧他的手指，感觉他有些狡猾。“我们走吧。”
　　他一定特别渴望送我这个我并不太想接受的礼物，因为人类的速度远不及他的快，我都跟不上他了。他又一次抱起我，几乎是沿着楼梯飞到他的房间的。他把我放在门口，然后冲到他的衣橱那，我刚想往前迈一步，他就回来了，我没有看他，而是向那个金色大床走去，噗通一下做到了床的边缘，又慢慢滑到中间，圈拢成一团，胳膊绕在膝盖上。
　　“那么。”我嘟囔道，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可以控制那一点点的不情愿。“给我吧。”
　　爱德华笑起来。
　　他爬上床坐在我旁边，我的心突然不均匀的跳起来，但愿他没有注意到我对于他送我礼物的反应。
　　“一个‘传承物’，”他坚定不移的提醒我，把我的左手腕从腿上拉起来，只摸了一下那个银手镯，然后又把我的胳膊放了回去。

我谨慎小心的观察着，就在手链那个小狼的另一面，挂着一个鲜艳的心形水晶。它被精细的切割出很多层面，以至于即使是在昏暗的灯光中，都可以闪闪发光。我低喘着吸了口气。

“这是我妈妈的。”他耸耸肩不以为然。“我继承到了很多这样的小玩意，我已经给了艾斯梅和爱丽斯一些了，所以，显然，你不用太在意。”

对于他的保证，我有些沮丧的苦笑下。

“但是我认为它很有代表性。”他继续说。“坚硬又冰冷。”他笑了。“而且，在阳光下它是五彩缤纷的。”

“你忘了最重要的相似性。”我喃喃道。“它很美。”

“我的心也是静止的。”他沉思。“而它，也一样，都是你的了。”我转动手腕，这样心形水晶就会微微闪光。“谢谢你，两个都谢。”

“不，谢谢你，这么容易就能让你接受礼物，对我是个安慰，当然，对你也是个很好的练习。”他咧嘴笑道，牙齿闪亮。

我依靠着他，脑袋藏在他的手臂下，紧紧拥抱着他。看起来好像是依偎在大卫·米开朗基罗身上，只是这完美的大理石生物双臂环绕我，将我紧紧拥抱。

似乎看起来这是个很好的开端。

“我们能讨论些事情么？如果你可以心胸开阔些，我会非常感激的”

他犹豫了一会儿，“我会尽量的，”他表示同意，现在已经谨慎起来。

“我不会打破这儿的任何规矩，”我保证道。“这只是关于你和我。”我清了清喉咙。“所以……对于某天晚上很好的妥协，我印象深刻。我想，我希望用同样的原则来处理不同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怎么这么正常，一定是太紧张了。

“你想谈判些什么？”他问道，声音里带着笑意。

我挣扎着，试图找到准确的开场白词语。

“就顺着你的心声说，让你的心放飞。”他喃喃道。“就像蜂鸟翅膀的振颤，准备好了么？”

“我很好。”

“那么，继续。”他鼓励道。

“恩，我想，首先，我想和你谈谈关于，这个荒谬婚礼的所有状况。”

“只有你觉得荒谬。那怎么了？”

“我怀疑……你还是在心胸开阔的谈判么？”

爱德华皱起眉头，现在严肃起来。“无论如何我已经准备好了做最大的让步——我同意让你进入我的生活，尽管这与我的初衷相悖。而你，应该给我权利接受一些保证。”

“不”我摇摇头，集中精神。“那部分已是木已成舟了。我们不

是在讨论我的……改变，现在。我想斟酌一些其他的细节。”
　　他怀疑地看着我。“你指的细节，到底是什么？”
　　我忧郁了下，“让我们先弄明白你的先决条件。”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的。”
　　“婚姻关系。”我说的好像是脏话。
　　“是的。”他笑盈盈的。“只是开始。”
　　这个打击破坏了我所有仔细伪装好的表情。“还有更多？”
　　“那么”他说着，表情里在计算着什么。“如果你是我的妻子，到时，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比如学费。所以达特茅斯就没有问题了。”
　　“还有么？但你已经很荒谬了”
　　“我不会介意一些‘时间’的问题。”
　　“不，不是时候，现在这里正有人扰乱了这件事（指新生儿战争）。”
　　他渴望地叹口气：“一年还是两年？”
　　我摇摇头，嘴唇倔强的皱在一起。“接着说你的下一项吧。”
　　“就这些，除非你愿意谈谈车的事儿……”
　　我的面部表情扭曲着，他却开心的笑起来，抓着我的手，玩着我的手指。
　　“除了想把自己变成怪物，我没发现你对任何事情感兴趣，我非常好奇。”他的嗓音低沉而又温柔。如果我没有足够了解他真的很难找到优势。
　　我停顿了一下，盯着他的手，他的手正放在我的手上，我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我感觉他的眼睛在凝视我，我很害怕抬头看着，血液开始涌上我的脸颊。
　　他冰冷的手指抚摸着我的脸颊。“你脸红了？”他很惊讶的问我，我继续地着眼睛。“求你，贝拉，犹豫不决是痛苦的。”
　　我咬咬嘴唇。
　　“贝拉。”这次的语气有些责备，让我想起了，他不知道我的想法，他有多么痛苦。
　　“好吧，我有点儿担心……担心那之后。”我承认，最后看着他。
　　我感觉他的身体很紧张，但是他的声音还是如天鹅绒般温和。“你都担心什么了？”
　　“所有你刚刚确定的，我只对一件事感兴趣，就是之后，我可能会屠杀镇里的每个人。”我坦白道，而他因我的话有些畏缩。“而且我还担心，我会全神贯注于暴力破坏行为而让自己不再是我了……而且我不想……我不想你和我一样担心这些。”
　　“贝拉，那部分是不会一直持续的。”他向我保证。
　　他并没让我真的放心。
　　“爱德华，”我说，很紧张，盯着我手腕上的一个小雀斑。“在

我不再是个人类之前，我想做些事情。”

他等着我继续说，但我没有说，我的脸都热起来。

“任何你想要的都可以。”他鼓励道，很焦虑，完全一无所知。

“你确定？”我小声说，我知道让他掉进自己话里的企图是行不通的，但是忍不住试试。

“是的，”他说，我抬头看到他眼里充满了诚挚和困惑。“告诉你的想要的，你会得到的。”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是多么笨拙和愚蠢，根本无法集中精神在讨论上，脑袋里一片空白，我一点儿也没办法做到有诱惑力，我脸红起来，努力让自己清醒一些。

“你，”我语无伦次的嘟囔着。

“我是你的。”他微笑，仍不自觉地凝望我的目光，而我又赶快移开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向前转动，让自己跪在床上，然后我环抱着他的脖子亲吻着他。

他也回吻着我，不知所措，但又很情愿。他的嘴唇特别的温柔，我知道他在想别的事——在试图找出我在想什么。我决定给他个暗示。

我的手有些颤抖，于是从他的脖子上松开来，手指顺着他的脖子滑到他衬衫的领口上，我试着解开它，但是手一直在颤抖，他阻止了我。他的嘴唇像被冻结了，我几乎能听到他脑袋里把我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放在一起时，所发出的咔嚓声。他立刻推开我，表情严肃的拒绝着。

“理智点儿，贝拉。”

“你答应过的——任何我想要的。”我绝望的提醒着他说过的话。

“我们不能讨论这个。”他瞪着我，把那两个我试图打开的纽扣系牢。

我咬着牙。

“我说我们可以。”我咆哮道，然后把手放到外套上，猛地把上面的纽扣拉开。他立马抓住我的手腕。

“我说不可以。”他毅然地说。

我们怒视着彼此。

“你想知道的，”我指出来。

“我认为那一定不怎么现实。”

“所以你就可以要求任何你想要的愚蠢的可笑的事——就像结婚——而我却不允许讨论这些——”

就在我大声责骂的时候，他用一只手攥紧我的双手，另一只手堵住我的嘴。“不。”他脸色很难看。我深吸了一口气来稳定自己的情绪，但是，当我不那么生气时，我又有其他的感觉。

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自己为什么又屈服了，脸又红了——为什么我的胃里感觉不舒服，为什么眼里那么潮湿，为什么我突然想从屋

子里逃出去。我本能地，强烈地拒绝着。

我知道那是多么的不理智，他一直非常清楚，不论什么情况下，我的安全都是被放在第一位，而我从没像今天这样，如此脆弱。我盯着和他眼睛匹配的黄金色被子，试着消除自己总是条件反射的反应，我感觉自己刚刚自己被拒绝了，被讨厌的。

爱德华松口气，把手从我的嘴巴上移到下巴下，抬起我的下巴直到我看着他。“现在在想什么？”

“什么也没有。”我喃喃道。

他仔细分析我的表情，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而我试着扭头避开他的眼光，但失败了。他眉头紧皱，表情变成了震惊。

“我伤害你的感情了么？”他惊讶的问。

“没有。”我撒谎。

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我就在他的怀抱里，他让我的头靠在他的肩头，手指抚摸着我的脸颊。

“你是知道我为什么说不的，”他小声地说。“你也知道我是想要你的。”

“真的么？”我低声说，声音里充满了怀疑。

“当然是真的，你真是单纯、漂亮又多疑的女孩。”他又笑了，然后声音慢慢暗淡下来。“谁会不喜欢你呢？我感觉身后有一队人在我背后，运用手段谋图利益，等着看我制造一个足够大的错误……你真的太诱人了。”

“现在是谁荒谬可笑？”我怀疑，感觉到尴尬，难为情和愚蠢，真不知道这些是否能在一本书里得到描述。

“是否需要我放一份正式的申请在你面前，你才相信呢？是不是要告诉你清单上都有谁的名字？你认识他们中的一些的，但是那一定会让你惊讶的。”

我对着他的胸口摇头，作怪相。“你只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我们得回到主题上。”

他叹了口气。

“告诉我，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试图让声音听起来正常。“你的要求是结婚”——我根本没法说出这些话，不得不做个鬼脸——“支付我的学费，需要更多的时间，而且你不介意我的车需要速度更快些。”我挑起眉毛。“清单上所有的内容我都说了吗？那可是个异常大的清单。”

“只有第一个是必要的。”他看起来很难一直保持冷面孔。“其余的都是只是要求。”

“那么我唯一的，唯一的小要求是——”

“要求？”他打断我，突然又严肃起来。

“是的，要求。”

他眯起眼睛。

“结婚对我来说有些夸大其词了，我不会接受，除非我得到一些

交换”

他倾着身子对我耳语，“不，”声音小的如丝绸一般。“现在是不可能的，等等以后，当你不那么脆弱时。要有耐心，贝拉。”

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坚定、合理。“但那就是问题，等到我不再脆弱时结果就不一样，不会一样了！我不知道那时我会是谁。”

“你永远都是贝拉，”他保证道。

我皱着眉。“如果我极度饥渴以至于杀了查理——或是喝了雅各布的血，或是安吉拉的，如果我能选择的话——会有那种事吗？”

“会过去的，而且我怀疑你是否会喝狗狗的血。”想到那，他假装不寒而栗。“即时是新生儿，你也会有很好的嗅觉。”

我无视他的逃避。“但是那总会是我最想要的，不是么？”我挑衅道。“血，血，更多的血！”

“你还活着的事实就检验了那不会是真的。”他指出。

“八十年之后呢。”我提醒他。“我指的是身体上的。理智上，我知道我会是我自己的……一段时间后。但是，只是纯粹的身体上——我一直会是饥渴的，比其他东西都渴望它。”

他没有回答。

“所以，我会有所不同。”我反对的总结着。“因为现在，身体上的，除了你我不想要任何东西，不想食物，或是水，说是氧气。理智上，我会让我优先考虑的事情有着更合理的顺序。但是身体上……”

我转转头亲吻他的手心。

他深吸了口气，我非常惊讶，因为那听起来有点儿不平稳。

“贝拉，我会杀了你的。”他低声说。

“我不相信。”

爱德华收紧眼睛，他抬起一只手摸着我的脸，又迅速拿着什么放到身后，我看不到，只听到一声闷响，我们身下的床开始摇晃。他手里有个些黑色的东西；他抬手让我好奇的检查。是个金属花，那是他床顶盖构架的中精心雕刻的铁支柱上的装饰品，他的手又合起来一会儿，手指肌肉慢慢收紧，然后又打开。

毋庸置疑，我很震惊，变成了一小块形状不规则的黑色金属。它是他手里的模子，就像小孩儿手里玩的面团。不到半秒钟，就被他的手掌碾压成了黑沙。

我瞪大了眼睛。“那不是我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你有多强壮了，你没必要破坏家具。”

“那你的意思是？”他阴沉的嗓音问道，把手里的铁砂抛到屋角，撞击墙壁的声音如同雨点一般。

他紧盯着我，而我努力解释着。“当然我不是说理论上来说你没有能力伤害我，如果你想的话……我的意思是，你不想伤害我……你是如此的不希望让我受到伤害，所以我想你绝对不会这么做。”

在我还没说完话的时候他就开始摇头。

“可能不会像你想的那样，贝拉。”

"也许，"我嗤之以鼻，"也许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的想法。"

"没错。你就没想过，我永远都会给你带来那样的风险么？"

我久久的望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神中没有妥协的迹象，没有犹豫不决的暗示。

"求你了，"我最后无望的小声说。"这就是我想要的，求你了。"我被打败般的闭上眼睛，等着最后轻声否定。

但是他并没有立即回答，我疑惑地等待着，听到他的呼吸又不均匀起来。

我睁开眼睛，看到他表情挣扎的痛苦。

"求你了？"我又嘟囔着，心跳都加速了。他的眼神中突然有些不确定，我抓住这一点点的优势，语无伦次的说起来。"你不必要对我有任何保证，如果有些不对劲儿，那么，那么就那样，只是让我们试一试……只是试试，而且，我会给你你想要的，"我急躁轻率地保证说，"我会嫁给你，我会让你支付学费，而且我不介意所有对我的贿赂，你甚至可以给我买更快的车子，如果那能让你开心的话！只是……求你了"

他冰冷的双臂仅仅的抱着我，嘴唇就在我的耳边；冰凉的呼吸让我哆嗦起来。"这是无法忍受的，我想给你那么多东西——但你却决定要这个。你能想象这有多痛苦么，不断的拒绝你当你用这样的方式恳求我？"

"那么，不要拒绝，"我上气不接下气的建议道。

他没有回应。

"求你了。"我又试了一次。

"贝拉……"他缓慢的摇着脑袋，但是他的表情看上去不是在拒绝，他的嘴唇，来回的亲吻我的喉咙，感觉更像是投降了，我的心，已经跳个不停几近疯狂。又一次，我占据了优势，他的动作很慢、很优柔寡断，当他的脸转向我时，我快速在他怀抱里一转，直接亲吻到他，他双手捧着我的脸，我以为他又一次想推开我。我错了。

他的唇不是温柔的，是冲突和绝望交织着，突破新的界限。我紧紧搂着他脖子，对于我突然过热的皮肤，感觉他的身体比过去更凉爽了，我颤抖着，并不是因为寒冷。

他没有停止亲吻我，是我先放弃的，喘息着呼吸空气，即便如此，他的唇也没有离开我的皮肤，继续吻着，移动到我的喉咙处。征服的紧张感异常强烈，让我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勇敢的，我让手摸索着，这次很容易就解开了他衬衫的纽扣，手指触摸到了他那完美的冰冷的肌肤，他是如此的美丽，他刚才说什么来着？无法忍受——真的是那样的，他如此美丽，让人无法承受……

我找到他的唇，让它继续亲吻着我，而他看起来和我一样的渴望。他的一只手仍捧着我的脸，另一只手则紧紧的搂着我的腰，将我向他拉近，靠的更近，但这样有些更困难，我没法够到我衬衫的前面，不过，也并非不可能。

暮光之城-月食（下）

他的手如同冰冷的铁链般，锁紧我的手腕，他拉着我的手直到我的头部，我的手突然就放在了枕头上。

他的嘴唇又一次移到我的耳边：“贝拉，”他喃喃的说，声音天鹅绒般柔软，温暖。“你可不可以停下来，不要再试着解开衣服？”

“你想要做那部分么？”我困惑的问道。

“不是今晚，”他温柔的回答，嘴唇开始慢慢的亲吻我的脸颊和下巴，所有的紧迫感都消失了。

“爱德华，别——”我开始争辩。

“我不是说不，”他安慰我，“我只是说不是今晚。”

我慢慢呼吸思考着他的话。

“给我一个好理由，为什么不是今晚，有什么不好的？”我还气喘吁吁的，并没有让我声音里的沮丧过于明显。

“我不傻，没那么容易上当。”他在我耳边笑着说。“在咱们俩当中，你认为会是谁，并不那么情愿给对方想要的？你刚刚答应在转变以前嫁给我，但是如果我今晚就屈服了，那我还有什么筹码，让你不会离开，在第二天早上去找卡莱尔呢？很明显，我才是那个不情愿给你所想要的东西的人。因此……你得先来。”

我大声的吐口气。“我得先嫁给你？”我难以置信的问道。

“这是协议——要么接受，要么放弃。妥协，还记得么？”

他的手臂环抱着我，用违规的方式吻我。太有说服力了——这是强迫，是胁迫。我试着保持头脑清醒……但是很快的，完全的失败了。

“我认为那真是个糟糕的主意。”当他让我呼吸时，我喘息着。

“我不惊讶于你那样认为。”他假笑道。“你太一根筋了。”

“到底怎么回事儿？”我抱怨道。“我本以为我已经坚持住了——至少一次——但是现在，出乎意料的——”

“你已经答应我的求婚了。”他终于说出来了。

“诶！拜托别那么大声说出来。”

“你不会想食言吧？”他问道，脱离开，分析着我的表情，他的表情享受，他正获得了乐趣。

我瞪着他，试着不理会因为他的微笑，但心里起着反应。

“你是不是？”他指出了。

“哦！”我呻吟道。“不，我没有，现在你高兴了吧？”

他笑开了：“非常高兴。”

我又抱怨着。

“难道你一点儿也不高兴么？”

在我还没回答前，他亲亲我，有一个太有说服力的吻了。

“一点点，”我能说话时承认道。“但不是因为结婚。”

他又亲了我一次。“你没感觉到很多事我们都错位了吗？”他在我耳边微笑着说。“传统上来说，难道你不该主张我的观点，而我主张你的观点么？”

"在你我之间并没有那么多的传统。"

"当然。"

他又开始亲吻我，直到我的心跳又加快，皮肤滚烫。

"你看，爱德华，"我喃喃着，想骗骗他，他停下来亲吻我的掌心。"我说过我会嫁给你，而且我愿意，我保证，我发誓，如果你想，我可以用我的血写保证书。"

"不好笑。"他在我的手腕里嘟囔着。

"我说这个是因为——我不会欺骗你任何事儿，你非常清楚我的，所以并没有真正值得等待的理由，我们完全是单独的——能有多少次这样的机会？——而且你还提供了这么大，这么舒服的床。……"

"不是今晚，"他又了一次。

"你不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

我用我那只他还在亲吻的手，捧起他的脸，看着他的表情。

"那么，有什么问题？一点儿也不像你，你这次不知道自己最后能不能行。"我皱着眉头嘀咕着。"你总是会赢的。"

"只是为了防止损失，两面下注。"他冷静的说。

"还有别的事儿？"我眯着眼睛猜测着，他的表情防御着，他试着把一些细微的动作隐藏在他平常的行为中，暗示着他在隐藏着什么秘密。"你是不是要食言？"

"没有，"他庄重的承诺道。"我向你发誓，我们会尝试的，当你嫁给我以后。"

我摇摇头，垂头丧气的苦笑："你把我弄的看起来好像是情景剧里的坏人——我捻着胡须，试图强占某个可怜姑娘的贞操。"

他小心翼翼的看着我的脸，然后突然低下头，嘴唇印在我的锁骨上。

"那就是你想要的，是么？"他短暂的笑笑，对我来说，震惊要大于乐趣。"你在试图保护自己的贞操！"我赶紧用手捂着嘴巴，憋住不笑，他的话如此的……如此的老式。

"不，傻女孩，"他对着我的肩膀抱怨道。"我在试着保护你，而你在把这变得很困难。"

"在所有愚蠢可笑的事中——"

"让我问你些事情，"他很快插嘴道。"我们之前已经谈过这个话题了，但是那是针对于我的。现在，在这个房间里，有多少人拥有灵魂？是一时的享乐，还是考虑以后的生活？"

"两者都要。"我好斗的立即回答道。

"好的，也许那是事实。现在，存在一个世界，对此充满了分歧，但是绝大多数人认为还是有据可循的。"

"吸血鬼的规则对你还不足够么？你还担心人类的么？"

"并不冲突。"他耸耸肩。"以防万一。"

我眯着眼睛紧盯着他。

“现在，当然，对我来说也许太晚了，即使关于我的灵魂的说法你是对的。”

“不，不是的。”我愤怒的争辩。

“‘汝不可杀人’普遍被大多数主要的信仰体系所接受。但是我已经杀了很多人，贝拉。”

“只是些坏人而已。”

他耸耸肩。“也许那算数，也许不算数，但是你还没有杀任何人——”

“那你是知道的。”我嘟囔着。

他笑了，但还是无视我的打断。“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让你不受诱惑。”

“好的，但是我不是在为犯下谋杀的事争论啊。”我提醒他。

“规则同样适用——唯一不同的是，这是我和你一样都纯洁的领域。我能让这个规则打破么？”

“一样？”

“你了解的，我偷过，撒谎过，我贪求过……我所有的美德都没有了”他坏笑道。

“我也总是撒谎。”

“是的，但你是个糟糕的骗子，没有人相信你说谎。”

“我真的希望关于那点你是错的——不然查理就会用装了子弹的枪将门打破。”

“查理更乐意假装轻信你的故事。他宁愿对自己撒谎，也不会盯得更紧的。”

“但是你贪求过什么？”我充满怀疑的问道。“你拥有一切。”

“我贪求过你。”他阴沉的笑着。“我没有权利拥有你——但是我尝试了，并得到了。但是现在，看看你变得，竟试图诱惑一只吸血鬼。”对于自己的黑色幽默，他摇了摇头。

“你可以贪求已经是你所有的了，”我告诉他。“另外，我认为你担心的是我的贪欲。”

“就是那样的，如果对我来说太晚了……那么，我真是该死——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会让他们带你到别处的。”

“你不能让我去没有你在的地方，”我信誓旦旦的说。“那是我对地狱的定义。无论如何，我有一个解决这些的简单的办法：我们都不死，好么？”

“听起来足够简单。为什么我不考虑下呢。？”

他一直微笑着看着我直到我愤怒的哼着放弃了。“所以，就这样。你不会和我睡觉，直到我们结婚为止。”

“从技术上讲，我永远都不会和你睡觉。”

我翻着眼睛：“非常周全，爱德华。”

“但是，除了那些细节，是的，你是对的。”

“我认为你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他的眼睛天真的扩大。“另外一个？”

“你知道的这会加快事情发展的脚步。”我指控道。

他忍住不笑。“我只想加快一件事，其他的都可以等到以后……但是虽然如此，是真的，你焦躁的人类荷尔蒙在这点上是我最大的盟友。”

“真不敢相信我竟会同意这个，当我想到查理……蕾丝，你能想象安吉拉会怎么想么？或是杰西卡？哦，我现在都能听到闲话了。”

他挑起一边的眉毛看着我，我知道那是为什么，他们说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到那时我已经走了，再不会回来。我就真的那么敏感到无法容忍那几个星期的横眉竖眼和不断的问题么？

如果这个夏天是其他人结婚，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和别人一样带着优越感去闲聊这些，那也许就不会烦扰我了。

诶呀，这个夏天结婚！我打了个寒颤。

那么，如果我没有因为一想到结婚就打个寒颤，也许就不会烦扰我了。爱德华打断了我的烦恼。“没必要铺张浪费，我不需要大张旗鼓，你也没必要告诉其他人或是做任何决定。我们会去拉斯维加斯——你还可以穿着旧牛仔裤，我们会一路开车到教堂，我只是希望那是正式合法的——你只属于我。

“那已经正式的不能再正式了。”我抱怨道，但他的描述听起来也没那么糟糕，只是爱丽斯会很失望的。

“我们走着瞧，”他沾沾自喜。“我猜你现在不是想要戒指吧？”

我吞咽了一下，语无伦次。“你的猜想非常正确。”

他嘲笑我的话。“那很好，我可是很快就能给你的手指带上哦。”

我盯着他：“你说的好像你已经准备一个了。”

“确实是，”他说着，一点儿也没不好意思。“准备强迫你接受这第一个软弱的表现。

“你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你想看看它么？”他问，他莹润的黄玉色眼睛突然兴奋的闪亮起来。

“不！”我几乎是喊出来的，条件反射，我立马就后悔了，他的脸慢慢沉下来。“除非你已经准备好让我看看。”我修正道，我咬紧牙齿不让我那不合逻辑的恐慌表现出来。

“没关系，”他耸耸肩。“可以等的。”

我叹了口气。“给我看看那该死的戒指吧，爱德华。”

他摇摇头，“不。”

我观察他的表情好一会儿。

“求你了，”我悄悄地说，用我新发明的手段，指尖轻轻的抚摸着他的脸，“请给我看看它好么？”

他眯起眼睛。“你是我见过最危险的动物，”他抱怨道，然后起身，动作那么优美，跪到旁边的桌边，背对着床一瞬间后，便又坐回我身边，一只胳膊搂着我的肩膀，另一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小盒子，他让它平稳的放在我的左膝盖上。

“来，看看吧，”他直截了当的说。

拿起这个不讨人厌的小盒子并没那么容易，但是我不想再伤害他，所以我克制自己颤抖的手。盒子的表面是黑色绸缎装饰的，非常光滑，我用手指摸着，犹豫着。

“你没有花很多钱，对么？别对我说实话，如果你真那么做了。”

“我没花一分钱，”他向我保证。“它只是另外一个‘传承物’。这是我父亲送给我母亲的戒指。”

“噢！”声音里充满惊喜，我用拇指和食指拧着盖子，但是没打开。

“我认为它有些过时。”他开玩笑的道歉。“老土，就像我一样，我可以给你些更现代的，一些蒂法尼制作的。”

“我喜欢老土的东西，”我嘟囔着，有些迟疑的打开了盖子。

在黑色绸缎间安放的，是伊丽莎白·马森（伊丽莎白女王）的戒指，在昏暗的灯光下闪闪发光，它的表面是一个长椭圆形，镶嵌满了光彩夺目的宝石，镶边是黄金的——精致而紧凑，黄金在钻石的周围散发着微弱的网状光芒，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它这样的东西。

不假思索地，我抚摸着这闪闪发光的宝石。

“真是太漂亮了，”我喃喃自语，极为惊讶。

“你喜欢么？”

“它太美了。”我耸耸肩，假装缺乏兴趣。“为什么不喜欢呢？”

他轻声地笑了。“试试合不合适。”

我的左手紧握成拳。

“贝拉，”他叹气。“我没打算把它焊在你的手指上。只是试一试，看看是否需要改下大小，然后你就可以摘下来。”

“那好吧，”我嘟囔道。

我够着戒指，但是他却抓到我的左手放在他的手中，把那枚戒指带到了我第三个手指上。他端着我的手，我们俩都欣赏着那映衬在我皮肤上椭圆形的闪光，戴着它，并没有我担心的那么糟糕。

“非常合适，”他淡然地说，“很不错——省着我再跑趟珠宝店了。”

我能听出来在那不经意的语气中含着强烈燃烧的感情，然后我盯着他的脸，他的眼中也是一样的，尽管他表现的若无其事，但却是显而易见的。

“你喜欢这样，对么？”我怀疑地问道，晃动着我的手指，感觉真的很糟糕。为什么我受伤的不是左手。

他耸耸肩膀，“当然，”他说着，仍然漫不经心。“你戴着看起来非常不错。”我瞪着他，试图解读他郁积在表面下的难以抑制的感情，他也回盯着我，又随意的假装突然溜开，他光彩熠熠——天使般的脸庞因为开心和胜利而光彩夺目，他如此的高兴，以至于我有些喘不过气。

还没喘过气，他就开始亲吻我，他的唇是如此欢悦，当他移动到耳边对我低语时，我感到一阵眩晕——但是他的呼吸和我一样急促粗狂。

“是的，我很喜欢，你是不会理解的。”

我笑了，有点儿喘着粗气说：“我相信你。”

“是否介意我做些什么？”他低声说，手臂同时紧抱着我。

“任何你想要的。”

但是他却放开我。

“任何事除了那个。”我抱怨道。

他不理我，抓着我的手，也把我拉下床。他站在我面前，双手搭在我的肩上，表情严肃。

“现在，我就想做这件事。求你，请记住，你已经同意了，别反悔。”

“噢，不，”当他单膝跪地时，我喘着气说。

“友好点儿，”他抱怨道。

我深吸了一口气。

“伊莎贝拉·斯旺，”他透过那简直不可思议的金黄的长睫毛，抬起头看着我，他的金色眼睛那么温柔，但是，不之何故，仍有些严肃。“我发誓会永远爱你——未来的每一天，你愿意嫁给我么？”

我有太多想要说的话了，一些是非常不好的，另一些是可能比他想象到的我能说出话还要让人作呕的甜言蜜语，为了不让自己陷入窘境，我小声说道：“是的。”

“谢谢，”他简单的说，握着我的左手，亲吻着我的每个指尖，最后才亲吻戴着戒指的那只手。

第21章 踪迹

我痛恨把晚上的时间浪费在睡觉上，但那又是无法避免的。当我醒来时，阳光明晃晃地穿过落地窗射进来，一小朵云快速地飘过天空，树梢随风摇摆，使整个森林看起都在摇动。

他单独离开去换衣服，让我有机会思考，不知怎的，我昨晚的计划糟糕的失败了，而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尽管我已经尽可能在不伤害他感情的情况下，把那个传承下来的戒指还给了他，但是我的左手还是感觉很沉重，就好像它还在那，只是看不见而已。

这没什么可烦扰的，我说服自己。没什么大事——只是一路开车去拉斯维加斯。我得穿的比旧牛仔裤好些——应该穿旧的长运动裤，仪式不会进行的太久，顶多不超过15分钟，不是么？所以我是可以处理的。

而且，当结束以后，他就得履行他的约定，我会一直关注那个，忘掉一切。他说过我没必要告诉其他人，而且我会让他坚持这个看法，当然，如果我不考虑爱丽斯的话，那就太愚蠢了。

卡伦一家中午就回来了，能够感觉到崭新的、有条不紊的氛围在他们之间，那也把我拉回到了即将到来的战斗中。

爱丽斯看起来明显心情很坏，我很正常的听着她的沮丧，因为她对爱德华的抱怨是关于狼人的。

“我认为”——当她找不到准确的词时做了个鬼脸——“你应该考虑到寒冷的天气，爱德华。我看不清楚你确切所在的地方，因为今天下午就要和那只狗狗一起飞走了，但是那个地区的大部分地方都将会有极其糟糕的暴风雨。”

爱德华点点头。

“山上就要下雪了，”她提醒他。

“恩，雪，”我自言自语，现在是6月，差点儿大喊出来。

“穿件夹克，”爱丽斯告诉我，她的声音不是很友善，那让我很吃惊。我试着理解她的表情，但是她转开了。我看着爱德华，他正在笑；是什么烦扰着爱丽斯让他引以为乐呢。

爱德华有足够的露营设备来选择——伪装人类个性的道具；卡伦一家是牛顿家商店的忠实顾客。他攥着一个羽绒睡袋，一个小帐篷，和一些成包的脱水食物——我冲着这些东西做了个鬼脸，他咧嘴笑着——然后他把他们都塞进了背包里。

当我们在车库里时，爱丽斯来回踱步，看着爱德华收拾东西，却

一言不发，他不理会她。

当爱德华打包好后，递给我他的电话。“为什么你不给雅各布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们一个小时后就做好了准备，他知道在哪儿和我们汇合的。”

雅各布不在家，但是比利保证会给周围的人打电话，直到找到有闲着的狼人给捎口信。

“别担心查理，贝拉，”比利说，“我已经控制好我该做的那部分了。”

“是的，我知道查理会安全的。”对于他儿子的安全我却不那么自信，但是我没有提及。

“我希望，明天我也能和其余的人一起参加。”比利遗憾地咯咯笑着。“做个老男人可是件受苦的事儿，贝拉。”

打架的冲动一定是Y染色体的特征之一，他们都是一样的。

“和查理玩的开心点儿。”

“好运，贝拉，”他回答说。“还有……代我向，恩，向卡伦一家问好。”

“我会的，”我保证道，对此很是惊讶。

我把电话还给爱德华，就看到他和爱丽斯在无声的讨论着。她正盯着他，用眼睛坐着辩护，他皱着眉，无论她想什么都表示不满。

“比利说祝你好运。”

“他蛮宽宏大量的。”爱德华说，突然离开她。

“贝拉，我能跟你单独谈谈么？”爱丽斯突然问。

“你想让我原本简单的生活变复杂么，爱丽斯，”爱德华咬牙切齿的对她说。“我真的宁愿你不那么做。”

“这不关你的事，爱德华，”她回敬道。

他笑笑，她的某些反应让他觉得好笑。

“不是的，”爱丽斯坚持说。“这是女人之间的事儿。”

他皱着眉头。

“让她跟我谈谈，”我告诉他，我很好奇。

“你想要谈，”他低声说。他又笑起来——一半生气，一半开心——然后大步走出车库。

我转身对着爱丽斯，现在有些担心了，但是她并没有看着我，她的心情还是很糟糕。她走过去，坐在她那辆保时捷的前盖上，表情沮丧。我跟过去，靠在她旁边的保险杠上。

“贝拉，”爱丽斯忧郁的说道，把身子转动看着我，她的声音听起来如此可怜，我便用胳膊搂着她的肩膀。

“怎么了，爱丽斯？”

“你不爱我么？”她还是伤心的问道。

“我当然爱你，你知道的。”

“那么，为什么你准备偷偷去拉斯维加斯结婚，却不邀请我呢？”

“哦，”我嘟囔道，脸变得通红。我能感觉到，那有多让她伤心，但还是为自己辩护起来：“你知道的，我讨厌小题大做，无论如何，这都是爱德华的主意。”

“我不管那是谁的主意，你怎么能那样对我？我希望这种事儿是爱德华的想出来的，而不是你。我爱你，情同姐妹。”

“我也是，爱丽斯，你是我的姐妹啊。”

“说得好听！”她咆哮道。

“好吧，你可以来，那并没什么可看的。”

她还是一副怪相。

“怎么了？”我问道。

“你有多爱我，贝拉？”

“为什么？”

她充满恳求的眼神看着我，长长的黑睫毛紧眯着，嘴唇歪在一边，这是一个心碎的表情。

“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她喃喃道，“求你了，贝拉，求你——如果你真的爱我——请让我帮你置办婚礼。”

“哦，爱丽斯！”我叹气，站起来逃开了。“不！别这么对我。”

“如果你真的，真心爱我的话，贝拉。”

我胸前双手交叉，“太不公平了，爱德华也曾对我用这招。”

“我敢打赌，如果你接受传统的方式，爱德华会更高兴的，尽管他从来没告诉你。还有艾斯梅——想想那对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抱怨着。“我宁愿独自面对新生儿。”

“我会欠你十年的。”

“你已经欠我一个世纪。”

她忽闪着眼睛：“那代表同意么？”

“不！我不想这么做！”

“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只是走几步，然后跟着牧师重复。”

“哦！哦，噢！”

“求你了？”她开始原地掂脚。“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

“我不会，永远不会原谅你，爱丽斯。”

“太好了！”她拍着手尖叫道。

“那不是同意！”

“但总会是的，”她歌唱着。

“爱德华！”我喊道，大步走出车库。“我知道你在听，快出来。”爱丽斯在我身后，还在鼓掌。

“非常感谢，爱丽斯，”爱德华不悦地说道，从我身后站出来。我转过去想让他知道我的感受，但他的表情是那么担心和沮丧，我并没向他抱怨投诉，相反的只是伸手环抱着他，藏起脸，以防眼睛愤怒

的潮湿，看起来像是在哭。

“拉斯维加斯，”爱德华小声对我保证道。

“不可能，”爱丽斯心满意足的说。“贝拉是不会那样对我的，你知道么，爱德华，作为一个兄长，你有时真令人失望。”

“别那么刻薄，”我对她抱怨，“他在试图让我开心，不像你。”

“我也在试着让你高兴，贝拉，只是我知道什么会让你更高兴……在未来的日子里，你会为此感谢我的。也许不是50年，但是某一天一定会的”

“我从不认为会有那么一天，我会自愿跟你打赌，爱丽斯，但是那一天已经来临了。”

她用那银铃般的声音笑着。“现在，你准备给我看看你的戒指了么？”

我痛苦的做个怪相，然后她抓起我的左手，又快速的放下了。

“啊，我看到他给你带上了啊……我错过了什么？”她问道，集中下精力，皱着眉，然后自言自语的问：“没有，婚礼还是要进行。”

“贝拉对珠宝有争议，”爱德华解释说。

“一个钻石更多的戒指怎么样？好的，我猜戒指上一定是太多钻石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他已经准备了一个——”

“够了，爱丽斯！”爱德华突然打断她，他盯着她——样子看起来又像一只吸血鬼了。“我们还有急事儿呢。”

“我不明白，关于钻石的是什么？”我问道。

“我可以后稍后再谈，”爱丽斯说。“爱德华是对的——你最好马上走，你得在暴风雨来临之前设好陷阱。”她皱着眉，表情焦虑，极其紧张。

“别忘了你的外套，贝拉，有些……不合时宜的寒冷。”

“我已经拿着了，”爱德华安慰她。

“过个美好的晚上，”在离别的时候她对我们说。

去圆形场地的路比平时远了两倍；爱德华绕了很长一段弯路，确保我的气味不会靠近任何雅各布之后会把它掩盖起来的地方。他把我抱在怀里，巨大的背包放在我平时坐的位子上。他停在了离圆形场地最远的地方，然后放我下来。

“好了，只是向北走一段，摸摸你能摸到的一切就行。爱丽斯给我展示了非常清晰的他们走过的路径的图像，不会花费多长时间的。”

“北面么？”

他微笑着，然后指指正确的方向。

我踱步走进树林，离开了身后圆形场地上明晃晃的阳光，也许爱丽斯模糊的视线把它看错成了雪，我希望是这样的，尽管在开放的地方风刮的很大，但天空是万里晴空。树林里很平静，对于6月来说有

些太冷了——即使是穿着长袖衬衫，外面套着厚厚的毛衣，我的手臂上还是起了鸡皮疙瘩。我慢慢地走着，用手指摸着靠近身边的一切：粗糙的树皮，潮湿的蕨类植物，苔藓覆盖的岩石。

爱德华距离我20码远，和我一起平行的走着。

“我这样做对么？”我喊道。

“完全正确。”

我有了个主意：“这会有帮助么？”我问道，用手指抓出一些零散的发丝，挂在了蕨类植物上。

“是的，那肯定会让踪迹更明显，但你没必要揪头发，贝拉，没关系的。”

“我只是分享一些多余的。”

树林里非常昏暗，我真希望能离爱德华近点儿，握着他的手。

走在分叉的小径里，我又揪断了一些头发。

“你知道么，你没必要同意爱丽斯用她的方式来。”爱德华说。

“不用担心，爱德华，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把你丢在教堂的。”面对即将到来的爱丽斯式婚礼，我有些泄气，大部分是因为只要是她想要的，她就会完全的肆无忌惮，同时我也对那样的旅行感到内疚。

“那不是我担心的事，我希望这会按你的想法来。”我抑制自己的叹气，如果我告诉他真相，那会让他伤心的——真相并不那么重要，因为那和恐怖的差别微乎其微。

“那么，即使是按她的方式来，我们也可是让那小型一些，只有我们，埃美特可以从互联网上得到一个牧师资格证的。”

我咯咯地笑起来。“那听起来不错。”如果是埃美特来读誓言，那一定让人感觉不正式，想到这让我觉得更好笑，真的很难保持严肃。

“瞧，”他微笑着说道。“凡事都有妥协之处。”

我费了好一会儿才完成那些新生儿军队一定会按着我的踪迹寻来的路径，但是爱德华对我的步调从没烦躁。

回来的路上，他指引了好几次才让我保持在了相同的路径，对我来说那些路都是一模一样的。

快到圆形场地时，我向下跌倒，看到前面是开阔的场地，也许是因为这一点，我太紧张了才忘了看我的脚，在脑袋撞到旁边的树上之前，我站稳了，但是一根树杈被我的左手压断，扎破手掌心。

“哦，哦，非常好，”我抱怨道。

“你还好么？”

“我很好，站着别动，我流血了，一分钟就会停了。”

他不理睬我，直接来到我身边。

“我已经准备了一个急救箱，”他说着，取下背包，“我有种感觉，我可能需要它。”

“没那么糟糕，我可以处理——你没必要让自己不自在的。”

“我没有不自在，”他平静的说。“来——让我清理一下。”

“等等，我又有个主意。”

无视那正在流出来的血，调整着自己的呼吸，以防万一我再反胃，然后把手按到石头上。

“你在做什么？”

“贾斯帕会喜欢这个的，”我自言自语，我又向圆形场地出发，把手掌按到每个我经过的地方，“我敢打赌，这一定让他们跟着走的。”

爱德华叹了口气。

“屏住呼吸，”我告诉他。

“我很好，我只是觉得你走得太远了。”

“这是我必须得做的，我想做的好一些。”

说着，我们走过了最后的几棵树，我把受伤的手往蕨类植物上擦着。

“好了，你已经做到了。”爱德华肯定地对我说。“新生儿一定会发狂的，贾斯帕对你的奉献也会印象深刻的。现在，让我处理下你的手——伤口都被弄脏了。”

“让我来，好么。”

他拿过我的手，微笑着，检查一下：“这不再让我烦扰了。”

他正在清洗伤口，我小心的看着他，寻找着一些苦恼的表情，他继续均匀的呼吸，嘴角同样微笑着。

“为什么没有烦扰到你呢？”我最后问道，他温柔地给我的手掌缠绷带。

他松了耸肩。“我已经克服了。”

“你……克服了？什么时候？怎么做到的？”我回想着上次他在我身旁屏住呼吸，所有我能想起来的就是去年9月那个可怜的生日聚会。

爱德华噘起嘴巴，好像要说什么话：“我度过了认为你已经死亡的整整24个小时，贝拉。那改变了我看问题的方式。”

“那改变了你闻我的方式么？”

“根本没有，但是……已经体验过失去你的感受了……我的反应已经改变了，我整个人一直在逃避那种会让我再次想起痛苦的事件。”

我真不知道对此该说些什么。

他对我的反应笑笑。“我想你可以把它叫做特殊的教育经历。”

风在圆形场地中吹过，使我的头发在脸周围飞起，让我颤抖起来。

“现在，”他说着，手又伸进背包，“你已经完成你这部分了。”他拽出我的冬季厚夹克然后抻开它，让我把胳膊伸进去。“现在没我们什么事了，咱们去野营！”

我被他虚假的热情腔调逗笑了。

他拉着我缠着绷带的手——另一只手还没有好，仍然戴着支架—

一向圆形场地的对面走去。

“我们在哪儿和雅各布汇合？”我问道。

“就在这。”他指着我们前面的树林，这时雅各布从阴影中小心翼翼地走出来。我并没有因为他以人的形象出现而惊讶，但是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寻找一只大棕狼。

雅各布看上去又壮了——这很可能是我自己有一些期望的结果，我一定是无意识地希望看到我记忆中的小雅各布，那个随和的朋友，不会让事情变复杂的朋友。他赤裸着胸膛，手臂交叉，拳头里攥着一件夹克，面无表情。

爱德华撇着嘴巴。“本来会有个更好的方法的。”

“现在已经太晚了。”我阴郁地低语道。

他叹口气。

“嘿，杰克，”走近时，我向他打招呼。

“嗨，贝拉。”

“你好，雅各布，”爱德华说。

雅各布无视这个，省略掉所有的开场白。“我在哪儿接她？”

爱德华从背包一侧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地图给他，雅各布把它打开。

“我们现在在这儿，”爱德华指着一个点说道，雅各布不自觉的缩回他的手，然后站稳，爱德华假装没有注意到。

“然后，你会在这儿接她，”爱德华继续说，并在地图上显示山脉隆起的图线上，勾勒出一个蜿蜒的图形。“大约9英里。”

雅各布立刻点点头。

“当你们到达大约1英里的地方，就能遇到我的路径，那会指引你，你还需要地图么？”

“不，谢谢，我对这一带非常了解，我知道我要去哪儿。”

雅各布看上去合作起来要困难些，而爱德华却保持着礼貌的语气。

“我的路线要长一些，”爱德华说，“那么，我几个小时后才会见到你。”

爱德华愁苦地望着我，他不喜欢计划中的这部分。

“一会儿见，”我喃喃道。

爱德华朝相反的方向离开，消失在树林里。

他刚一走，雅各布就愉悦起来。

“怎么回事，贝拉？”他咧着大嘴微笑，问道。

我翻翻眼睛：“老样子，老样子。”

“是的，”他同意道，“总是有吸血鬼要杀了你，常事儿。”

“常事儿。”

“现在，”他说着，穿上夹克，空出双手。“我们走吧。”

做了个鬼脸儿，我向他迈进了一小步。

他弯下腰，一只手抱起我的膝盖，一只手在我的脑袋还没撞到地

面时，扶住了我。

“笨蛋，”我嘶嘶说。

雅各布咯咯地笑着，已经跑进了树林，他保持稳定的节奏轻快的摇摆，即使是没有负担100磅重量的健壮的人，也不一定能做到这样。

“你不用跑，那样会很累的。”

“奔跑不会让我疲倦，”他说道，呼吸很有节奏，如马拉松选手一般。“而且，马上就会变得更冷，我希望他能在我们到达之前把帐篷立好。“

我用手指轻轻拍拍他厚厚的派克大衣：“我想你现在一定不冷。”

“是的，我带这个是给你的，以防万一你没有准备。”他看看我的夹克，仿佛对我做的准备很是失望。“我不喜欢这变幻无常的天气，让我紧张，你注意了么，我们一直没看到任何动物？”

“恩，不确定。”

“我猜你就没有，你的反应太迟钝。”

我不在意他的话：“爱丽斯也在担心暴风雪。”

“森林因此都安静了，你的徒步旅行可真是糟糕的一夜。”

“那完全是我的主意。”

路途越来越陡峭，但是却没有让他放慢脚步，雅各布很轻松地在岩石间跳跃，看上去根本不需要双手，他完美的平衡感让我想起了野生白山羊。

“你手链上多了个什么东西？”他问道。

我向下看看，才意识到心形水晶正对着我的手腕。

我内疚地耸耸肩：“又一个毕业礼物。”

他嗤之以鼻：“一个石头，够形象的”

一个石头？我突然想起了在车库外面爱丽斯未说完的话，我紧紧盯着闪闪发光的水晶，努力想着爱丽斯之前说过的话……关于钻石的。难道她是在说“他已经给你带上一个了“吗？也就是说，爱德华已经给我一颗钻石了？不，那不可能，这颗心可足有5克拉，可能还不止！爱德华不会的……

“那么，你到拉普西已经有一会儿了，”雅各布说，打断我的推测。

“我刚才在想事儿，”我告诉他。“而且……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到处再走走了。”

他做了个鬼脸儿：“我认为你是希望自己会被谅解的，因为我总是带着积怨。”

我耸耸肩。

“你有仔细考虑上次我说的话么？”

“没有。”

他笑起来：“要么你是在撒谎，要么就是故作固执。”

“我不懂你干吗说我固执，但是我没有撒谎。”

我不想在目前的状态下来谈论这个话题——他温热的双手紧紧地抱着我，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他的脸靠近我，这不是我想要的，我真想向后跳开。

“聪明的人都会在决定之前，权衡各个方面的。”

“我已经考虑了，”我反驳道。

“如果你已经考虑了我们所有的……恩，上次谈话的内容，那才算是。”

“那个谈话影响不了我的决定。”

“有些人就是会竭尽全力欺骗自己。”

“我也注意到一些特别的狼人就是偏执于那个错误——你就不认为那是遗传学的原因？”

“除了我。”

“但是我不把那算作是一个吻，雅各布，我认为那顶多算是强迫。”

“哦！真是冷酷无情。”

我耸耸肩，并不像反驳。

“我已经为那道过歉了。”他提醒我。

“而且我也原谅你了……基本上，那并没有改变我对它的看法。”

他嘟囔着一些难以理解的话。

安静了片刻。只能听到他的呼吸声和高高树尖上狂风的咆哮声。现在，我们面前矗立着一座赤裸裸的、灰暗色岩面、陡峭的悬崖。我们沿着悬崖在森林外圈盘旋向上的路线跟着走。

“我仍然认为那太不负责任了，”雅各布突然说道。

“不管你在想什么，都是错的。”

“想一想，贝拉，按你所说，在一生里，只吻过一个人——那甚至不是个真正的人，而你就此停止么？你怎么能知道这就是你想要的呢？难道你就不能多尝试一些？”

我保持冷酷的声音说：“我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两面对比下不是什么坏事，也许你该试试亲亲其他人——为了对比——尽管那天发生的并不算数。比如，你可以亲我，我不介意你拿我做实验。”

“不要烦我，雅各布，我发誓，如果他想打断你的下巴，我是不会阻止。”

声音里略含的恐惧感让他笑得更开了：“如果你要求我吻你，他是没有理由生气的，他说过那没关系的。”

“别屏住呼吸，杰克——不，等等，我改变主意了，继续，不要呼吸，直到我让你吻我。”

“你今天脾气可真不怎么好。”

“我也在怀疑是为什么呢？”

“有时候我认为你更喜欢我是只狼。”

“有时候确实是，至少有可能让你闭嘴。”

他抿紧嘴巴若有所思：“不，不是那样，我觉得当我不是人类时，你会更容易接近我，因为那样你就不会假装你对我的吸引力。”

我张着了嘴巴低声地同意，然后立即闭上嘴巴，咬紧牙齿。

他听到了，抿着嘴巴得意地笑着。

我慢慢地吸了口气：“不，我非常确定是因为你不能说话。”

他叹口气：“你对自己撒谎就不厌烦么？你知道我有多了解你的，我是指，表面上。”

“表面上，你不了解谁，雅各布？”我问道，“你就是一个拒绝尊重别人隐私的巨大怪物。”

“我让你紧张，但只是当我是人类时，当变成狼后，你在我周围就会更自在些。”

“紧张和激怒可不是一回事儿。”

他紧紧瞪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走着，消遣的笑容开始退去，他眯着眼睛，在睫毛下变成了黑色，他的呼吸就和他奔跑时一样，开始加速，慢慢地，他倾着脑袋靠近我。我低下头，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

“都写在你的脸上了，”我提醒他。

他大声地笑起来又开始摇摆。“真的，今天晚上我不想和你的吸血鬼打架——我的意思是，其他任何的晚上，都可以。但是明天我们俩都有工作，而且我一刻也不能离开卡伦家族。”

突然，我感到一阵羞耻。

“我明白，我明白，”他回应道，并不理解我为什么如此。“你认为他会打败我。”

我说不出话来，留神想着，万一因为我的脆弱有人受伤了怎么办？但是，如果我很强壮，而且爱德华……我根本不敢想。

“你怎么了，贝拉？”刚刚还在假装开玩笑的他突然变脸，让我的雅各布跌入谷底，就好像摘掉了面具。“如果我说过什么话让你伤心，我知道的，我只是在开玩笑，那不意味着什么——嘿，你还好么？别哭，贝拉，”他恳求道。

我努力集中精力：“我没有要哭。”

“我说什么了？”

“不是因为你说的话，只是，恩，是我，我做了些……不好的事。”

他盯着我，满眼的疑惑。

“爱德华明天不会参加战斗，”我小声嘟囔解释道。“我让他留在我身边，我是个极大的胆小鬼。”

他皱眉不满：“你认为我们这样做不会奏效？他们会在这找到你？你是不是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儿？”

“不，不，我不是害怕那个，我只是……我没法让他去，如果他再不回来了……”我战栗着，紧闭双眼逃避着那个想法。

雅各布很安静。

我闭着眼睛，继续嘟囔：“如果谁受伤了，那都是我的错，即使没人受伤……我很害怕，我不得不，确保他待在我身边。我知道他不会怪我，但是我很清楚自己的容忍能力。”

他点点头，我慢慢睁开眼睛，难过地看到他冷酷表情。

“我真不敢相信他会让你求他不参加，不管为了什么我都不会错过的。”

我叹口气：“我知道。”

“尽管如此，那也代表不了任何事，”他突然又反说道。“那并不意味他比我更多爱你。”

“但是你不会留在我身边的，即使是我求你。”

他紧着嘴巴，我不知道他是否想否定，我们俩都明白实情。

“那只是因为我更了解你，”他最后说，“所有的事都向着不和谐的方向发展，即使你要求我，而我说不，你之后也不会为我疯狂。”

“如果所有的事都向不和谐的方向走，你可能是对的，我不会疯狂，但是在你离开的时间里，我会一直担心，杰克，发疯地担心。”

“为什么？”他粗暴地问，“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会在意呢？”

“别那么说，你知道你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很抱歉这不是你喜欢的方式，但是，那就是如此，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至少，你一直是，而且有时仍然是……当卸掉防卫时。”

他笑起来，是我最爱的笑容。“我一直是，”他保证道。“即使我没有……做得像我该有的那样，但我在内心，总会在你这儿。”

他嘲笑我，但是眼神又暗淡下来。“什么时候你也会最终承认自己爱上了我呢？”

“等你自己放弃的时候。”

“我不是说你不爱他，我不愚蠢，但同时爱上两个人不是不可能，贝拉，我见过的。”

“我不是什么异想天开的狼人，雅各布。”

他皱皱鼻子，我有些后悔刚才的话，但是他改变了话题。

“我们现在快到了，我能闻到。”

我有些宽慰地叹口气。

他曲解了我的意思。“我很想乐意放慢速度，贝拉，但是那样你就会在阴云下了。”

我们俩都抬头看看天空。

一团厚厚的紫黑色阴云从西面升起，压黑了一片片的森林。

“喔噢，”我嘟囔着。“你最好快点儿，杰克，在它到来之前你是希望先到家的。”

“我没有要回家。”

我盯着他，有些愤怒：“你不会是要和我们一起露营吧？”

“技术上来说，不是——不过，分享你的帐篷或是别的东西也不错，我喜欢暴风雨闻起来的味道，但是我不确定，你的吸血鬼是否会合作一些，但是，我会很大方地提供服务。”

“我本以为那是塞思的工作。”

“他会在明天战斗期间接手的。”

我安静下来，我瞪着他，因为突然的好斗又再次让争执激烈而烦恼。

“我不认为你有任何留下来的理由？”我建议道。“如果乞求呢？或者拿终身劳役或是别在什么来做交换呢？”

“诱惑，但是不行，不过，倒是很有兴趣看看企求那部分，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

“真的就没有，没有什么我能说的？”

“不是，除非你保证我能打个好仗，不管怎样，都是山姆发号施令，不是我。”

这话倒是提醒了我。

“爱德华有一天告诉过我一些事儿……关于你。”

他被激怒地说道：“那可能是个谎言。”

“哦，是么？那么，你不是狼群的第二号发令人？”

他翻着眼睛，惊奇地脸色都变黑了：“哦，那个啊。”

“你怎么能都不告诉我呢？”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呢？那不是什么大事儿。”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呢？那很有趣，所以，那是如何运作的？山姆是如何成为A的？而你……是B？”

对于我刚才的措辞，雅各布咯咯笑着。“山姆是第一个改变的，也是年龄最大的，让他统治是合情合理的。”

我皱眉不悦：“但是，那杰瑞德或者保罗不该排第二么？他们紧接着就改变了啊”

“好吧……那很难解释，”雅各布含糊其辞。

“试一试。”

他叹口气：“可能跟直系后裔有更多的关系，你明白么？有些老土，你的祖父是谁有什么重要的呢，是不是？”

我记起了很长时间以前雅各布对我说过的话，那是在我们都不了解狼人是什么之前。

“你不是说过伊法琏·布莱克是奎鲁特族最后的首领？”

“是的，很对，因为他排A。你明白吗，技术上来说，山姆现在是整个部落的首领。”

他笑笑。“疯狂的传统。”

我思考了一会儿，试图把所有的细节都链接起来：“但是你说过，人们更多的是听从你父亲的啊，因为他是伊法琏的孙子？”

“那又怎么了？”

“恩，如果是跟直系后裔有关联……那么，你不就该是首领么？”

雅各布没有回答我。他盯着逐渐黑暗的森林，好像他突然要集中精力想想他要往哪儿走。

“杰克？”

“不，那是山姆的工作。”他仍然盯着我们面前无尽的路途。

“为什么？他的亲生祖父是利瓦伊·乌利，对不对？利瓦伊也是A么？”

“只有一个A，”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利瓦伊是什么？”

“可能是B，我猜。”他嗤之以鼻。“就像我。”

“那确实合情合理。”

“那没什么重要的。”

“我只是想弄明白。”

雅各布最后盯着我糊涂的眼神，叹了口气：“是的，我是被假定为A了。”

我眯起眼睛：“山姆并不想退让。”

“很难讲，我也并不想获得提升。”

“为什么不呢？”

他皱着眉头，对我的问题感到很不舒服。好吧，也轮到他来感觉不安了。

“我不想要任何东西，贝拉。我不希望有任何的改变。我不想成为传说中的首领。我也不想成为狼人中的一员，更不用说领导者了。除非山姆要这么做否则我不会接受的。”

我长久的思索着他所说的话。雅各布没有解释。他又再次看向树林。

“但是我以为你会更快乐。你对此感觉良好，”我最终小声说道。

雅各布释然的低头微笑着看着我。“是的。这的确并不是太糟糕。有时还很刺激，就像明天要发生的那些事一样。但是一开始让我感觉像被卷入了一场你并不知道其存在的战争一样。没有其它的选择，你知道吗？并且它是如此的至关重要。”他耸耸肩。“不管怎么样。我想我现在很开心。这是件必须要完成的事，我能相信其他人去解决吗？所以最好还是对自己有信心。”

我看着他，对我的这个朋友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敬畏之情。他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加成熟。就像那天在篝火晚会上的比利一样，此刻他带着我从未怀疑过的领袖风范。

“雅各布酋长，”我小声说道，一边说一边带着微笑。

就在这时，我们周围的树刮得更激烈了，感觉就像从冰川上挂下来的，树木刮动的刺耳声在山脉间发出阵阵回声。尽管恐怖的乌云布

满天空，天色渐渐变暗，但是我还是看到一些白色斑点振动着翅膀从我们头顶飞过。

雅各布开始逐步加速，盯着地面竭尽全力的全速奔跑。我有些心甘情愿地蜷缩在他的胸口上，都是因为害怕这讨厌的暴风雪。

不一会儿，他就冲进了坚硬山峰的庇护的一侧，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小小的帐篷倚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更多的雪落在我们身边，但是风太大了雪很难积起来。

“贝拉！”爱德华宽慰的高声喊道，我们可以看到他正在那块空地上来回地走动着。

他突然闪到我的身边，动作如此的神速带起了一阵风，雅各布畏缩了一下，然后放我下来，爱德华没在意他的反应，给了我一个紧紧的热烈的拥抱。

“谢谢你，”爱德华越过我的头说道，他的声音是如此的诚恳。“比我想象的要快些，我真的表示感激。”

我转过头去看雅各布的反应。

雅各布只是耸耸肩，脸上没有一点儿友好的表情。“带她进去吧，情况有些糟糕——我的头皮有些发麻了，帐篷结实么？”

“我差一点儿就把它焊在岩石上了。”

“很好。”

雅各布抬头看看天——现在满天漆黑，还下着雨，有时还旋转散落一些雪花，他的鼻孔紧张起来。

“我要去变身，”他说。“我想知道家那边怎么样了。”

他把夹克挂在了一颗矮小的、满是树杈的树枝上，然后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漆黑的树林。

第22章 冰与火

风越刮越大，我感觉浑身疼痛。温度也越来越低，背包冰凉，我的夹克也感觉冰凉，我穿的严严实实，跺着脚，搓着靴子，但是还是没有暖和起来，怎么会这么冷呢？温度怎么还在下降？难道不该降到一定温度就平稳下来么？

"几几几几几——点点点——了？"我牙齿打颤着说道。

"2点，"爱德华回答。

爱德华坐在角落里，离我尽可能的远，他怕即使是呼气在我身上都会让我更冷，周围太黑暗，很难看清他的脸，但是的他的声音里却充满了焦虑，犹豫和失望。

"也许……"

"不，我很很很很很——好，真真真——的。我不想想想想——去去——外面。"

他刚才劝过我去外面跑跑，但是我害怕离开这个避难的地方，这里没有狂烈的暴风都这么冷，如果我们去外面跑跑那得有多糟糕。

而且那样也会浪费我们这个下午所有的努力，暴风雪停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安然无恙么？它会停下来么？现在可是没有一点儿要停止的意思，看来我得哆嗦一宿了。

我很担心设下的追踪路线会消失，但是他保证对于即将到来的怪物们来说，那还是非常清晰的。

"我能帮点儿什么么？"他几乎是祈求道。

我只是摇摇头。

在外面，雅各布在暴风雪里，不愉快地哼哼着。

"离离离—开开——这，"我又命令道。

"他只是担心你，"爱德华解释着。"他很好，他的身体能够适应这个。"

"他他他他——"我想说他该安静地离开，但都快把舌头咬下来了，话也没说出来。雅各布浑身都是厚实浓密的赤褐色的毛，好像比狼群里的其他人更适应暴风雪，这真让人好奇。

雅各布抱怨地高声嚎叫。

"你认为我该做点儿什么呢？"爱德华咆哮道，因为过于焦虑，说话也不那么客气了。"带她穿过暴风雪么？我看你也没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你不去拿个加热器或别的什么呢？"

"我没没没没事儿，"我反对道，跟爱德华的抱怨声和外面的哀嚎声相比，我没法说服任何人。帐篷被风刮得直摇晃，我也跟着颤抖起来。

突然一声哀嚎穿破凛冽的寒风，我捂住耳朵，爱德华皱着眉头。

"那是非常不必要的，"他抱怨着。"而且这是我听过最糟糕的主意，"他更大声地喊道。"至少要比你提出来的要好的多，"雅各布回答道，他说话了，我非常惊讶，"拿个加热器，"他嗤之以鼻，"我不是瑞士救护犬。"

暮光之城-月食（下）

我听到帐篷的拉链从外面被拉下来。

雅各布钻进帐篷，带来一股冷空气，一些雪花落在了帐篷口，我突然颤抖起来，就像地震了一般。

“我不喜欢这样，”爱德华趁杰克拉上帐篷拉链时嘶嘶地抱怨道。“给她大衣，然后出去。”

我艰难地辨别着——雅各布手里正拿着那件挂在帐篷外树上的大衣。

我试图想问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我却只说出了：“什什什什——，”颤抖的太厉害了，让我不自觉地闭上了嘴巴。

“大衣明天穿吧——她太冷了，没法捂热它来暖和自己的，都冻上了。”他把它扔在了门口。“你说她需要一个加热器，我就是，在这儿了。”雅各布在帐篷允许的范围内，大大伸展着胳膊，就像他平常以狼身在周围巡逻一样，总是赤裸着——只穿件运动裤，没有衬衫，没有鞋子。

“杰-杰-杰-杰-杰克，你会冻冻冻冻坏的，”我尽量抱怨道。

“不会是我的，”他愉快地说。“我最近没跑那么多，不会让你热的流汗的。”

爱德华咆哮抱怨着，但是杰克根本不理睬，相反，他慢慢移到我旁边，拉开我的睡袋。爱德华的手突然紧紧地扣住他的肩膀，制止他，雪白的手映衬在黝黑的皮肤上。雅各布收紧下巴，鼻孔微张，因为这冰冷的一触，身体反感的畏缩了一下，胳膊上的一条条的肌肉自动地紧张起来。

“把你的手从我身上拿开，”他紧闭着牙齿抱怨道。

“把你的手从她身上拿开，”爱德华阴郁地回答道。

“别别别——打架，”我恳求说，我又颤抖了一下，感觉牙齿就要碎了，它们猛烈的撞击着。

“我敢肯定，如果她的脚趾变黑，开始慢慢昏过去的时候，她会非常感谢你的，”雅各布咄咄逼人。

爱德华犹豫了一下，然后松开手，慢慢回到了刚才他待着的角落里。

他嗓音沉闷地恐吓道：“看好你自己。”

雅各布嘿嘿地笑起来。

“往旁边靠一点儿，贝拉，”他说着，拉开了睡袋。

我愤怒地瞪着他，难怪刚才爱德华会有刚才的反应。

“不不不不——，”我试着反抗。

“别那么愚蠢，”他突然激怒地说道：“你不想要十个脚趾头了？”

他挤进了根本没有多少空间的睡袋，然后拉上拉链。

但是我没法反对——我没有再多的想法了，他如此的温暖，手臂环抱着，让我紧紧地靠在他赤裸地胸前，这热量真是无法抵抗，就像长时间在水下的气泡会自然上升一样，当我把冰凉的手指放在他的皮

肤上时，他蜷缩了一下。

“天哪，你可真凉，贝拉，”他抱怨道。

“对对对——对不起，”我结结巴巴地说。

“放松一些，”因为我突然的打颤，他便建议道。“你一会儿就会暖和了，当然，如果你把衣服脱了你会暖和的更快些。”

爱德华突然机警地咆哮着。

“这只是个简单的事实，”雅各布辩护道。“本能，一对一。”

“闭，闭嘴，杰克，”我很生气，虽然身体拒绝离开他。“没没没谁真的需需需需要所有的十个脚脚脚趾。”

“不用担心那个吸血鬼，”雅各布自鸣得意地建议道。“他只是嫉妒。”

“我当然嫉妒。”爱德华克制自己，嘟囔着，声音如天鹅绒般，非常悦耳。“你根本不了解我是多么希望做这件此刻你正为她做的事情，杂种狗。”

“这是运气好，”雅各布轻松地说，但是声音又酸酸地说道：“至少你知道她希望在这儿的是你。”

“当然，”爱德华表示同意。

他们一直在斗嘴，而我颤慢慢抖得没那么厉害了。

“现在，”雅各布高兴地问：“感觉好点了没？”

我终于可以清楚地说话了：“是的。”

“你的嘴唇还是青的，”他若有所思地说。“希望我也暖和暖和它们么？只要你一句话。”

爱德华深沉地叹口气。

“规矩点儿，”我抱怨道，把脸对着他的肩膀，当我冰冷的皮肤碰到他时，他又蜷缩了一下，因为这个小小的报复，我满意地的微笑。

我已经很暖和了，睡袋也非常舒服，雅各布身体的热量就好像是从各个方向发散出来了——也许是他把我抱得太严实了。我脱下靴子，把脚趾贴在他的腿上，他突然跳动一下，然后又倾着脑袋，让他那滚烫的脸颊贴在我冰冷麻木的耳朵旁。

我发现，雅各布的身上有股木头的麝香味儿——它很适合现在的环境，这里，森林的中间，闻起来不错。我怀疑是否卡伦家族和奎鲁特狼族只是因为偏见才厌恶彼此的气味，不过我闻起来大家都很不错。

暴风雪就像猛兽一般对着帐篷咆哮，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担心了，雅各布不那么寒冷了，我也是。而且，我已经筋疲力尽到没心思再担心了———一夜没睡已经很累了，而且因为肌肉的抽搐让我浑身酸疼。

身体渐渐缓和起来，渐渐放松下来，也越来越没精神了。

“杰克？”我有些困意地嘟囔着。“我能问你些事儿么？我不是傻瓜或是别的什么，我只是好奇。”这些话他在我家厨房也跟我说

过——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了啊?

“当然，”他咯咯地笑着，也想起来了。

“为什么你的毛要比你的伙伴要多？如果觉得我很粗鲁，你可以不用回答。”我不并了解什么样的礼节才适合狼人的文化。

“因为我的头发更长些，”他愉快地说——至少，我的问题没有触犯到他。他摇摇脑袋，这样他那蓬乱的头发就落他下巴那儿，碰得我的脸颊痒痒的。

“哦，”我对此惊讶，但是他说的确实合情合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加入狼群之前，都要剪成平头。“那么你为什么不剪掉呢？你喜欢毛烘烘的？”

他这次没有立刻回答，但是爱德华却压着嗓子笑。

“对不起，”我突然打个哈气，“我不是窥探，你没必要告诉我。”

雅各布厌烦地说：“哦，不管怎样他都会告诉你，所以没关系……我留着长头发是因为……觉得你好像喜欢我留长头发。”

“噢。”我感觉有些尴尬。“我，恩，怎么我都喜欢，杰克，你没必要让自己——不方便。”

他耸耸肩。“结果是，它今晚很方便，所以，别担心了。”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随着周围越来越安静，我的眼皮也越来越沉，最后闭上了，然后呼吸也慢下来，甚至更慢。

“很不错，亲爱的，睡觉吧。”雅各布小声说。

我叹口气，满意地，已经没多少意识了。

“塞思到了，”爱德华对雅各布低声说，突然，我明白了外面正在嚎叫的原因。

“非常好，现在你可以关注些别的事儿了，我会替你照看好你女朋友的。”

爱德华没有回答，但是我昏昏地呻吟着抱怨道：“别吵了。”

然后就安静了，至少帐篷里是。在外面，寒风凛冽，暴风在树丛间疯狂的刮着。帐篷摇晃的太厉害，根本没法真的睡着，支架也在摇晃，发出响声，总会在快要睡着时又突然把我拉回潜意识的边缘。那只稚嫩的狼在外面暴风雪中忍受着，我感觉真的很抱歉不安。

在我等着再次进入睡眠时，思想有些漫游混乱，这温暖的小空间让我怀念起过去和雅各布在一起的时光，回忆起我是那么习惯于他就是我的小太阳，他的温暖让我空洞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那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他就在这儿，又一次温暖了我。

“拜托！”爱德华嘶嘶地反对说。“你就不介意么？”

“什么意思？”雅各布抱怨着，很是惊奇。

“你就不能试图控制一下你的思想？”爱德华愤怒地低沉的抱怨道。

“没人让你必须得听。”雅各布嘟囔挑训道，但还是有些局促不

安。“从我的脑袋里滚出去。”

“我希望我能，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幻想有多么大声，就像你在冲我喊。”

“我会尽量小声的，”雅各布讽刺挖苦地抱怨道。

接着又是一会儿让人感到安慰的宁静。

“是的，”爱德华突然没头没脑的低声抱怨，我勉强听清。“我也嫉妒那个。”

“我料想到会那样的，”雅各布得意洋洋地说。“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是差不多的，不是么？”

爱德华嗤之以鼻。“你做梦。”

“你知道，她仍然可以改变主意，”雅各布嘲弄他。“想一想我能为她做的所有的事，而你却不能做到。至少，没有杀死她。”

“睡觉去吧，雅各布，”爱德华抱怨。“不要激怒我，你正惹我厌烦。”

“我想我会的，我真的非常惬意。”

爱德华没有回答。

阻止他们谈论似乎已经太晚了，就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这个谈话让我感觉像在梦境中，根本没法确定自己是否是清醒的。

“也许我会的，”片刻后，爱德华回答着我听不到的问题。

“但是你会老实地说么？”

“你可以问问看。”爱德华的音调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一个笑话。

“当然，你可以看清我的想法——让我也看看你的，今天晚上，只是为了公平，”雅各布说。

“你满脑袋的问题，想让我回答哪一个？”

“嫉妒……已经吞噬你自己了，你看起来对自己并没有那么自信，除非你根本没有感情。”

“当然，”爱德华表示同意。“就是现在，感觉非常糟糕，只能勉强控制自己的声音。当然，那甚至会更糟糕，如果她离开了我，和你一起，而我再也看不到她。”

“你是不是总是思考这个？”雅各布低语。“当她不在你身边，你是不是很难集中精神？”

“是，也不是，很难说。”爱德华说，他好像决定坦然面对。“我的思想跟你们的很不一样，我可以同时思考很多事，当然，那也意味着当她安静时，若有所思时，我总会想到你，总会怀疑是否她在想着你。”

他们俩同时安静了片刻。

“是的，我总是猜她在想你，”爱德华小声回应着雅各布的想法。“比我能接受的次数要多，她担心你会不开心。并不是说你不知道这一点。你也常常利用这一点。”

“我不能不尽我所能，”雅各布低声说，“我并不像你那么有优

势——优势就是她清楚她爱你。”

“那很有用，”爱德华温柔地表示同意。

雅各布挑训道：“你知道么，她也是爱我的。”

爱德华没有回答。

雅各布叹口气：“但是她不知道。”

“我没法说你是不是对的。”

“那让你烦恼么？你是不是也想清楚她在想什么？”

“是……也不是，不好说。她更喜欢这种方式，尽管，这有时会把我逼疯，但我宁愿让她开心。”

寒风撕咬着帐篷，把它摇晃地好像地震了。雅各布保护似地抱紧我。

“谢谢你，”爱德华小声说。“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我很感谢你在这儿，雅各布。”

“你的意思是，‘如同我非常想杀了你一样，我也很高兴她现在很暖和，’对么？”

“并不是个自在的休战协定，对么？”

雅各布的声音突然有些沾沾自喜。“我明白你和我一样嫉妒的发疯。”

“我没那么愚蠢，像你那样感情冲动，这对你没有帮助，你知道的。”

“你比我更有耐心和容忍力。”

“应该的，我用了一个世纪才锻炼来的，用了一个世纪来等她。”

“所以……是基于哪一点，你来施展那特殊的忍耐力呢？”

“看她在做出决定时的困难程度，平时控制起来并没有这么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会很容易地抑制住自己……对你的不礼貌的情绪，有时我觉得她能看透我，但是我不确定。”

“我认为你只是害怕，如果你真的逼迫她做出决定，她也许选的不是你。”

爱德华没有立即回答：“那是一部分原因，”他最后承认道。“但是只是一小部分，我们都有拿不准的时候。多半我担心的是，她偷偷溜去看你会让自己受伤，但是之后我已经接受了，她和你在一起基本是安全的,就像她平时那样.看起来最好还是不要把她逼近死胡同。”

雅各布叹口气：“我已经告诉过她这些，但是她从来都不相信我。”

“我知道。”听起来爱德华在微笑。

“你认为自己了解所有的事，”雅各布嘀咕着。

“我看不清未来，”爱德华说，声音突然缺乏自信。

接着是很长的一段停顿。

“如果她改变了主意，你会怎么办？”雅各布问道。

“我也不清楚。”

雅各布安静地咯咯笑着：“你会试着杀了我么？”他又在嘲弄，好像怀疑爱德华没有这个能力。

“不。”

“为什么不？”雅各布仍然讽刺的说。

“你真的认为我会用这种方式来伤害她么？”

雅各布犹豫了片刻，然后叹口气：“是啊，你是对的，我知道应该那样，但是有时候……”

“有时那是个有诱惑力的想法。”

雅各布把脸埋在睡袋上捂着自己别笑出来：“确实是，”他最后表示同意。

这可真是个奇怪的梦，我怀疑是不是那凛冽的寒风让我想象出了所有的低声对话，因为只有寒风在尖叫着。

“那会是怎样的？失去她的感觉？”雅各布在片刻的安静后问道，他粗哑的嗓音里没有一点儿的幽默。“当你认为你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她？你是怎么……处理的？”

“对我来说，很难谈论这个话题。”

雅各布等待着。

“有过两个困难时期。”爱德华一字一字的清晰说着，“第一次，我认为我可以离开她……那……几乎是可以容忍的。因为我认为她会忘了我，就好像我从没接触过她的生活。只要我离开6个月，实现我的诺言，不再干预她的生活。本来就要接近了——我在挣扎，但是我知道我不会坚持住的，我会回来的……只是回来看看她。无论如何，那都是我能给自己的交代。而且，如果发现她很理智，很开心……我会乐意让自己再次离开的。

但是她并不开心，我得留下来。当然，那也是为什么她劝服我明天留在她身边的原因。你之前不是在怀疑么，是什么动摇了我……她是为了什么而内疚。那提醒了我，当我离开的时候，她都感受到了什么——如果我再离开她还会怎么样。她非常害怕面对这些，但是她是对的。我永远都无法弥补，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停止努力。”

雅各布没有回应，很安静，听着外面的暴风或是消化着刚才他听到的话，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那另外一次呢——当你认为她已经死了？”雅各布小声说。

“是啊，”爱德华回答着一个不同的问题。“对你来说，可能是那种感觉，不是么？你看待我们的方式，可能你再也没法把她看做贝拉了，但那就是她将来的样子。”

“那不是我刚才问的。”

爱德华很快到刚才难过的嗓音，艰难地说道：“我没法形容，很难用言语表达。”

雅各布收紧抱着我的双臂。

“但是你离开了，因为你并不想把她变成吸血鬼，你希望她是个

人类。”

爱德华慢慢地说道：“雅各布，就因为这第二次，我才意识到我很爱她，我清楚只有四种可能。第一种选择，对贝拉来说是最好的，可能会奏效的，如果她对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感情的话——如果她不在乎我，继续她的生活的话。我会接受的，尽管那不会改变我的痛苦的感觉。你认为我是一个……活着的石头——坚硬而冰冷。那是事实，我们过着我们的生活，几乎没有机会体验真正的改变，当一切发生了，就是当贝拉进入我的生活，一切都无法挽回的改变了，没法回头了……”

“第二种选择，也许我最初的选择，就是陪着她度过她人类的一生，对她来说并不是个很好的选择，把一生浪费在一个无法变成人类的人的身上，但是，那确实是我最容易面对的一个选择。从一开始就想好了，当她死去的时候，我也会想办法死去。60年，70年——对我来说，那似乎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但是之后证明了，让她如此接近我的生活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一切都好像是错误的。任何危险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很恐慌，如果在她是人类时，我也许没法待在她身边度过这六十年。”

“所以我选择了第三种选择。你知道的，结果证明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我选择让自己远离她的世界，希望以此迫使她接受第一种选择，但是那没有奏效，而且还差点儿杀死我们俩。”

“为什么我不考虑第四种选择就离开呢？那是她想要的——至少，她认为自己想要。我已经试着拖延了，给她时间让她找到一个理由去改变自己的主意，但是她非常的……固执。你知道的。我很幸运还能再拖延几个月。她很害怕变老，而且她的生日就在9月……”

“我喜欢第一种选择，”雅各布自言自语。

爱德华没有回应。

“你是很清楚我有多讨厌接受这个的。”雅各布慢慢地抱怨道，“但是我明白你是真的爱她……用你的方式。无论如何我都没法争论。”

“考虑一下，我认为你不该放弃第一种选择的，还没到时候。她是有机会好起来的，在那之后，你明白的，如果她3月的时候没有跳下悬崖……而你再等上6个月回来看她……那么，你就会发现她会很开心，我本来有个很好的策略。”

爱德华嘿嘿笑起来。“没准会奏效，一个欠缺考虑的计划。”

“是啊，”杰克叹口气。“但是……”突然他的快速的低语，话语有些混乱。“给我一年时间，爱德华。我真的认为我会让她开心的。她很固执，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但是她会好起来的。她之前本会治愈的，而且她会是人类，和查理，蕾丝在一起，她会成熟起来，将来会有孩子……会是真正的贝拉。”

“你要是足够爱她，就该看到这个计划的益处。她认为你是非常宽宏大量的……不是么？你就不能考虑下，我比你更适合照顾她？”

“我已经考虑过了。”爱德华平静地回答。“在很多方面，你都比其他人类更适合照顾她。贝拉需要照顾，而你很强壮，可以保护她不伤害自己，保护她不受其他阴谋的危害。你已经做过那些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一直感谢你的——永远——当然以先死去的人为准……”

“我甚至问过爱丽斯是否会看到这些……看到贝拉是否会选择跟你一起，但是她看不到，当然。她看不到你，而贝拉又是如此的坚定自己的信念，到目前为止是如此的。”

“但是我不会再傻到重复以前的错误，雅各布。我不会再尝试迫使她接受第一种选择，只要她要我，我就会在这儿。”

“但是如果她决定要我呢？”雅各布表示异议。“好的，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会让你看到的。”

“我会让她走。”

“仅此而已？”

“说实话，我从没让她知道那对我来说是多么困难，是的，但是我会监视的。你瞧，雅各布，你总有一天会离开她，就像山姆和艾米丽，你别无选择，我会一直在旁边看着的，期待着它的发生。”

雅各布平静地嗤之以鼻：“那么，你比我期盼的给予了更多的公正……爱德华。谢谢你的肺腑之言。”

“就像我说的一样，虽然感谢你今晚陪伴着她，但这种感觉却很奇怪的。我只能做这些了……你知道么，雅各布，如果我们不是天生的敌人，或是不试图抢夺我存在的理由，我没准真的很喜欢你。”

“也许……如果你不是试图毁了我心爱女孩儿的可憎的吸血鬼……那么，不，即使不那样也不喜欢。”

爱德华嘿嘿笑起来。

“我能问你些事儿么？”爱德华片刻后说道。

“你还用问么？”

“我只能听到你所想的，只是一个故事，有一天贝拉好像不愿对我提起，一些关于第三夫人……？”

“那怎么了？”

爱德华没有回答，听着雅各布脑袋里的讲述，在黑暗中只能听到他低沉的喘息声。

“怎么了？”雅各布又问道。

“当然，”爱德华有些激动。“当然！我真的希望你的兄长们也保留了这个故事，雅各布。”

“你不喜欢那些被描绘成邪恶的吸血鬼们？”雅各布讽刺道。“你知道的，他们确实很邪恶，过去是，现在也是。”

“我真的并不在意那部分，你难道猜不到贝拉会认同哪个角色么？”

雅各布想了一会儿。“噢，恩，第三夫人，好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她想到圆形场地那，尽自己所能，做些什么。”他叹口气。“这是我明天要陪着她的第二个原因。当她想要什么时，总是很有创造力。”

“你知道，你的军事兄弟给她出的主意可是跟那个故事起的作用一样哦。”

“任何一方面都是没有危害的，”爱德华和解般低语道。

“那这个休战协议什么时候结束？”雅各布问。“黎明的时候？还是等到战争结束之后？”

他们俩都停顿下来思考着。

“黎明的时候，”他们同时小声说道，然后都安静地笑起来。

“睡个好觉，雅各布，”爱德华低声怨道。“珍惜这一刻。”

然后又安静下来，帐篷也安静了一会儿，狂风最终还是没有征服我们，它放弃了。

爱德华轻柔的抱怨道：“我并不完全是那个意思。”

“对不起，”雅各布嘟囔着。“你可以离开，你明白的——给我们点儿隐私。”

“你需要我帮助你睡着么，雅各布？”爱德华暗示道。

“你可以试试啊，”雅各布毫不担心地说道。“真想看看到底谁会离开，不是么？”

“别逼我，小狼，我的忍耐力可不是那么完美。”

雅各布咯咯地低声笑着：“如果你不介意，我现在真不想动弹。”

爱德华开始自言自语地哼唱着，比平时的声音要大一些——可能是试图掩盖雅各布的想法，我是这么以为的。但是他哼的是我的摇篮曲，而且，尽管这个嘶嘶低语奇怪的梦让我越来越不舒服，但是我的意识却越来越模糊……也许做其他的梦，感觉会好一些吧……。

第23章 魔鬼

清晨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很亮了——甚至在帐篷里，都是阳光耀眼。我正流汗，正如雅各布预言的。雅各布正在我耳边轻轻地打鼾，他的双臂仍旧紧紧地抱着我。

我动动脑袋，把脸挪开他那滚热的胸膛，寒冷的早晨让我潮湿的脸庞感觉一阵刺痛。雅各布还在睡梦里叹着气，双臂无意识地又收紧了。

我扭转着，根本没法挣脱，支撑伸着脑袋寻找……

爱德华正盯着我，我们目光相对，他表情平静，但是眼神中却无法隐藏住悲伤。

“外面有没有暖和一点儿？”我小声问道。

“有一点儿，但是我觉得今天不会再暖和了。”

我试着够大拉链，但是根本松不开我的手。我用尽全力，挣脱着雅各布僵硬的重量。他嘟囔下，接着睡着了，手臂又收的更紧了。

“帮下忙？”我轻声地问。

爱德华微笑着：“你是要我把他的胳膊卸掉么？”

“不，谢谢，让我出来就好了，我快要中暑了。”

爱德华迅速而又突然地拉开了睡袋拉链，雅各布一下就掉出来，他赤裸的后背贴在了冰冷的地面上。

“嘿！”他抱怨道，眼睛刷地睁开了，本能地，他翻身离开地面，压倒在我的身上，他太重了，简直让我无法呼吸。

接着重压就消失了。雅各布撞到了帐篷的柱子上，帐篷开始震动，我也感觉到了那股撞击力。

四周开始爆发出咆哮声。爱德华俯蹲在我身前，我看不到他的脸，但是胸膛里发出了愤怒地咆哮，雅各布也半蹲着，浑身颤抖，呲着咬紧的牙齿嘶吼着，在帐篷外，塞思·克里尔沃特凶狠的咆哮声在山谷里回荡。

“停下来，停下来！”我叫嚷着，慢慢爬到他们俩之间，但是空间太小了，我都不用拿手抵住他们俩的胸前。爱德华用手环住我的腰，要把我拉开。

“停下来，现在，”我警告他。

在我的安抚下，雅各布开始冷静下来，嘶嘶的咆哮声越来越低，但是他还是呲着牙，眼睛紧瞪着爱德华。塞思还在外面咆哮着，他发出长长的吼叫声，与安静的帐篷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雅各布？”我问，直到他的眼神看着我：“你受伤了么？”

“当然没有！”他嘶嘶地说。

我转向爱德华，他正盯着我，表情凝重又愤怒。“这样可不好，你得道歉。”

他瞪大了眼睛，满是愤慨：“你在开玩笑……他刚才压到你了！”

“因为你让掉在地上了！他不是故意的，他也没弄伤我。”

爱德华哼哼抱怨着，很反感，慢慢地，很不友善地抬起头瞪着雅各布：“我很抱歉，狗狗。”

“一点儿也没伤着，”雅各布说着，声音里带着嘲弄。

现在还是很凉，虽然没有之前那么冷，我抱紧双臂放在胸前。

“这儿，”爱德华说，他也平静下来了，拿起门口的大衣披在了我外套上。

“这是雅各布的，”我反对说。

“雅各布有皮毛外套，”爱德华暗示道。

“如果你不介意，我还得再用会儿睡袋，”雅各布无视他，绕过我们爬进睡袋。“我还没准备好起床呢，昨晚这觉可不是我睡得最好的一晚。”

“那可是你的主意，”爱德华冷漠地说。

雅各布蜷缩起来，已经闭上了眼睛，打着哈欠：“我可不是在否定这是我度过最好的一晚。只是我没睡多久，我以为贝拉不会安静下来呢。”

我有些畏缩，不知道自己睡着时都说了些什么，各种可能都让我毛骨悚然。

“很高兴你很享受。”爱德华嘟囔着。

雅各布的黑眼睛忽地就睁开了：“那么，难道你昨晚过得不好么？”他嘲弄地问道。

“那并不是我这辈子最糟糕的一晚。”

“进前十名的排行榜了么？”雅各布故意愚弄道。

“可能吧。”

雅各布微笑道然后闭上眼睛。

“但是，”爱德华继续说，“如果我可以代替你昨晚的位置，那将会是我这辈子睡得睡得最好的一晚，真让人向往。”

雅各布愤怒地睁开眼睛，僵直地坐起来，肩膀紧张。

“你知道么？我觉得这里真是太拥挤了。”

“完全同意。”

我胳膊肘顶了下爱德华的肋骨那……可能只会让自己身上出现淤青。

“那么，估计我得过会儿再睡了。”雅各布做了个鬼脸。“我得去跟山姆谈谈。”

他抵着膝盖爬到门口，猛地落下拉锁。

我的脊背和胃里一阵刺痛，突然意识到，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了，他正回去山姆，回到和残忍的新生儿吸血鬼战斗的队伍里。

“杰克，等等——”我伸手够着他，手却只够到他的胳膊。

在我还没抓紧的时候，他就抽出了手臂。

“求你，杰克？你就不能留下来？”

“不能。”

他的声音是如此的坚定而又冷酷。我知道自己的脸上肯定满是痛苦，因为他呼了口气，强挤了个微笑。

“不用担心我，贝拉，我会没事的，就像我平时一样。”他勉强笑笑。“再说，你认为我会让塞思代替我么——让他享受所有的乐趣，还夺去了我的荣誉么？对不对。”他嗤之以鼻。

“小心……”

话还没说完，他就猛地出了帐篷。

“休息一会儿，贝拉，”我听到他在拉上帐篷的时候说道。

我想听到他离开的脚步声，但是异常的安静，没有风声，只能听到早晨远处山林里鸟儿的歌唱，雅各布现在一定是在安静的离开。

我裹紧衣服，倾靠在爱德华的肩膀上，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交谈。

“还要多久？”我问。

“爱丽斯告诉山姆应该是在一小时之后，”爱德华说着，声音轻柔又暗淡。

“我们呆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

“不管发生什么，”他同意道，眼睛收紧。

“我明白，”我说。“我也很担心他们。”

“他们知道该如何把握的，”爱德华向我保证，故意让嗓音温柔：“只是讨厌错过这些乐趣。”

又说是乐趣，我有些无奈。

他手臂围着我的肩膀：“别担心，”他要求道，然后亲亲我的额头。

仿佛没有办法逃避。“好的，好的。”

“想我帮你分散注意力么？”他呼吸着，冰冷的手指沿着我的颧骨滑走。

我无意识地颤抖了下。清晨还是非常寒冷。

“也许现在不是时候，”他对自己回答，把手拿开了。

“还有别的方法来分散我的注意力。”

“你想要那种方法？”

“你可以给我讲讲你最美好的十个夜晚，”我建议道。“我很好奇。”

他笑了，“猜猜吧。”

我摇着脑袋：“有太多我不了解的夜晚了，起码有一个世纪。”

“我会帮你缩小范围，所有我最好的夜晚都是在遇到你之后。”

“真的？”

“当然，真的——不过范围也是相当广的。”

我想了想。“我只知道自己的。”承认道。

“没准是一样的呢，”他鼓励道。

“好吧，排第一的晚上，就是你留下来那个晚上。”

“是啊，那是也我的第一晚上。当然，你没有意识到我最喜欢的

那个部分。”

“没错，”我想起来了。“那晚我也在说梦话。”

“是的，”表示同意道。

我突然感到脸颊发烧，不知道自己睡在雅各布怀里都说了什么，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自己都梦到什么了，或者自己根本就没有做梦。

“我昨晚说了什么梦话？”我的声音小到自己都听不见。

他耸耸肩没有回答，我畏缩了一下。

“是不是不太好？”

“也没有特别糟糕，”他叹口气。

“求你告诉我吧。”

“大部分是在喊我的名字，就像平常一样。”

“那确实不太糟糕，”我小心翼翼地表示同意。

“不过后来的时候，你开始嘟囔些诸如‘雅各布，我的雅各布。’之类的废话。”即使他的声音那么低，我都感觉他有些伤心，“你的雅各布相当享受这部分。”

我伸着脖子，用嘴巴亲亲他的下巴，看不见他的眼睛，他仰着头盯着帐篷顶。

“对不起，”我很小声嘟囔道。“那只是我区别对待的方式。”

“区别对待？”

“就像区别对待哲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同样区别对待我喜欢的雅各布和在让我烦透了的雅各布，”我解释着。

“确实合情合理，”他轻声地安抚道。“讲讲另一个你喜欢的晚上吧。”

“从意大利飞回家的那个晚上，”

他突然皱起眉头。

“这和你的不同，对么？”我疑问道。

“不，事实上，也是我那些晚上中一个，但我惊讶的是，它也在你的清单上，对我内心的惭愧，是不是给你留下了可笑的印象？我几乎要在飞机一打开的时候冲出去的啊？”

“是的，”我微笑着，“但是，你还是到那儿啊。”

他亲吻我的头发。“你给我的爱比我应得的要多。”

他这样说，让我很开心。“下一个应该是意大利回来的第二个晚上，”我继续着。

“是的，那个在清单上，你真的很风趣啊。”

“风趣？”我反对道。

“我没想到你的梦会如此生动，让我花那么长时间才能说服你让你相信自己是清醒的”

“我也不确定，”我抱怨道。“你看起来比真实的更像是个梦境。现在，也给我讲一个你的，我猜到了你最喜欢的一个晚上吗？”

“不——应该是两个晚上前，当你终于答应嫁给我。”

我做个了鬼脸儿。

"那不在你的清单上么？"

我回想着他亲吻我的方式，我得到的让步，我改变了主意。"不……它在清单上，但是我有保留意见。我不懂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呢，你已经永远地拥有我了啊。"

"从现在开始再过一百年，当你透过足够的观察力来审视这个问题时，我就会向你解释的。"

"我会提醒你来解释的……一百年后。"

"你现在暖和么？"他突然问。

"我很好，"我向他保证，"为什么？"

在他没回答之前，帐篷外原本安安静静的，突然被一声痛苦的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划破，咆哮声碰撞着山峰赤裸的岩石表面，空气中到处充斥着刺耳的声音。

这嘶吼如同龙卷风一样撕裂了我的心，如此强烈，我从未听过这么伤心的痛哭声，这声音又如此熟悉，就好像是我自己发出来的，我立刻就认出来了，也明白声音中那悲伤的含义。不管雅各布是人形还是变成狼的时候，这嚎叫声都别无两样。对我来说，我都能听懂。

雅各布就在附近，他刚刚听到我们说的每句话，雅各布正在挣扎地痛苦着。

嚎叫转化成特别的啜泣声，然后一切又变得安静起来。

我听不到他安静的逃离的声音，但是能感觉到，自己之前错误地以为他不在附近。

"因为你的加热器达到了他忍受的极限。"爱德华安静地回答。"休战结束，"他又说道，声音如此低沉，我不确定这话到底是不是他说的。

"雅各布一直在听，"我喃喃道，根本不是个问题。

"是的。"

"你知道的。"

"是的。"

我眼神放空，非常迷茫。

"我从没保证要公平战斗，"他安静地提醒着我。"而且他有必要知道。"

我深深把头埋在手里。

"你生我的气了？"他问道。

"不是你，"我抱怨道。"我觉得自己很可怕。"

"别折磨自己。"他恳求着。

"好的。"我痛苦地同意道。"我应该保留着力量更多地折磨雅各布，我不想看到他毫发无损的样子！"

"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觉得那还重要么？"我强忍着泪水，嗓音明显听得出来。"你觉得我还会在乎那是不是公平的或者他有被足够的警告了么？我正在伤害他，每次我在他身边，我都会让他受伤。"我的声音越来越

大，有些歇斯底里。“我是个可怕的人。”

他紧紧地抱着我。“不，你不是。”

“我是！我到底是怎么了？”我挣扎着，挣脱着，他松开我。“我必须找到他。”

“贝拉，他已经走远了，外面很冷。”

“我不在乎，我不能只待在这儿。”我脱下雅各布的大衣，穿上靴子，僵直地爬到门口，腿有些麻木。“我必须……必须……”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了，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但自己还是拉开了帐篷拉锁，爬了出去，外面一片明亮，一片雪地。

经过昨晚狂暴的暴风雪，现在外面的雪已经比我想象的要少了很多，也许被吹走的要比融化掉的要多，东南面的雪在阳光下显得明晃晃的，飘飞的雪花刺痛着我的模糊的眼睛。空气还是那么的刺骨，但在阳光的照耀下要显得平和一些了。

在一颗茂盛的云杉树下的阴影里，塞思·克里尔沃特正趴伏一堆干燥的松针叶里，爪子扒在脑袋上。后脊上竖起了沙黄色的皮毛，银亮亮的雪反射着他瞪大的眼睛，他紧盯着我，我知道，他在指责我。

在我摇摇晃晃地朝树林走去时，我知道爱德华跟在我后面，虽然听不到，但是阳光照在他身上，反射出的炫目亮光，照到我的前面，直到我接近森林边缘的阴影时，他才阻止住我。

他攥着我的左手腕，不理睬我的挣脱。

“你不能去追他，今天不行，已经快到时间了，不管怎样，要是让自己丢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扭转着手腕，没有任何办法。

“我很抱歉，贝拉，”他喃喃地说。“我很抱歉我那样做。”

“你没有做任何事，都是我的错，是我造成的，我总是把事情搞砸，我本该……当他……我不能……我……我……”我呜咽地说不出话。

“贝拉，贝拉。”

他紧紧地环抱着我，我的泪水浸湿了他的衬衫。

“我应该……告诉他——我该——说的——”怎么做？怎么做才能挽回？“他不该——不能这样知道的。”

“你是否希望我能不能让他回来，这样你可以跟他谈谈？还是有一点儿时间的。”爱德华低语，掩饰着声音里的痛苦。

我埋在他的胸口点点头，不敢看他的表情。

“待在帐篷里，我一会儿就回来。”

他松开了胳膊，一下子就消失了，我抬起头看看，他已经走了，剩下我一个人。

我心里又一阵抽泣，今天我伤害了每个人，难道我做任何事都会搞得一团糟吗？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伤心，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

的，只是，没想到雅各布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没有了以往的粗鲁的自负而是极度的痛苦，他的悲伤仍困扰着我，困扰着我胸膛内某个深深的地方。这是不同的痛苦，这痛苦伤害了雅各布，也伤害了爱德华。雅各布不是平静离开的，虽然我看不到，但仍能体会，这是唯一能确定的。

我是这么自私，是这么伤人，我困扰着所有我爱的人。

我就像《呼啸山庄》里的卡西，只是我的选择要比她的更好，没有邪恶，没有软弱，但是我处在这个位置上，哭泣着，我没有任何办法让事情朝对的方向发展，就像卡西一样。

我不能允许这伤害再影响我的决定，太微弱了，也太晚了，但是现在我得做正确的事，也许对我来说已然如此，也许爱德华不能带回他，到那时我得接受，还得继续我的生活，爱德华再不会看到我为雅各布·布莱克流泪，不会再有泪水了，现在我就在用冰冷的手指抹去残留的眼泪。

但是，如果爱德华带回了雅各布，要是那样，我必须得告诉他离开吧，再不要回来。

为什么这么痛苦？比对我其他的朋友，安吉拉，迈克，说再见要困难得多呢？不该这样的，这不该让我难过的，我已经拥有我想要的了，不能两个都要，因为雅各布只能是我的朋友，是该放弃的时候了，一个人怎么能滑稽到如此贪婪呢？

想拥有雅各布留在我生活里的可笑想法，我必须得克服，他不能属于我，不能是我的雅各布，因为我已经属于别人了。

我慢慢地往回走，感觉双腿沉重，当我回到空地，敏锐的阳光晃着我的眼睛，我瞥了一眼塞思——他在他的松针叶窝里一动没动。我看向别处，避开他的目光。

我感觉自己的头发蓬乱，就像美杜莎的蛇乱绕在一起，我猛地用手指缕缕，但又放弃了，谁会在乎我什么样子呢？

看到门口的水壶，我拿起来晃了晃，有水的碰撞声，我拧开盖子，喝了一口冰凉的水，旁边有些吃的，但是一点儿也吃不下，于是开始在这块明亮的空地来回踱步。我能感觉到塞思的目光在盯着我，因为自己没法看到他，有种感觉他又变成男孩儿了，而不是巨大的狼，那么像以前小时候的雅各布。

我想通过塞思吼叫或是别的方法告诉我雅各布是否正在回来，但是我没有，雅各布是否回来并不重要，如果他没回来也许会更简单些。我真希望自己能有办法找回爱德华。

就这这时，塞思哀嚎一声，站了起来。

“怎么了？”我问他，自己显得这么愚蠢。

他没理会我，在树林的周边来回小跑，鼻子指着西面，他开始低声咕噜着。

“是别的什么人么，塞思？”我问道。“在场地里？”

他看看我，只是轻轻地吠道，然后又机警地把鼻子转回西面，耳

朵放松，又开始吼叫。

为什么我这么愚蠢？我在想什么，为什么让爱德华离开？我怎么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我又不懂狼语。

我的脊椎因为恐惧感到一阵冰凉，要是战斗开始了怎么办？要是雅各布和爱德华越来越靠近了怎么办？要是爱德华决定加入战斗了怎么办？

我的胃里就像有一团冰块，要是塞思因为没法到圆形场地帮忙而烦扰，他的吼叫只是种自我克制怎么办？要是雅各布和爱德华正在森林里的某个地方打架怎么办？他们不会那样的，他们会么？

突然一阵冷战让我意识到他们会的，想起早上紧张的僵局，我怎么就没意识到那可能会发展成打斗呢。

不管如何失去他们俩，我都无法承受。

我觉得自己的心都冻结了。

在我还没因为恐惧崩溃之前，塞思慢慢地在胸膛里轰隆隆地低吼，接着不再观察，转身回到刚才休息的地方，这让我平静了些，又让我有些气愤，他就不能用爪子在地方画个信息或是别的什么？

来回的踱步让我出了很多汗，我把外套扔进帐篷，然后烦躁地朝树林的中心走去。

塞思突然又跳了起来，后背的毛警觉地竖立起来，我环顾周围，但什么也没看到，要是塞思再这样，我就会用松果打他。

他吼吼，低沉的警告着，朝西面的边缘鬼鬼祟祟地走去，我很是厌烦。

“只是我们，塞思，”雅各布在一段距离远的地方喊道。

当我听到他的声音时，心脏突然猛地加速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肯定只是害怕自己现在该怎么办，肯定是这样的。真不敢相信他回来了，这看起来没什么好处。

爱德华先出现的，他平静的面无表情，当他从阴影里走出来时，阳光在他的皮肤上闪耀，塞思盯着他，目不转睛。爱德华慢慢地点点头，额头紧皱。

“是的，这是我们都需要的，”在他转向对大狼说话时，自言自语道。“我想我们没必要惊讶，但是时间紧迫，请让山姆告诉爱丽斯把时间再看的准确点儿。”

塞思立刻深深的点头，好希望自己也能吼叫。当然，他现在能点头了，我转过脑袋，很烦恼，意识到雅各布就在那儿。

他背对着我，面对着刚才来时的路，我小心翼翼地等着他转过来。

“贝拉，”爱德华喃喃道，突然就来在我旁边，低下头看着我，但是眼神空洞，他慷慨的行为还没有结束。此刻我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他。

“情况有点儿复杂，”他小心地告诉我，但并不担心。“我会带着塞思离开，不会走远，但是我不会听的，我知道你不想要听众，不

管你如何选择，都没关系。”

最后，难过还是影响了他的音调。

我再不能让他伤心，这将是我一生的使命，再不能因为我让他的眼神悲伤。

我太痛苦了根本没法再问他问题，现在，我也不需要问什么了。

“快点儿回来，”我低语。

他轻轻地用嘴唇吻我一下，然后和塞思消失在森林里。

雅各布还站在树林的阴影里：我没法看清他的表情。

“我很着急，贝拉，”他粗鲁地说道。“为什么你就不能忘了我刚才的行为呢？”

我咽了下口水，喉咙突然很干，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说出话来。

“说关键的，然后了结吧。”

我深吸了口气。

“我很抱歉，我是个糟糕透了的人，”我抱怨道。“很对不起我这么自私，真希望我从没见过你，那样我就不会伤害你，我保证，我不会再做什么了，我会离你远远的，我离开这里，你不会再看到我了。”

“那并不能表示歉意。”他苦苦地说。

我没法再大声了：“那告诉我怎么做才对。”

“要是我不想让你离开呢？要是我想你留下呢，只是自私或别的？如果你想补偿我，我什么都不说呢？”

“那样对什么都没好处，杰克。当我们有着不同的想法时，再让我留在你的身边是错误的。这不会朝好的方向发展，那样我会伤害你的，我不想再让你伤心了，我恨那样。”声音愈来愈弱。

他叹口气：“够了，不需要再说什么了，我懂了。”

我想告诉他我会有多么的思念他，但是我咬住了舌头，说出来也不会有什么帮助的。他静静地待了会儿，凝望着，我克制着自己不去伸手安慰他。

然后他突然抬起头。

“那么，并不是你一个人有自我牺牲的能力，”他说着，声音越来越强硬：“在这个游戏里有两个人。”

“什么？”

“同样的，我让自己变得也很坏，是我让你面对这些痛苦的抉择，本来开始的时候我该放弃的，但是我也伤害了你。”

“这都是我的错。”

“在这一点上，我不会让你独揽自责的，贝拉，或是所有的荣耀，我知道该怎么自我救赎的。”

“你在说什么呢？”我要求道，突然他狂乱的眼神让我很害怕。

他抬头看看太阳然后冲着我笑：“那即将发生的相当严重的战斗，我想就静静地死去并不那么困难。”

他的一字一句在我的脑海中慢慢下沉，让我无法呼吸，憎恨所有

让雅各布在我的生活中完全消失的意图，我无法意识那把插向自己的刀到底有多深了。

“噢，不，杰克！，不要，不不不，”我非常恐惧。“不，雅各布，不，求你，别，”我的膝盖颤抖着。

“有什么区别呢，贝拉？只是这样，对所有人来说都更方便些，你甚至没必要离开。”

“不！”我大喊着。“别，雅各布！我不会让你那么做的！”

“你怎么阻止我？”他嘲弄着，不痛不痒地微笑着。

“雅各布，我求你好么，留在我身边。”要是我动一动，准保会跪在地上。

“你只会待在我身边15分钟让我错过了战斗？只要你认为我又安全了你就会离开我的？你一定在开玩笑。”

“我不会跑了，我改变主意了，我们会做到的，雅各布，我保证，别走！”

“你在撒谎！”

“我没有！你是知道我是个多么糟糕的撒谎者的，看着我的眼睛，如果你能保证，我会留下来的。”

他表情麻木：“然后我会是你婚礼上的伴郎？”

我顿时哑住了，我唯一能给他的答案是：“求你。”

“我猜就是那样，”他说着，面容又平静了，只是眼神混乱。

“我爱你，贝拉，”他低声说。

“我爱你，雅各布，”我断断续续的小声说出来。

他微笑着说：“我比你要清楚的多。”

他转身离开。

“无论什么，”我窒息般地在他离开后喊道。“任何你想要的，雅各布，只是不要那样做！”

他停住了，慢慢的转过来。

“我真的不认为你是真心的。”

“留下来，”我祈求道。

他摇摇脑袋。“不，我得走了，”他踌躇着，好像在做着什么决定。“但是我可以把那留给命运做决定”

“你那是什么意思？”我说不出话来。

“我不需要故意做任何事，只是为了我的团队尽我所能，然后让一些能发生的发生。”他耸耸肩。“除非你确定自己真的想我能回来，要比你无私的行为更想让我回来。”

“怎么做？”我问道。

“你可以求我，”他建议道。

“求你回来，”我小声说，他怎们能怀疑我呢？

他摇摇头，又笑道。“那可不是我想要的。”

我集中精神领会着他的含义，而他却那样傲慢地看着我——如此确定我会有他想要的回应。当我意识到时，便脱口而出，根本没考虑

后果。

“你能吻我么，雅各布？”

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又怀疑地收紧。“你吓唬我呢。”

“吻我，雅各布，吻我，然后保证回来。”

他站在阴影里，犹豫着，挣扎着，他先向西走了半步，身体旋动，仍然看向别处，然后又向我不确定地走了一步，来来回回，他转过脑袋看着我，满眼疑惑。

我也盯着他，不知道自己脸上到底是什么表情。

他挪着脚后跟，又向前走走，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现在只有3大步了。

我知道他会选择有利的一面的，我希望那样，我克制住自己的慌张——闭上双眼，手指攥成拳头——因为他捧着我的脸颊，亲吻我的双唇，他也在克制着自己不那么激烈。

我能感觉到他的愤怒，因为他的嘴唇发现了我被动的反抗。他一只手移动到我的后颈的发根处，紧紧抓牢，另一只手则粗鲁地抓着我的肩膀，把我拉向他，他的手继续到我的手臂，找到手腕，然后抬起我的胳膊绕着他的脖子，我就让手那么搭着，仍然攥着拳头，真不知道在自己的绝望里要走多远才能让他活下来。他的唇，柔软又温暖的让人不安，试图强迫得到我的回应。

当他确定我不会放下胳膊，他松开我的手腕，顺着把手滑到我的腰间，滚烫的大手触碰到了我露出的一点点肌肤，猛地使劲把我向他拉近，贴紧。

他的唇放弃地停止亲吻我，但是我知道无论如何都还没有结束，他的唇贴着我的下巴，延伸到我的脖子，他挪开我的头发，把我的另一只手也绕到他的脖子上。

他两只手都把在我的腰间，嘴唇贴着我的耳朵。

“你可以比这做的更好的，贝拉，”他沙哑着说。“你顾虑的太多了。”

我突然颤抖了下，因为他用牙齿咬着我的耳垂。

“很好，”他低声说。“一次，就让自己体会着你感觉到的。”

我摇晃着脑袋直到他的手又放进我的头发，阻止了我。

他酸酸地说：“你确定想要我回来么？还是你真的想要我去死？”

我愤怒着，感觉就像被拳头重重地一击，他很过分——他一点儿也不公平。

我的手臂环在他的脖子上，这样两手都攥紧了他的头发——我不在乎右手的钻心的疼痛——就这样抵抗着，努力把脸不对着他。

但是雅各布会错了意。

他太结实了，根本被没有意识到我在拽着他头发，根本没弄疼他，相反，他没有生气，而是很有感情地，以为我终于回应了他。

他深呼了口气，又开始亲吻我，他的手指发疯似地攥着我的腰。

这突然的愤怒模糊了我薄弱的自我控制力；他那意想不到的，忘我的回应完全把我推翻了，如果有狂欢喜悦，我也许会抵抗他，但是他完全没有防卫的喜悦打破了我的决定。我的思想和身体脱离了，我正在回吻着他，嘴唇正以从未有过的奇怪的混乱方式的亲吻着他——因为我跟雅各布并不需要小心翼翼，当然他也不需要那样对我。

我的手指紧紧地攥着他的头发，但却是让他更贴近我。

他强烈地亲吻着，刺眼的阳光让我觉得眼睛通红，到处都是红色，配合着周围的热量，我无法看到，听到和感觉到那不是雅各布。

我脑袋里那残留的一点点理智正在朝我尖叫。

为什么我不停下来？更糟糕的是，甚至是欲望想停下来，我也无法意识到自己。我并不想让他停下来是怎么回事？我的双手紧紧依恋着他的肩膀，喜欢它们是宽大而又结实的？甚至他把我贴的更紧，没有一点儿空隙？

这样的疑问是多么愚蠢，我明明知道答案：我一直对自己撒谎。

雅各布是对的，他一直都是对的，他不仅仅是我的朋友，这也是很难跟他道别的原因——因为我也爱他，我爱他，比我应该有的要多，可是，仍远不足够，我一直爱着他，虽然不足以改变任何事；却足以伤害我们俩，比伤害自己更多地伤害了他。

我不在乎更多的伤痛——比他的伤痛更多，我应该得到这由我引起的更多伤痛，我希望会更糟，我希望自己能真的去承受。

然而，在这一刻，我们却如同一个人，他的伤痛总是会存在，也会是我的伤痛——现在他的快乐也会是我的快乐。我也感觉愉快，然后在某方面来说，他的快乐也是痛苦，几乎是可触摸的——我皮肤上的火热就像是尖酸的，慢慢的折磨。

短暂的一瞬，在这无法停止的时刻里，我潮湿的眼中展现出了一副不同的路，感觉自己触及到了雅各布的想法，我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放弃了什么，正是这种自知让自己迷失，我看到了查理和蕾丝共同融入一个奇怪的画面，里面还有比利、山姆和拉普西所有的人，我看到日子一年一年的过去，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意味深长，改变着我。我看到我爱着的这只巨大的红棕色狼，总会在我需要的时候，细心的呵护着我；在这短暂的片刻之后，我看到两个扎着辫子，黑头发的孩子们在我身边跑过，跑进了我熟悉的树林，当他们消失的一瞬间，他们欣赏着自己眼前的风景。

然后，很明显的，我感觉心脏上的有一条线在分裂，然后一小部分脱离下来。

雅各布的唇仍亲吻着我，我睁开了眼睛，他即疑惑又欣喜地看着我。

“我得走了，”他低声温柔的说。

“别。”

他微笑，对我的反应很是开心。“不会太久的，”他保证道。“但是首先有件事……”

他专心地又亲吻着我，没有任何理由反抗，这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这次很不同，他的手温柔的抚摸着我的脸颊，他的唇也很柔和，很意外的有些踌躇，那是安慰，非常非常亲切。

他双臂环绕着我，紧紧地抱紧我，在我耳边低语。“这应该是我们的第一个吻，虽然有些迟，但总归是甜美的。”

我把头埋在的胸前，在那，他看不到我流淌下来的泪水。

第24章 突然的决定

我脸朝下横躺在睡袋上，等待着正义的审判。或许雪崩会把我埋在这儿，我希望它会，我再也不想在镜子里看见自己。

没有声音提醒我。爱德华冰冷的手不知道从哪里出现的，轻轻地抚摸着我缠在一起的头发，他的抚摸使我内疚的颤抖起来。

“你还好吗？”他轻声问道，语气中充满了担忧。

“不好，我想要死。”

“那永远都不会发生，我不允许。”

我呻吟着，接着轻声说道：“你可能会改变对此事的看法。”

“雅各布去哪儿了？”

“他去打仗了。”我对着地面咕哝道。

雅各布兴高采烈地离开了宿营地——带着“我会回来的”喜悦之情——全速赶往那片空地，准备变成另一个他自己的时候已经开始颤抖了。到现在为止，整个狼群都知道了一切。塞思·克里尔沃特在帐篷外走来走去，是我耻辱的鲜活的见证人。

爱德华沉默了许久，“哦。”他终于说道。

他的语气让我担心我的雪崩不会很快到来。我抬头偷偷地看着

他，足够确信他在听一些事情，眼睛都没有聚焦，而这些事情我宁愿死也不愿意让他听见。我把脸靠到了地面上。

爱德华不情愿地轻声笑了笑，这让我大吃一惊。

“我还以为我竞争的不光彩呢，”他怀着勉强的小小尊敬说道，“他使我看起来像卫道士一样。”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露在外面的那部分脸颊，“我不生你的气，亲爱的。雅各布比我想的还要狡猾，尽管我的确希望你没有要他那么做。”

“爱德华，”我对着粗糙的尼龙轻声说道，“我……我……我……”

“嘘，”他让我别说话，手指轻轻地抚摸我的脸，“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不管怎样他都会吻你的——即使你没有上当——不过现在我没有借口打碎他的脸了，我本来也会很享受那样的。”

“上当？”我几乎不可思议地咕哝道。

“贝拉，你真的相信他那么高尚？他会带着胜利的荣耀全力以赴地为我让道？”

我慢慢地抬起头，看到他耐心的凝视。他的表情很温柔，眼睛里充满理解，而不是我活该看见的厌恶。

“是的，我的确相信了。”我小声说道，接着看向别处去了，但是我并没有因为雅各布欺骗我而生他的气。除了对我自己的憎恶之外，我的身体里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其他东西。

爱德华又轻轻地笑道：“你是那么糟糕的撒谎者，你甚至会相信骗人伎俩最蹩脚的任何人。”

“为什么你不生我的气？”我轻声问道，“为什么你不恨我？是不是你还没有听完整件事情？”

“我想我相当全面地听了，”他轻松地说道，“雅各布脑子里的情景非常生动。我几乎为他的狼群感到难过，就像我为我自己一样。可怜的塞思感到很恶心，但是山姆现在让雅各布集中精力了。”

我闭上眼睛，痛苦地摇头，帐篷底部坚硬的尼龙纤维摩擦着我的皮肤。

“你只是个人类。”他轻轻地说道，再次抚摸的头发。

“这是我曾听见过的最悲惨的辩护。”

“但是你是人类，贝拉，我多么希望我也是，他也这样希望……你的生命中有些我无法填补的空洞，我理解这一点。”

“但那不是真的，那样让我变得可怕，没有空洞。”

“你爱他。”他温柔地低语道。

当否认这一点的时候，我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在疼痛。

“我更爱你！”我说道，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

“是的，我也知道，但是……当我离开你，贝拉，我让你流血了。雅各布是那个让你缝合起来的人，那一定会留下记号——在你们两个人身上。我不确定那种缝合是否会自己溶解，我不能因为由我造成的后果来责备你们两个中的一个。我可能会获得宽恕，但是那并不

能让我逃脱后果。”

“我本应该了解你会找到一些自我责备的途径的，求你别这样，我无法忍受。”

“你想要我说什么呢？”

“我想你骂我，用你能想到的一切坏话，用你所知道的任何语言。我想你告诉我你讨厌我，你要离开，这样我就会祈求你，跪在地上求你留下来。”

“对不起，”他叹息道，“我不会那么做。”

“至少别试着让我感到好受一些，让我痛苦吧，我活该。”

“不。”他低声说道。

我慢慢地点点头：“你是对的，一直都太过于善解人意，那可能会更糟糕。”

他沉默了片刻，我感觉到一阵紧张的气氛，一种新的急迫感。

“快到了。”我说道。

“是的，现在只有几分钟了，剩下的时间只够再说一件事情……”

我等待着。他终于再次开口说话了，这一次是耳语：“我可以很高尚，贝拉。我不打算让你在我们之间做选择。只要你幸福，你可以拥有你想要的我身上的任何部分，或者什么也不要，如果那样更好的话。不要让你觉得欠我什么债，让这种想法影响你的决定”

我用手撑着地面，让膝盖跪在地上。

“该死，别这样！”我对他叫道。

他惊讶的睁大眼睛，“不——你不了解。我不是只想让你感到好受一些，贝拉，我是认真的。”

“我知道你是认真的，”我呻吟道，“现在怎样开始来进行反击呢？别以高尚的自我牺牲开始！反击！”

“怎样做？”他问道，他的眼睛像它们的悲伤一样那么苍老。

我爬到他的腿上，用胳膊搂住他。

“我不在乎这里很冷，我不在乎我现在闻起来像狗狗。让我忘记自己有多么可怕，让我忘记他，让我忘记自己的名字。反击！”

我没等他做决定——也没让他有机会告诉我，他对像我这样残忍不忠的魔鬼没有兴趣，我把自己向他拉近，用我的嘴巴压在他雪一样冰冷的嘴唇上。

“小心。亲爱的。”他在我急切的亲吻中低语道。

“不。”我咆哮道。

他温柔地把我的脸推开几英尺：“你不必向我证明什么。”

“我没试图证明什么，你说过我可以拥有我想要的你身上的任何部分。我想要这个部分，我想要每个部分。”我用胳膊环抱住他的脖子，绷直身体去吻他的嘴唇。他低下头回吻着我，但是随着我的烦躁不安越来越强烈，他凉爽的嘴唇变得犹豫不决起来。我的身体使得我的意图清晰明了，出卖了我。不可避免地，他的手转而制止了我。

“或许现在不是这样做的最佳时刻”，他建议道，我不喜欢他过头的冷静。

“为什么不呢？”我抱怨道，如果他变得很理智，在战斗中也没什么用。我把我的胳膊放了下来。

“首先，因为这很冷”，他把睡袋从地上拉了过来，用睡袋把我包起来，像毯子一样。

“错，”我说道，“首先，因为对吸血鬼来说，你有奇怪的道德感。”

他轻轻的笑道，“好吧，我同意，冷是第二位的。第三，…哦，你确实有点臭，亲爱的。”

他皱了皱他的鼻子。

我叹了口气。

“第四，”他低声说，转过头来，对着我的耳语道。“我们会尝试的，贝拉。我会遵守诺言的。不过我不希望这成了对雅各布·布莱克这件事的反应。”

我畏缩了，把我的头埋在他的肩膀上。

“然后，第五…”

“这是个很长的列表”，我嘀咕道。

他大笑起来，“是的，不过你想不想听到战斗的声音呢？”

他说这话的时候，在帐篷外响起了塞思刺耳的嚎叫声。

听到这个声音，我的身子僵硬了起来，我没意识到我的左手紧紧握成了拳头，指甲深深的嵌进我打着绷带的手掌，直到爱德华拿起我的手，温柔地把我的手指拉开。

“一切都会没事的，贝拉。”他保证道，“我们有技巧，训练和对我们这一方有利的惊奇（指新生儿军队不知道狼人的加入）。很快一切就会结束了，如果我不是坚信这一点，我现在就会在下面战斗了，你也会在那儿，被链子绑在树上或者其他的地方”。

“爱丽斯是那么的娇小，”我呻吟道。

他轻轻笑了“那或许会是个问题——如果存在某个人能抓住她的可能性的话。”

塞思开始呜咽起来。

“出什么事了？”我问道。

“他只是生气和咱们粘在一起，呆在这。他知道狼群把他排除在战斗之外是为了保护他。他热切地想要加入他们。”

我对着塞思首领的方向皱了下眉。

“新生儿们已经到达了踪迹的尽头了——就像魔法一样有效，贾斯帕真是个天才。而且他们也闻到了草地上那些人的味道，所以现在他们分成了两队，就像爱丽斯说的那样，”爱德华低声说，他的眼睛看着远处的某些东西，“山姆带领我们朝着埋伏的一方进发了。”他是如此热切于他所听到的东西，以至于用了复数来形容狼群。

突然他低下来看了看我，“呼吸，贝拉。”

我挣扎着按他要求的去做。我可以听到帐篷外塞思沉重的呼吸声，我努力让我的肺以均匀的速度呼吸，以免换气过度。

“第一队已经到达空地了。我们可以听到战斗的声音。”

我的牙紧紧咬在一起。

他又大笑起来，“我们可以听到埃美特，他现在很享受。”

我和塞思一起，努力又吸了一口气。

“第二队现在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他们还没有听到我们。”

爱德华咆哮起来。

“怎么了？”我气喘起来。

“他们在谈论你，”他的牙齿紧紧咬在一起，“他们打算确认你不会逃跑……干的好，莉娅！天呐，她真快，”他赞许的低声说道，”一个新生儿闻到了我们的味道，莉娅在他转身之前就弄倒了他，山姆在帮她把他处理干净。保罗和雅各布抓到了另一个，不过其他人现在处于防御状态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对付我们。双方都在佯攻……不，让山姆来领导。让开路来，”他低声说，“把他们分开，别让他们保护彼此的后翼”。

塞思发出抱怨的声音。

“这样很好，把他们引到空地那儿去。”爱德华赞成道，他的身体随着他的注视在不自觉的转动，他做出的动作紧张起来。他的手还是抓着我的手，我让我们十指交错，起码，他没有在下面战斗。

唯一的警告是突然消失的声音。

我发现塞思的深呼吸被打断了，因为我之前一直按照他的呼吸来调整我的。

我也停止了呼吸——太害怕以至于不能让我的肺正常工作，我意识到爱德华在我身边僵硬成了冰冷的石头。

哦，不，不，不。

谁死了？他们的人还是我们的？我的，都是我的。我失去了谁？

太快了以至我都没确信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站了起来，帐篷在我周围倒塌，成了粗糙的碎布。爱德华把我们出去的路给拆了？为什么？

我眨着眼，震惊地看着明亮的光线。塞思是我唯一能看见的，在我们右边，他的脸离爱德华的脸只有6英寸。他们全神贯注的盯着对方看了漫长的一秒。阳光在爱德华的皮肤上碎成了小片，光线跳舞似的反射到塞思的毛上。

然后爱德华紧急的低语道，“走，塞思！”

巨狼飞奔而去，消失在森林的阴影里。

已经过去了整整两秒了吗？感觉像过了整整一小时。我被恶心的感觉吓坏了，当我意识到一些可怕的东西错误地进入了空地。我想开口要求爱德华把我带到那去，现在就去。他们需要他，他们需要我。如果需要用我的血来拯救他们，我会这么做的。我会像第三任妻子一

样，为此而死。我没有银色的匕首，但是我可以找到其他方法——
　　在我能发出第一个音节以前，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扔进了空气。但是爱德华的手从没离开过我，我只是被移动，太快了以至于感觉好像摔倒在人行道上一样。
　　我发觉自己的背紧靠在陡峭悬崖的岩面上，爱德华站在我前面，摆出我马上就理解的姿势。
　　我的思想轻松了下来，同时我的胃也掉到了我的鞋底。（mystomachdroppedthroughthesolesofmyfeet？）
　　我误会了。
　　轻松，空地上没出什么岔子
　　惊恐，危机就在这儿。
　　爱德华摆出防御的姿势。半蹲着，手臂微微的张开，我怀着厌恶的确定感认出这种姿势。我身后的岩石曾经是意大利小巷里古老的黑砖，在那他曾经站在我和身穿黑色斗篷的沃尔图里守卫们之间。
　　某些东西正向我们而来。
　　“谁？”我低声问道。
　　话语从他牙齿里咆哮出来，比我预期的要大声。太大声了，说明已经来不及躲避了。我们被困在这了，谁能听到他的回答都不重要了。
　　“维多莉娅，”他说，吐出话来，诅咒道，“她不是一个人。她发现了我的气味，跟着那些新生儿去查看。她从没想过和他们战斗。她做了个不假思索的突然决定，来找我，猜测无论我在哪儿你都会和我在一起。她是对的。你是对的。一直以来都是维多莉娅。”
　　她足够近了，他能够听到她的想法。
　　又轻松了。如果是沃尔图里，我们都得死。但如果是维多莉娅，就不一定两个都要死了。爱德华可以活下来。他是一个优秀的战士，和贾斯帕一样优秀。如果她没带来太多其他人，他可以夺路而逃，回到他的家族那儿。爱德华比其他人都快，他可以做到的。
　　我非常高兴他让塞思走了。当然，没有什么人塞思可以去求助了。维多莉娅完美地计算了她决定的时间。但起码塞思是安全的，当我想到他名字的时候，我看不到黄棕色的巨狼——只能看到瘦小的15岁的男孩。
　　爱德华的身体移动了下，只是很小的移动，但它告诉了我往哪儿看。我盯着森林黑色的阴影。
　　就好像我的噩梦正走来和我打招呼。
　　两个吸血鬼缓缓走近打开的帐篷，热切的眼光没有错过任何东西。他们像钻石一样在太阳下闪光。
　　我几乎不能控制的看着那个金发男孩——是的，他只是一个男孩，虽然他肌肉强健并且很高，或许在我这个年纪他就被转变了。他的眼睛比我以前见过的红色都更生动，但这也没占据我的视线。虽然他离爱德华很近，是最近的威胁，我还是没有看他。

因为，在几步开外的地方，维多莉娅在盯着我。

她红色的头发比我记忆当中的还要明亮，更像火焰了。这儿没有风，但是她脸周围的火焰看起来还是在微微闪光，好像它们是有生命的一样。

她黑色的眼睛充满了饥渴。她没有笑，就像一直以来在我噩梦中一样——她的嘴紧紧抿成一条线。她像典型的猫科动物那样保持身体微微弯曲，像雌狮等待一个缺口来跳跃。她不平静的狂热的凝视，在爱德华和我之间闪烁，不过她从没在他身上停留超过半秒。她没法把她的眼睛从我脸上移开，我也一样。

紧张感碾压过她，几乎能在空气中看到这一点。我可以感觉到那种渴望，那种强烈的热情牢牢的控制着她。几乎就像我也能听到她的想法，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是如此的接近她想要的东西——这一年多来她存在的焦点是如此之近。

我的死亡。

她的计划是如此明显和实用。那个金发大男孩将攻击爱德华。一旦爱德华足够分心，维多莉娅就会了结我。

那会很快的。她在这没时间做游戏。但那也足够彻底了。一些不可能再被复原的事情，一些即使是吸血鬼的毒液也不能修复的事情。

她会让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或许是一只手插进我的胸膛，捏碎它。或是其他类似的事情。

我的心脏狂躁大声地跳动着，好像要使她的目标更加明显一些。

在遥远的距离之外，从穿过黑森林的更远的地方，一只狼的嚎叫在寂静的空气中回响。塞思走了，也就没有办法打断这个声音了。

金发男孩从眼角看着维多莉娅，等待着她的命令。

他从很多方面看都很年轻。我根据他明亮的深红色的虹膜猜测，他成为吸血鬼也没有很长时间。他很强壮，但不理智。爱德华知道怎样和他战斗。爱德华会活下来的。

维多莉娅朝着爱德华扯了下下巴，无言的命令男孩向前。

“赖利，”爱德华用温柔恳求的口气说道。

金发男孩僵住了，他的红眼睛张大了。

“她在骗你，赖利”，爱德华告诉他，“听我说，她像骗现在死在空地的其他人一样在骗你。你知道她骗了他们，她让你骗了他们，你们没有人会去帮助他们。相信她也在骗你那么难吗？”

迷惑扫过赖利的脸。

爱德华朝边上转动了几英寸，然后赖利也自动相应的调整了他自己的位置。

“她不爱你，赖利。”爱德华温柔的嗓音是那么的吸引人，就像催眠一样。“她从没爱过你。她爱的是一个叫詹姆斯的人，你对她而言不过就是个工具”

当他提到詹姆斯的名字时，维多莉娅的嘴咧开，露出牙齿，一副

痛苦的表情。她的眼睛还是紧锁在我身上。

赖利朝她的方向狂乱的一瞥。

“赖利。”爱德华说道。

赖利自动的重新注意到爱德华。

“她知道我将会杀死你，赖利。她想要你死，这样她就再也不用遵守承诺了。是的——你看过的，不是么？你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勉强，怀疑过她承诺中的错误。你是对的。她从没想要过你。每个吻，每个抚摸都是谎言。”

爱德华又移动了，朝着那个男孩移动了几英寸，离我远了几英寸。

维多莉娅聚精会神的盯着我们之间的空隙。杀了我只会花她不到一秒的时间——她只需要一个最微小的机会空挡。

这个时间减慢了，赖利重新调整了他的位置。

“你不必要死，”爱德华保证道，他的眼睛盯着男孩的眼睛。“除了她教给你的方式外，还有其他生存的方式。不是所有都是谎言和鲜血的。你现在就可以走开。你不必要为了她的谎言而死。”

爱德华又向旁边滑行了一点，现在我们之间的距离有一英尺了。赖利在远处绕圈子，过度补偿了这个时间。维多莉娅脚掌着地，向前倾斜着。

“最后的机会，赖利，”爱德华低语道。

当赖利望向维多莉娅寻求答案的时候，他的脸色有些绝望。

“他在撒谎，赖利，”维多莉娅说道，我被她的声音震惊到，张开了嘴。“我告诉过你他们这种思想上的骗术。你知道我只爱你一个。”

她的声音一点都不强硬，狂野，或像猫的咆哮。我很难把它同她的脸和姿态联系起来。声音很温柔，很高——充满稚气的女高音叮当作响。这种声音应该伴随着金色的卷发和粉红的口香糖，从她裸露的闪光的牙齿中发出这种声音简直毫无道理。

赖利的下巴收紧了，肩膀挺直了。他的眼睛变得空洞了——没有迷惑，没有怀疑。什么想法都没有了。他绷紧身体以便攻击。

维多莉娅的身体看起来在发抖，她是如此紧张去发起攻击。她的手指弯成爪子，等待着爱德华再多离开我一英寸。

咆哮声不是他们任何一个人发出的。

一个巨大的褐色形状的东西从空地的中间飞奔而来，把赖利撞在了地上。

“不！”维多莉娅喊道，用她的娃娃音，不可置信的尖叫起来。

我前方一码半的地方，巨狼撕扯着他身子下面的金发吸血鬼。一些白色坚硬的东西击打在我脚边的岩石上，我畏缩着躲开了。

维多莉娅再没去看一眼那个她刚刚发誓深爱的男孩。她的目光还在我身上，充满了失望之情，她看起来非常凶残，发疯了一样。

“不，”她从齿缝里重复道，爱德华开始朝着她移动，挡住她的

去路。

赖利又站了起来，看起来有点畸形和憔悴，但他还是能够恶狠狠的踢了塞思的肩膀一脚。我听到了骨折的声音。塞思后退，开始跛着脚绕圈。赖利伸出了胳膊做好准备，虽然看起来他损失了手的一部分。

在那场战斗几码远的地方，爱德华和维多莉娅在跳舞。

不完全是绕圈，因为爱德华不允许她调整自己的位置更接近我。她向后滑了些，从这边移动到那边，尝试找到他防守的漏洞。他紧紧的尾随着她的步伐，全神贯注的追踪着。他在她移动几分之一秒前开始移动，在她的想法中读她的打算。

塞思从侧翼冲向赖利，随着刺耳恐怖的尖锐声音，什么东西被撕碎了。另一个白色的大块状物重击着飞进森林。赖利怒吼着，塞思跳着后退——他的脚以惊人的轻巧支撑着身体——当赖利用那残破的手给了他重重一击的时候。

维多莉娅的眼光现在交织在远处小空地中的树干上。她在左右为难，她的脚把她拉向安全的地方，她的眼睛渴望地朝着我的方向，就好像我是一块磁铁，在紧紧地吸引着她。我几乎都能看到燃烧的渴望在和生存的本能斗争着。

爱德华也能看到这些。

“别走，维多莉娅，”他又用之前那催眠式的语气低语道，“你再也不会有像这样的机会了。”

她露出了牙齿，对他嘶嘶叫着，但看起来她没法远离我。

“你总是可以等会儿再跑，”爱德华用喉咙发出声音，“有足够的时间来跑。这就是你常做的，不是么？这就是为什么詹姆斯总是把你留在身边。在玩死亡游戏的时候，你很有用。一个有离奇的逃跑本能的合作伙伴。他不应该离开你。当我们在凤凰城抓到他的时候，他就可以利用你的能力了。”

她嘴里发出咆哮声。

“不过这也就是你对他全部的意义了。为了一个对你没什么感情的人，还不如猎人对马的感情，浪费这么多的精力来复仇真是愚蠢。你对他来说不过就是便利品而已。我早该知道。”

爱德华轻轻敲了敲太阳穴，把嘴撇到一边去。

随着被压抑的尖叫声，维多莉娅又朝着树那边飞速移动，假装攻击侧翼。爱德华也做了相应的回应，舞蹈又开始了。

就在那时，赖利第一次抓住了塞思的腰，塞思的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叫喊声。塞思后退，他的肩膀在抽搐着，好像在努力甩掉疼痛一样。

求你，我想要恳求赖利，但是我张不开嘴，也没法从肺里呼出空气，肌肉都不听使唤了。求你了，他只是个孩子！

塞思为什么不跑开呢？他现在为什么不逃跑呢？

赖利又在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逼着塞思退到我旁边的崖壁边。

维多莉娅突然对她伙伴的命运开始感兴趣了。我可以从她的眼角看到，她在判断我和赖利之间的距离。塞思朝着赖利猛咬过去，逼他又后退了些，维多莉娅发出嘶嘶的声音。

塞思再也不跛着走了。他在爱德华几英寸的地方绕圈，尾巴扫在爱德华的背上，维多莉娅的眼睛瞪大了。

“不，他没有投靠我，”爱德华说道，回答了维多莉娅脑海中的问题。他利用她的分心滑的更近了些。“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你让我们联合了。”

她紧紧咬住牙，努力将她的注意力只放在爱德华一个人身上。

“再看近点，维多莉娅，”他低语道，顺着她注意力的思路，“他真的很像詹姆斯穿越西伯利亚追踪的那个野兽么？”

她的眼睛张的大大的，然后开始狂乱的一遍遍在爱德华和塞思和我之间扫视。“不一样的？”她用她的娃娃版女高音咆哮着，“不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爱德华用他天鹅绒般柔软的声音低语道，同时又朝她的方向移近了一英寸。“除了你想要的。你永远不可能碰到她。”

她快速而又急躁的摇摇头，对抗他的牵制，想要躲过他，不过当她一想到某个计划，他马上就会就位阻挡住她。她的脸因挫败而扭曲着，然后她又像雌狮一样蹲伏的更低了，故意朝前靠近。

维多莉娅不是没有经验的被本能驱使的新生儿。她是足以致命的。我甚至可以说出她和赖利之间的不同，而且我知道如果是和她战斗的话，塞思一定坚持不了多久。

爱德华又移动了，他们现在离对方更近了，就像雄狮和雌狮。

舞蹈的节奏加快了。

就像爱丽斯和贾斯帕在草地上那样，所有的移动都模糊的盘旋在一起，只是这个舞蹈不像舞蹈指导教的那么完美。无论什么时候有人滑进他们的队形，尖锐的咬碎和撕裂的声音就会在岩面上回响。但是他们移动的太快了，我根本看不清是谁犯了错误。

赖利被这种暴力版芭蕾分了心，他的眼睛焦虑地看着他的同伴。塞思发动攻击，又从吸血鬼身上撕下来一小片。赖利怒吼着，朝着塞思宽阔的胸膛发起沉重的反击。塞思飞起10英尺高，狠狠地撞向我脑袋旁边的岩壁，力量之大好像要震动整个悬崖。我听到他肺里飞快的呼吸声，我赶紧躲开他撞出的石块，掉在我前面几英尺的地面上。

一声低低的呜咽声从塞思的齿缝中发出来。

坚硬的灰色石块碎片像下雨一样掉在我头上，擦伤我露在外面的皮肤。一个锯齿状的岩石的尖刺扎到我的右胳膊里面，我自己把它拔了出来。我的手指紧紧的抓着这个长长的碎片，然后甩开自己求生的本能。虽然我没有机会战斗，我的身体——不去考虑姿势是多么的无效——也准备好了去战斗。

刺激通过我的血管在颤抖着。我知道绷带勒进我的手掌里，我知

道我关节的裂缝在抗议，我知道，但是我感觉不到疼痛。

在赖利身后，我能看见的只有维多莉娅纠缠在一起的红头发和白色的污点。金属般的断裂声和撕裂声，气喘声和嘶嘶的声音，它们的频率在不断增加，使得舞蹈看起来更清晰的朝着某个人死亡的方向发展了。

但是是哪个人呢？

赖利朝我倾斜过来，他明亮的红色眼睛里面全是愤怒。他盯着我们之间那个跛着的沙黄色的巨狼，他的手——受伤的，被损坏的手——弯成了爪子的形状。他的嘴张的大大的，他的牙齿在闪光，就像准备撕碎塞思的喉咙。

第二下刺激的撞击好像电击一样，然后所有事情突然就很清晰了。

两边的战斗都快结束了。塞思将要失败，我不知道爱德华会赢还是会输。他们需要帮助。一些能分心的东西。一些能给他们点优势的东西。

我的手紧紧的抓着石头的碎片，精神上却有点支撑不住了。

我是不是足够强壮？我是不是足够勇敢？我应该多努力才能把这个粗糙的石头扎到我的身体里？这样会给塞思赢得反击的足够时间么？他会恢复的足够快，好让我的牺牲对他有任何帮助么？

我眼光掠过手里的碎片，猛向后拉我笨重的毛衣，把皮肤裸露在外，把尖端紧紧压在肘关节那里。自从我上个生日后，那儿已经有道很长的伤疤了。那个夜晚，我流出的血足够吸引所有吸血鬼的注意力，在短时间内让他们都僵在原地。我祈祷着这种方式会再次起作用。我硬起心肠，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喘气的声音让维多莉娅分了心。她的眼睛，在一秒钟的一个小小部分中，锁定在我身上。她的表情奇怪的混合着狂怒和好奇。

我不太确定我是怎么听到这些低沉的声音的，所有的噪声在石墙上回响，还有我脑海里捶打的声音。我自己的心跳就足以掩盖这些声音。但在这几分之一秒里，我盯着维多莉娅的眼睛，我想我听到了熟悉的被激怒的叹息声。

在这短短一秒内，舞蹈很暴力的中断了。发生的如此之快，以至于我都还没跟上事情发展的节奏。我努力在我脑海里跟上进度。

维多莉娅从这个模糊的队形中被扔飞了出去，从中间撞碎了一棵高高的云杉。她已经掉在了地上，蹲伏着准备跳起来。

同时，爱德华以看不见的飞快速度向后转去，用胳膊抓起毫无防备的赖利。看起来就好像爱德华的脚长在赖利背上，并且被举起来——

小小的宿营地充满了赖利被刺穿时痛苦的尖叫声。

同时，塞思跳了起来，占据了我大部分的视线。

但是我还是可以看见维多莉娅。并且，虽然她看起来有些古怪的变形了，就好像没有办法完全站直身体——我可以看到我梦中见过的

笑容，在她狂野的脸上一闪而过。

她蜷起身体，跳了起来。

某个小而白的东西长啸着穿过空气，在她跳到半空的时候撞到她。效果听起了就像一次爆炸，并且把她扔到了另一棵树上——这棵树在一半的位置被折断了。她又重新站起来，蹲伏着准备好，但是爱德华也已经就位了。当我看到他站得很直很完美时，心里大大松了一口气。

维多莉娅用她的赤脚轻轻踢开旁边的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削弱了她的攻击。它朝我滚了过来，然后我认出了那是什么。

我的胃恶心起来。

手指还在抽搐，尝试抓住草的边缘，赖利的胳膊开始无意识的拖着它自己穿过地面。

塞思又围着赖利开始绕圈，现在赖利开始退却了。他后退着远离占据优势的狼人，他刚硬的脸上写满了痛苦。他举起一只胳膊防御。

塞思朝赖利扑过去，吸血鬼完全没有还手之力了。我看到塞思把他的牙嵌进赖利的肩膀，撕咬着，然后跳着后退。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金属样的尖叫声，赖利又失去了他的另一个胳膊。

塞思摇了摇头，把胳膊扔到森林里去。从塞思齿缝间发出的有点变声的嘶嘶声，听起来像是窃笑。

赖利尖叫着发出痛苦的恳求，“维多莉娅！”

听到她名字的时候，维多莉娅甚至都没有畏缩一下。她的眼光一次都没有朝她的同伴瞧去。

塞思向着已经失败的球状物发起了攻击。攻击使得塞思和赖利都撞进树林里，在那金属般的尖叫声混合着赖利的喊声。随着石头被撕裂成碎块，喊声突然中断了。

虽然她没有给赖利告别的一瞥，但维多莉娅看起来意识到她已经是孤军作战了。她开始后退离开爱德华，狂热的失望之情在她的眼中闪烁。她短短的，痛苦而又渴望的瞪了我一眼，然后开始更快速的撤退。

“不，”爱德华低声说，他的声音非常的诱人，“就多待一会儿。”

她像离弦之箭飞奔着冲向森林这个庇护所。

但是爱德华更快——像出膛的子弹。

他在树林边上抓住了她没有保护的后背，最后的，也是简单的一步，舞蹈结束了。

爱德华的嘴像爱抚一样又一次扫过她的脖子。塞思努力发出抗议的嚎叫声掩盖了所有其他的声音，没有可辨别的声音使这幅场景看起来充满暴力。他甚至可能是在吻她。

然后她混乱的火焰般的头发不再和她的身体连接在一块了。颤抖着的橘红色的波浪掉到了地上，在朝着树滚去之前还弹起来了一次。

第25章 镜子

我迫使自己的眼睛——被震惊的目瞪口呆——动起来，这样我才不会过于仔细地看那个椭圆形的物体，它被鲜红色头发包裹着，好像颤抖着的卷须状的火焰。

爱德华又动了起来。敏捷而冷酷地公事公办，肢解了那个无头尸体。

我不能走到他身边，我无法让我的脚做出反应；他们都牢牢地拴在了脚下的石头上，但是我详细地审视着他的每个动作，寻找任何他可能受到伤害的痕迹。我什么也没有发现，心跳才放慢到健康的节奏。他和以前一样敏捷、优雅，我甚至没在他衣服上看见裂缝。

他没有看我。我僵硬地靠在崖壁上，吓坏了。他把颤抖抽搐的四肢堆起来，埋在干枯的松针下面。他飞奔进森林里找塞思的时候，还是没有正视我震惊的注视。

我还没有时间恢复过来，他们俩就都回来了，爱德华抱着一堆赖利的碎片。塞思拿着一大块——残肢——用他的嘴。他们把带来的东西堆在那堆松针上面，爱德华从口袋掏出一个银色的长方形打火机，打开打火机，火焰靠近干枯的松针。火一下子就被点燃了，长长地橘红色火舌迅速地吞噬了这堆燃料。

“把每一片都找来。”爱德华轻声对塞思说。

他们一起，吸血鬼和狼人一起搜索了整个宿营地，偶尔把一小片白色的石头扔进火堆里，塞思用牙齿咬住碎片。我的大脑运转的不够好，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不变回有手的人形。

爱德华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他的工作。

接着他们都做完了，熊熊燃烧的火焰飘到空中，形成一根令人窒息的紫色的烟柱。浓烟滚滚，慢慢上升，看起来坚固得超过了本该有的程度；闻起来就像燃烧的香一样，气味让人不舒服。太浓太呛了。

塞思又在胸腔里窃笑了一声。

一个微笑飘过爱德华紧绷的脸庞。

爱德华伸出胳膊，手握成了拳头。塞思笑了笑，露出一长排匕首状的利齿，用鼻子碰了碰爱德华的手。

“合作愉快。”爱德华低声说。

塞思咳嗽着大笑。

接着爱德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慢慢地转过身来面对我。

我不懂他的表情。他的眼睛很警觉，就好像我是另外一个敌人。不仅仅是警觉，而且害怕。然而，当他面对维多莉娅和赖利的时候也没表现出丝毫的恐惧……我的思想堵住了，和我的身体一样惊呆了，毫无用处了，我迷惑不解地盯着他。

“贝拉，亲爱的。”他用最温柔的声音说道，缓慢到夸张地向我走过来，他举起手臂，手掌向前，如我这般茫然，这让我古怪地想起一个嫌疑犯正慢慢靠近警察，证明他没有武器……

“贝拉，你能扔掉那块石头吗？求你了！小心点儿，不要伤到自己。”

我已经完全忘记我粗糙的武器了，尽管我现在意识到我正紧紧抓住它，弄的我的关节一直在尖叫着抗议。它是不是又骨折了？卡莱尔这次肯定会给我上夹板了。

爱德华在离我几英尺的地方犹豫着，他的手还举在空中，眼里仍然充满恐惧。

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怎样移动我的手指头。接着石头吧嗒一声掉在地上，我的手僵硬地停留在原处。

我手中空无一物之后，爱德华稍稍放松了一些，但是他还是没向我靠近。

“你不必害怕，贝拉，”爱德华低语道，“你很安全。我不会伤害你。”

这个莫名其妙的允诺让我更加迷惑不解了，我像个弱智似的盯着他，试图理解他的意思。

“会没事的，贝拉。我知道你现在很害怕，但是已经结束了。没有人会伤害你了，我不会碰你的，我不会伤害你的。”他又说道。

我飞快地眨了眨眼睛，终于找到我的声音：“为什么你一直那么说？”

我朝他摇摇晃晃地走了一步，他躲开正在往前走的我。

“怎么了？”我轻声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你……”他金色的眼睛突然和我一样迷惑不解起来，“难道你不怕我吗？”

“怕你？为什么？”

我摇摇晃晃地又向前走了一步，接着被什么东西绊倒了——或许是我自己的脚。爱德华扶住我，我把脸埋在他的胸口开始抽泣。

“贝拉，贝拉，我非常抱歉，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我很好，”我喘着气说道，“我很好，我只是，吓坏了。给我，一分钟。”

他的胳膊紧紧地抱住我，“我非常抱歉。”他一次又一次地低语道。

我依靠在他身上，直到我能呼吸，接着我开始吻他——他的胸口，他的肩膀，他的脖子——每个我能够得到的地方。慢慢的，我的大脑又开始运转了。

“你好吗？”我在吻他的间隙问道，“她有没有伤到你？”

“我绝对好极了。”他保证，把脸埋在我的头发里。

“塞思呢？”

爱德华咯咯地笑道，“不仅仅是好极了。实际上，对他自己非常满意。”

“其他人呢？爱丽斯，艾斯梅？狼人？”

“都很好，那边也结束了。事情很顺利，就和我向你保证过的那样，这里的情况是最糟糕的。”

我让自己消化吸收他的意思，让它停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很安全。维多莉娅再也不回来追杀我了，都结束了。

我们全都会平安无事。

但是我仍然如此迷惑不解，无法完全理解这个好消息。

“告诉我为什么，”我坚持问道，“为什么你认为我会害怕你呢？”

“我很抱歉，”他说的时候又道歉起来——为了什么呢？我不知道，“非常抱歉，我不想你看见那样的事情。看见我那样，我知道我肯定吓到你了。”

我不得不再思考片刻，关于他向我靠近时的犹豫不决，他的手举在空中，就像如果他走太快的话我就会跑掉似的。

“真的？”我终于问道，“你……什么？认为你会把我吓跑？”我气得鼻子喷出气来，喷鼻子好极了，喷鼻子的时候声音不可能颤抖或断断续续，听起来随随便便就能令人印象深刻。

他用手托起我的下巴，让我向后仰着头来读懂我的表情。

“贝拉，我刚刚……”他犹豫着挤出这些话，“我刚刚在离你不到二十码的地方斩首并肢解了一个有感觉的生物，那没让你感到不安吗？”

他朝我皱着眉头。

我耸了耸肩，耸肩也很好，非常冷漠：“不很严重。我只是担心你和塞思会受伤，我想帮忙，但是我能做的只有那么一点点……”

他的脸突然变得青黑，这让我的声音渐渐消失了。

“是的，”他用清晰明确的口吻说道，“你手里拿着石头的小绝活儿。你知道你差点儿就让我心脏病发作了，那样的事情做起来并不是最容易的。”

他的勃然大怒让我难以回答。

“我想要帮忙……塞思受伤了……”

“塞思只是假装受伤，贝拉，那是个骗局。接着你就……”他摇摇头，没法说完，“塞思看不见你在做什么，所以我不得不插手。塞思有些耿耿于怀，他现在不能声称是单打独斗打败敌人的了。”

“塞思是在……假装？”

爱德华严厉地点点头。

“哦。”

我们俩都看着塞思，他装作没注意我们，专心地看着火焰，他身上的每根毛发都表现的得意洋洋。

“好吧，我不知道这些，”我为自己辩护道，“作为这里唯一一个最无助的人并不容易。你只要等到我成为吸血鬼！下次我就不会只是坐在场外了。”

各种各样的表情掠过他的脸庞，然后他才决定摆出愉快的脸色：“下一次？你这么快就要参加下一次战斗了？”

“像我这样的运气，谁知道呢？”

他转了转眼珠子，但是我看见他很开心……轻松之情让我们俩都如释重负，一切都结束了。

或者……不是？

“等下，你之前是不是说了些……”我畏惧了，想起之前确切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要跟雅各布说些什么呢？我破碎的心脏悲痛的悸动着。很难相信，几乎不可能，但是今天最困难的部分对我来说还没有过去——我得继续坚持下去。“关于复杂性的问题，爱丽斯需要为山姆查核计划。你说过会很接近，什么会接近？”

爱德华的眼睛扑闪着回到塞思身上，他们沉重地瞟了对方一眼。

“什么？”我问道。

“没什么，真的，”爱德华飞快地说，“但是我们确实需要上路了……”

他开始把我往他背上拉，但是我绷紧身体后退了。

“你什么都还没解释。”

爱德华用手掌捧着我的脸：“我们只有一会儿时间，所以别惊慌失措，好吗？我告诉过你没有理由害怕。信任我这一点，求你了？”

我点点头，试图掩饰住突如其来的恐惧——在我崩溃之前我还能应付多少事情呢？“没有理由害怕，知道了。”

他噘了下嘴，决定着该说些什么。接着他突然扫了塞思一眼，仿佛狼人在喊他一样。

“她在做什么？”爱德华问道。

塞思呜咽起来，声音焦急不安，这使我脖子后面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在无尽的一秒钟里一切都死一般寂静。

接着爱德华喘着粗气道：“不！”他的一只手飞快地伸了出去，

好像要抓住我看不见的什么东西一样，“不要——”

一阵抽搐使塞思的身体摇晃起来，从他的肺部传出一声痛苦的咆哮。

爱德华在同一时间跪在地上，双手紧紧地抱住头的两侧，脸痛苦的皱了起来。

我大叫一声，惊恐不已，，然后跪倒在他身旁。我愚蠢地想要把他的手从脸上拿开，我的手掌满是湿淋淋的汗水，从他大理石般的皮肤上滑落下来。

“爱德华！爱德华！”

他的眼睛凝视着我，他明显地挣扎着分开紧闭的牙齿。

“没事，我们会没事的，这是——”他住口了，退缩了。

“发生了什么事了？”塞思也在痛苦不已地嗥叫着，我大声地喊道。

“我们没事，我们会没事的，”爱德华大口地喘着气，“山姆——帮帮他——”

当他说到山姆的名字那一刻，我意识到他不是在说自己和塞思。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正在袭击他们，这一次，危急的情况不在这里。

他使用的是狼群的复数形式。

我的肾上腺素灼热地涌遍我的全身。我的身体什么都没留下。我跌落下去，在我撞上岩石上之前爱德华一把接住了我。他一跃而起，我已经在他的怀抱里了。

“塞思！”爱德华大声叫道。

塞思蹲了起来，身体仍然因为痛苦紧缩在一起，看起来他想要冲进树林里。

“不！”爱德华命令道，“你直接回家，就是现在，以你最快的速度！”

塞思呜咽了一声，不停地左右摇晃着他的大头。

“塞思，相信我。”

巨狼久久地凝视着爱德华痛苦的眼神，然后站立起来，蹿进森林，像幽灵一样消失不见了。

爱德华紧紧地把我护在胸口，接着我们走了一条与狼人不同的道路，从树影斑驳的森林里呼啸而过。

“爱德华，”我从嗓子眼里迫使自己挤出几句话来，“发生了什么事，爱德华？山姆怎么啦？我们要去哪里？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得回到空地，”他小声地告诉我，“我们早就知道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今天早上早些时候，爱丽斯看见了，并把消息通过山姆传给了塞思。沃尔图里确定现在是插手的时候了。”

沃尔图里。

太多了。我的头脑拒绝弄明白这些话的含义，假装不能理解。

树林摇晃着从我们身边掠过。他往山下跑得如此之快，感觉我们就像在垂直落下一样，完全失去了控制。

"别紧张，他们不是冲我们来的，这只是一支通常情况下清理这种糟糕局面的护卫分队。没什么重大的事情，他们只是在例行公事。当然啦，他们似乎周密地计划了到达的时间。这使我相信，要是这些新生儿减少了卡伦家族人数的话，意大利没有人会感到悲伤。"这些话从他的牙缝里挤出来，严厉而阴冷，"我一定要知道他们到达空地的时候在想些什么。"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回去的原因吗？"我轻声问道。我能面对这一切吗？迎风飘舞的黑色长袍的形象偷偷地潜伏进我不情愿的头脑，我对这些画面感到畏缩，我已经快接近崩溃的边缘了。

"这是部分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组成联合战线对我们而言会更安全。他们没有理由围攻我们……但是简和他们在一起。如果她认为我们孤立无援，和其他人不在一起，这很可能会诱惑她。就像维多莉娅一样，简很可能会猜到我和你在一起。当然，德米特里也和她在一起。他可以找到我，如果简要他这么做的话。"

我不想去想那个名字。我不想在我的脑海中看见那个令人目眩的精致娃娃脸，一个奇怪的声音从我的喉咙里传了出来。

"嘘，贝拉，嘘。会没事的，爱丽斯能看见这一点。"

爱丽斯能看见吗？但是……狼人们在哪里？狼群在哪里？

"狼群呢？"

"他们得赶快离开，沃尔图里并不遵守和狼人之间的停战协议。"

我听见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但是我控制不住，我开始大口地喘气。

"我保证他们会没事的，"爱德华向我保证道，"沃尔图里认不出他们的气味——他们不会意识到狼人在这里；这不是他们熟悉的物种，狼群会没事的。"

我无法处理他的解释，我的注意力被我的恐惧撕成碎片。我们会没事的，他以前这样说过……塞思，痛苦的咆哮……爱德华回避了我的第一个问题，用沃尔图里来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已经非常接近崩溃的边缘了——只有手指尖还抓的紧紧的。

树林在他身边飞驰而过，像碧绿的波浪。

"发生了什么事？"我又轻声问道，"之前，塞思在咆哮的时候？你受伤的时候？"

爱德华犹豫了。

"爱德华！告诉我！"

"已经结束了，"他轻声说道，他的速度产生的风声使我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狼人没有计算他们对付的那一半有多少人……他们以为已经把敌人全都消灭了。当然啦，爱丽斯看不见……"

"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新生儿躲了起来……莉娅发现了他——她很愚蠢，过于自信，想要证明什么，她独自一人跟他作战……"

“莉娅，”我重复道，我太虚弱了，无法为涌遍我全身的欣慰感到羞愧，“她会没事的吗？”

“莉娅没有受伤。”爱德华低语道。

我久久地盯着他。

山姆——帮帮他——爱德华曾惊呼道。他，而不是她。

“我们就快到了。”爱德华说道，他凝视着天空的某一点。

不自觉地，我的眼睛也跟随着他的。一片黑紫色的云朵低低地笼罩在树上。一片云？但是天气是如此异常的晴朗……不，不是云——我意识到那是浓烟滚滚的烟柱，和宿营地上的那个一样。

“爱德华，”我说道，声音几乎听不见，“爱德华，有人受伤了。”

我听到过塞思的痛苦，也在爱德华的脸上看到过这种折磨。

“是的。”他轻声答道。

“谁？”我问道，虽然我当然已经知道了答案。

我当然知道，当然。

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树林在我们身边慢了下来。

他过了很久才回答我。

“雅各布。”他说道。

我还能点一次头。

“当然。”我轻声说道。

接着我从我头脑中紧紧抓住的崩溃边缘上滑落下去。

一切都跌入黑暗。

我首先意识到的是触摸我的冰冷的手，不只一双手。胳膊抱着我，手掌捧着我的脸，手指轻轻地抚摸我的额头，更多的手指轻轻地压着我的手腕。

接着我意识到有声音。它们起初都是嗡嗡声，接着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像有人开打收音机的音量一样。

“卡莱尔——已经五分钟了。”爱德华的声音很焦急。

“她准备好了之后就会醒过来的，爱德华，”这是卡莱尔的声音，总是镇定和自信，“她今天应付的事情太多了，让她的思想自我保护一下吧。”

但是我的思想还没有被保护，它被困在尚未离我而去的意识里，即使在无意识的状态下——痛苦也是黑暗的一部分。

我感到完全与自己的身体分离了，仿佛我被困在我头脑中的某个小小的角落里一样，不再受控制。但是我对此无能为力。我无法思考，痛苦来得太强烈了，无处逃脱。

雅各布。雅各布。

不，不，不，不，不……

“爱丽斯，我们还有多长时间？”爱德华问道，他的声音依然很紧张；卡莱尔安慰的话没起作用。

从更远的地方传来爱丽斯的声音，明亮活泼的声音，“还有五分

钟。贝拉在三十七秒钟内会睁开眼睛，我不会怀疑她现在可以听见我们说话了。”

“贝拉，亲爱的？”这是艾斯梅温柔、令人欣慰的声音，“你能听见我说话吗？现在你很安全了，亲爱的。”

是的，我很安全，那真的很重要吗？

接着冰冷的嘴唇在我耳边诉说，爱德华说出的话使的我从我大脑深处囚禁我的折磨中逃离出来。

“他会活下来的，贝拉。我说这话的时候，雅各布·布莱克就在康复中了，他会好起来的。”

随着痛苦和恐惧逐渐减轻，我找到回到自己身体的路了，我的眼睛睁开了。

“哦，贝拉。”爱德华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他用嘴唇碰碰我的。

“爱德华。”我轻声说道。

“是的，我在这里。”

我张开眼睑，凝视着温暖的金色眼眸。

“雅各布没事？”我问道。

“是的。”他保证道。

我注视着她的眼睛，仔细地寻找他在宽慰我的蛛丝马迹，但是它们完美的清澈。

“我亲自为他做的检查，”卡莱尔说道，我转过头找到他的脸，离我只有几英尺，卡莱尔的表情很严肃，同时又很令人安慰，怀疑他是不可能的，“他的生命没有任何危险。他恢复的速度快的难以置信，尽管在这个速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他的伤势严重到他还需要几天才能恢复正常。我们一结束这里的事情，我就会尽我一切能力去帮助他的。山姆正努力让他变回到人形，那样治疗会容易一些。”卡莱尔微微一笑，“我从未上过兽医学校。”

“他出了什么事？”我轻声问道，“他的伤势有多么严重？”

卡莱尔的脸色又凝重起来：“另一匹狼遇到麻烦……”

“莉娅。”我喘息道。

“是的，他把她撞了出去，但是自己却没有时间自卫，新生儿抓住他的胳膊。他的身体右侧的骨头大多数都碎了。”

我畏缩着。

“山姆和保罗及时赶到，他们把他背回拉普西的时候他已经好一些了。”

“他会复原吗？”我问道。

“是的，贝拉，他不会有永久性的损伤。”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三分钟。”爱丽斯平静地说道。

我耸了耸肩，想要站起来。爱德华意识到我在做什么，把我搀扶着站了起来。

我盯着眼前的景象。

卡伦家族的人围着火堆站成半个圆圈。几乎没有明显的火焰了，只有浓厚的黑紫色的烟，就像疾病一样笼罩在鲜亮的草地上。贾斯帕站在离如沙砾般的烟雾最近的地方，站在烟雾的影子里，所以他的皮肤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他背对着我，肩膀绷得很紧，胳膊稍稍展开。那里有什么东西，在他的影子那里。某个机警的蹲伏着应付的东西。

我太麻木了，当我意识到那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感觉到的不过是一阵轻微的惊讶。

空地上有个吸血鬼。

火焰旁边有个女孩蜷缩成一个小圆球，她用胳膊抱着腿。她年纪很小，比我还小——看起来大概十五岁，黑色的头发，身材瘦小。她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瞳孔是令人畏惧的鲜红色。比赖利的还要鲜红，几乎散发出炽热的光芒了。它们失去控制的疯狂转动着。

爱德华看见我迷惑的表情。

“她投降了，”他平静地告诉我，“那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一个。只有卡莱尔才会想到这样的提议，贾斯帕不同意。”

我无法从火焰旁的情景移开自己的眼神，贾斯帕心不在焉地擦了擦左上臂。

“贾斯帕还好吗？”我轻声问道问道。

“他很好，毒液有些刺痛。”

“他被咬了？”我问道，心里一阵害怕。

“他想要同时无处不在。试图确保爱丽斯没什么可做的，实际上，”爱德华摇摇头，“爱丽斯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爱丽斯对着她的真爱做了个鬼脸：“过分保护的傻瓜。”

年轻的女性突然像动物一样把头缩回去，尖叫着哀嚎起来。

贾斯帕对她咆哮起来，她退缩回去，但她的手指成爪子状的插进地面，头在苦恼中像被鞭打一样的前后晃。贾斯帕向她走了一步，她蹲伏的更低些。爱德华过分随意的移动着自己的身体，以便让他挡在那个女孩和我之间。我从他的胳膊旁观察那个像被鞭打的女孩和贾斯帕。

卡莱尔瞬间到了贾斯帕的旁边。把手放在他最近的这个儿子的胳膊上。

“你改变主意了吗，年轻人？”卡莱尔问道，一如既往的镇静。“我们不想毁掉你，但是如果你不控制自己的话，我们会这样做的。”

“你会怎么对待这件事情？”那个女孩用高而清澈的声音呻吟道，“我想要她。”她明亮的深红色虹膜盯着爱德华，穿过他，从他后面看到我，她的指甲又撕开了坚硬的土地。

“你必须忍受，”卡莱尔严厉地告诉她，“你必须练习去控制，这是可能的，并且这是此刻唯一能救你的事情。”

女孩用沾满灰尘的手抓住自己的头，轻轻地咆哮起来。

“难道我们不应该离她远一点吗？”我轻声问道，拖着爱德华的胳膊。那个女孩听见我的声音时，嘴唇向后拉开露出牙齿，表情十分痛苦。

“我们必须待在这儿，”爱德华低语道。“他们现在从空地的北边来了。”

我扫视空地的时候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但是我看不见其他的东西穿过浓烟。

徒劳无功地搜索了一会儿之后，我的眼神回到这个年轻的女吸血鬼身上。她仍然注视着我，眼睛半疯了。

我看了好久这女孩瞪着我的目光，长及下巴的黑发勾勒出她面部的轮廓，脸庞石膏般的苍白。由于愤怒与饥渴让她的外表扭曲了，很难说清楚她的面貌是否美丽。凶猛的红色眼睛非常明显——让人难以把视线移开。她不怀好意地盯着我，每隔几秒就抽搐一下。

我盯着她，像被催眠了一样，不知道我是否透过这面镜子看见了自己的未来。

接着卡莱尔和贾斯帕开始回到我们中间。埃美特、罗莎莉和艾斯梅都急忙在爱德华、爱丽斯和我站立的地方聚集起来。正如爱德华所言，一道联合的防线，以我为中心，站在最安全的位置。

我不情愿地让自己的目光从那个狂野的女孩身上移开，寻找即将到来的恶魔。

还是没什么可看的。我瞟了一眼爱德华，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我努力跟随他的目光，但是还是只看见浓烟——浓厚得像油渍一样的烟雾在地面上盘旋，慵懒地慢慢升起，在草地上波浪起伏。

它翻腾着向前进，在中间变得更浓黑了。

“嗯。”突然从薄雾中传来一个冷漠的声音，我立刻认出这种冷漠。

“欢迎你，简。”爱德华的声音冷静，又很礼貌。

黑色的形状越走越近，从薄雾中分离出来，越来越实在。我知道前面的会是简——颜色最黑的披风，几乎是黑色的，身材最小大概两英尺高。我只能勉强在斗篷的阴影中看出简天使般的容貌。

赫然出现在他身后的四个穿着灰色披风的人也有些熟悉。我确定我认出了块头最大的那个，当我目不转睛地想要确定我心中疑惑时，费力克斯则抬头看着我。他让头罩稍稍往后滑落一点儿，这样我就可以看见他对我微笑着眨眼睛了。爱德华站在我身边一动不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

简的眼神徐徐地从卡伦家族的人光洁的脸庞上一一扫过，然后停留在火焰旁边的新生吸血鬼女孩身上；新生儿又用手紧紧地抱着头了。

“我不明白，”简的声音单调，但不像以前那样毫无兴趣。

“她投降了。”爱德华解释道，回答了她头脑中的疑惑。

简的黑眼睛闪过他的脸，“投降？”

费力克斯和其他的阴影快速交换了个眼神。
爱德华退缩了下，“卡莱尔给了她其他选择。”
“对打破规则的人来说，没有其他选择。”简平静的说。
卡莱尔说话了，声音温和。“由你决定。只要她愿意停止对我们的攻击，我看不到毁灭她的任何必要。她没有被教育过。”
“这两者没什么联系。”简坚持道。
“如你所愿。”
简惊愕的盯着卡莱尔，她微微摇了摇头，接着让自己的表情镇静下来。
“阿罗本来希望我们会在西边更远的地方见到你，卡莱尔，他向你问好。”
卡莱尔点点头：“如果你能带我向他问好，我会非常感激的。”
“当然啦，”简微笑道，她的脸充满生机的时候几乎太过可爱，她回头看了看浓烟，“似乎今天你们做了我们该做的工作……大部分。”她的眼光飘到人质身上，“只不过出于职业的好奇心，有多少人？他们在西雅图留下了不少毁灭的痕迹。”
“十八个，包括这个。”卡莱尔回答道。
简的眼睛张大了，她又看了看火焰，好像是重新评估一下火焰的大小。费力克斯和其他阴影长长的交换了个眼神。
“十八个？”她重复道，她的声音第一次听起来不确定。
“都是全新的，”卡莱尔轻蔑地说道，“他们没有任何技巧。”
“全部？”她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那么谁是他们的创造者？”
“她的名字曾经是维多莉娅。”爱德华回答道，声音里毫无感情。
“曾经是？”简问道。
爱德华把头偏向东边的树林。简的眼睛猛地抬起来，盯着远处的某个东西。另一根烟柱？我没转过头去查实。
简久久地凝望着东边，接着再次检查了近处的火堆。
“这个维多莉娅——她是这里的十八个之外的？”
“是的，她身边只有一个跟她在一起。他不像这里的这个这么年轻，但是不超过一岁。”
“二十个，”简吃力地说道，“谁对付的创造者？”
“我。”爱德华告诉她。
简眯起眼睛，转向火堆旁的女孩。
“你，”她说道，毫无生气的声音比原先更加的尖刻，“你的名字。”
新生儿邪恶地盯着简，嘴唇闭得紧紧的。
简冲她露出天使般的笑容。
新生儿女孩回应的尖叫声非常刺耳。她的身体僵硬地弓成扭曲、不自然的形状。我把脸别过去，抵抗着想要捂住耳朵的冲动。我咬紧牙

关，希望能够控制自己的胃。尖叫声更强烈了，我想把注意力集中在ai德华的脸上，光滑和面无表情的脸，但那使我想起他以前在简令人备受折磨的眼神下的情景，我感到更不舒服了。我转而看着爱丽斯和她身旁的埃斯梅，她们的脸都和他一样空洞
最后，一切终于安静下来。

“你的名字。”简又说道，她的声音毫无起伏。

“布里。”女孩气喘道。

简笑了笑，女孩又尖叫起来，我屏住呼吸直到她痛苦的声音停了下来。

“她会告诉你任何你想知道的事情的。”爱德华的话从牙缝中挤出来，“你没必要那么做。”

简仰着头，一直毫无生气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丝幽默，“噢，我知道。”她对爱德华说道，对他露齿一笑，然后再转过来看着年轻的吸血鬼布里。

“布里，”简说，她的声音又变得冷酷起来，“他说的都是真的吗？你们有二十个吗？”

女孩躺在地上气喘吁吁，她的一侧脸庞抵着地面。她飞快地说道：“十九到二十个，或许更多，我不知道！”她畏惧起来，害怕她的一无所知可能会带来另一轮折磨，“萨瑞和另一个我不知道名字的人在路上就遇到了战斗……”

“这个维多莉娅——是她创造你的吗？”

“我不知道，”她说道，又畏惧起来，“赖利从没说过她的名字。那天晚上我没看见……天太黑了，又太疼……”布里颤抖起来，“他不许我们想起她，他说我们的思想不安全……”

简的眼睛闪回到爱德华身上，接着又回到女孩身上。

维多莉娅把这一切计划的非常周详。只要她不跟踪爱德华的话，就不可能有什么方式确定她与此事有关了……

“告诉我有关赖利的事情，”简说道，“为什么他把你们带到这里？”

“赖利告诉我们，我们得摧毁这儿有奇怪的黄眼睛的人们，”布里快速又不情愿的喋喋不休道，“他说这会很容易，他说城市是他们的，他们会赶来除掉我们。他说一旦他们消失了，所有的血就都是我们的了。他给了我们她的气味，”布里抬起一只手，手指指着我的方向，“他说过我们会知道我们找到的是正确的巫会，因为她会跟他们在一起。他说谁第一个找到她，谁就能得到她。”

我听见爱德华的下巴在我旁边弯了一下。

“看起来赖利在很容易这点上是错误的。”简评论道。

布里点点头，似乎很欣慰，谈话不必那么痛苦地进行。她小心地坐了起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分头行动，但是其他人都没有来。赖利离开了我们，他没有像他保证过的那样过来帮助我们。接着，事情乱作一团，每个人都成了碎片。”她又战栗起来，“我很

害怕，我想跑开，那个人”——她看着卡莱尔，——“说如果我停止战斗，他们就不会伤害我。”

“啊，但那不是他能提供的礼物，年轻人。”简咕哝道，她的声音现在柔和的有些奇怪，“破坏规矩就要承担后果。”

布里盯着她，不理解她是什么意思。

简看着卡莱尔：“你确定把他们全都除掉了吗？分头行动的另一半？”

卡莱尔的脸非常平静，他点点头，“我们也分头行动了。”

简半笑不笑，“我无法否认这令我印象深刻。”她身后的大影子低声表示同意，“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巫会逃脱如此巨大的攻击而毫发无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似乎是极端的行为，考虑到你们在此的生活方式。为什么这个女孩是关键？”她的眼睛不情愿地停留在我身上一会儿。

我一阵颤抖。

“维多莉娅对贝拉心有不满。”爱德华告诉她，他的声音毫无感情。

简大笑起来——声音洪亮，像开心的小孩在大笑一样，“这个人似乎给我们族类带来了古怪的强烈反应。”她评论道，直勾勾地对着我笑，脸上露出愉快的表情。

爱德华绷紧身体，我刚好看见他别开脸，目光回到简身上。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做呢？”他严厉地问道。

简又轻松地大笑起来：“只是检查一下，很显然，没造成什么伤害。”

我颤抖了，深深地感激我身体机制中奇怪的小故障——上一次我们相遇的时候它保护我免受简的伤害——现在仍然有效。爱德华的胳膊紧紧地抱着我。

“好吧，似乎没剩下什么需要我们来做的了，真奇怪。”简说道，冷漠又回到她的声音里，“我们不习惯被认为不被需要，我们错过战斗实在是太糟糕了，听起来在一旁观战会很有意思。”

“是的，”爱德华迅速地回答她，声音很尖锐，“你们离的那么近，没能提前半小时赶到真是种侮辱。要不是那样的话，你们或许就能圆满的完成你们此行的使命了。”

简的眼睛毫不动摇地迎接爱德华的怒视：“是的，事情变成这样十分遗憾，是不是？”

爱德华对自己点点头，他的怀疑得到确认了。

简的目光又转向新生儿布里，她的脸百无聊赖，“费力克斯？”她懒洋洋的说道。

“等一等。”爱德华插话道。

简挑起眉毛，但是爱德华目不转睛地看着卡莱尔，语气急切地说道：“我们会给这个年轻人解释规矩的，她似乎不是不愿意学习，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当然，”卡莱尔回答道，“我们一定会准备对布里负责的。”

简的表情在有趣和不相信之间摇摆。

“我们没有例外，”她说道，“而且我们不给第二次机会，这对我们的名声不利。这使我想起来……”突然，她的眼睛又盯着我了，天真无邪的脸上露出酒窝，“凯厄斯会很有兴趣得知你还是人类，贝拉，或许他会决定过来拜访一下的。”

“日期已经定好了，”爱丽斯告诉简，她第一次开口说话，“或许几个月之后我们会去拜访你们的。”

简的笑容顿时消失了，她漠不关心地耸耸肩，看也没看爱丽斯。她转过头看着卡莱尔：“很高兴见到你，卡莱尔——我本以为阿罗是在夸大其词呢，好吧，直到我们再次相见……”

卡莱尔点点头露出痛苦的表情。

“处理好那件事，费力克斯，”简说道，朝布里点点头，她的声音又变得毫无生气起来，“我想回家了。”

“别看。”爱德华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我求之不得听从他的指示。一天里我看得够多了——对一生来说都还嫌多。我紧紧地闭上眼睛，把脸埋在爱德华的胸膛上。

但是我还是能听见。

响起一阵低沉的隆隆的咆哮声，接着又传来熟悉而恐怖的尖锐的惨叫。那个声音很快就停了下来，接着唯一的声音就是令人作呕的嘎吱声和劈啪声。

爱德华的手不安地抚摸我的肩膀。

“走吧。”简说道，我抬头的时候，刚好看见高高的灰斗篷的后背朝着烟雾慢慢走远了。熏香的味道又强烈起来——是新的。

灰色的斗篷消失在浓烟中。

第26章 伦理

爱丽斯盥洗室的台子上堆满了上千种产品，都是声称可以让人的外表更漂亮的东西。既然这所房子里所有的人都是那么的完美并且不透水，我只能假定她是为了我才买的这里大部分东西。我麻木的读着商标，被挥霍无度震惊着。

我很小心，不去看那个长长的镜子。

爱丽斯缓慢又有节奏的给我梳着头发。

“够了，爱丽斯，”我沉闷地说道，“我想去拉普西。”

天知道我得等多久，才能等到查理终于离开比利的房子。这样我才能去看雅各布了？不知道雅各布的呼吸是不是每分钟都像十辈子那么长。然后，当我最终被允许进去，去亲自看看雅各布是不是还活着，时间就会过的飞快了。在爱丽斯给爱德华打电话之前，我感觉好像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呼吸了，坚持着这个荒谬的无眠的faade（英文电子版错误吧，这是个什么？）。它看起来如此的重要。

“雅各布还没恢复意识。”爱丽斯回答道，“当他醒来的时候，卡莱尔或者爱德华会打电话来。不管怎么说，你需要去看看查理。他在比利的房子里，他看到卡莱尔和爱德华旅行回来了，他会开始怀疑你什么时候回家的。”

我已经回忆和组织好了我的故事。“我不在乎。当雅各布醒来的时候，我想在那儿。”

“你现在需要想想查理。你已经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对不起，我知道那并不能掩盖这事——不过，也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她的声音很严肃，几乎都有些呵斥了。“现在让查理蒙在鼓里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先扮演好你的角色，贝拉，接下来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其他事情了。作为卡伦家族的一员，这中间的一部分就意味着要小心谨慎的承担责任。”

当然她是对的。并且如果不是为了相同的理由——这个理由比我的害怕、疼痛和内疚更加的强大——卡莱尔将永远不能说服我离开雅各布的身边，无论他有没有恢复意识。

“回家，”爱丽斯命令道。“和查理谈谈。想好你的说辞。让他安全。”

我站直了，血液向下流到我的脚上，像上千根针在刺一样。我一定是一动不动坐了太久了。

“你穿着礼服很可爱。”爱丽斯嘀咕道。

“噢，爱丽斯——再次感谢你准备这些衣服。”我礼貌性的低语道，而不是真正的多么感激。

“你需要证据。”爱丽斯说道，她的眼睛无辜的睁大了，“怎么可能出去购物一件新东西都没买呢？它真是很令人喜欢，如果我能对自己这么说的话。”

我眨眨眼，不记得她给我穿的是什么了。我没法让我的思绪从每隔几秒就从光线里飞掠而过的小虫子上出来……

“雅各布很好，贝拉，”爱丽斯说道，解释了我的当务之急。“没什么可着急的。如果你意识到卡莱尔给他用了多少额外的吗啡——随着他的体温被迅速的燃烧掉了——你就会知道他很快就会好了。”

至少他没怎么疼。还没有。

“在你走之前还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爱丽斯同情的问道。“你精神上恐怕不只是受了一点损伤而已。”

我知道她在好奇什么。不过我有其他的问题。

“我会像那样吗？”我问她，压抑着自己的声音，“像草地上的那个叫布里的女孩？”

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我去考虑，但是我似乎没法把她从我的脑海中赶出去，那个现在生命已经突然终结的新生儿。她的脸，被对我的血液的渴望扭曲着，一直在我的眼中挥之不去。

爱丽斯抚摸着我的胳膊，“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不过确实有些人是像那样的。”

我站的很直，努力去想象。

“那会过去的。”她保证道。

“经过多久？”

她耸耸肩，“几年，或许更短。对你来说可能会不同的。我从没见过之前就选择这样生活的人经历这些。看这会怎么影响你，一定会很有趣。”

“有趣。”我重复道。

“我们会让你远离麻烦的。”

“我知道。我相信你。”我的声音单调又死气沉沉。

爱丽斯的额头皱了起来。“如果你担心卡莱尔和爱德华，我很确信他们会很好的。我相信山姆已经开始信任我们了……好吧，开始信任卡莱尔。这也是件好事。我能想象当卡莱尔不得不再次弄断骨折的地方，气氛变得有点紧张了——-”

“求你别说了，爱丽斯”

“对不起。”

我深深吸了口气，让自己平稳下来。雅各布已经开始快速的恢复了，他的一些骨头被错误地对接了。整个过程他是失去知觉的，不过去想这些仍然很困难。

“爱丽斯，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关于未来的？”

她突然警觉起来。“你知道我不是能看见所有的事情的。”

“准确来说，不是关于那个的。但是你有时候确实能看到我的未来。你认为，为什么会那样呢，当其他的超能力在我身上起不了作用时？简不能，爱德华和阿罗也不能……”我的话语随着我感兴趣的程度逐渐听不见了。我对这点的好奇心很短暂，被更压抑的感情深深的掩盖了。

不管怎么说，爱丽斯发现这个问题很有趣。“贾斯帕也可以，贝拉——他的天赋在你身上就和在其他人身上一样有效。这就是区别所

在，你发现了吗？贾斯帕的能力是在身体上影响人的。他确实能让你的身体冷静下来，或者兴奋起来。这可不是什么幻觉。我看见结果的幻象，而不是创造结果的决定背后的原因和想法。这是在思想之外的，也不是幻想；是事实，或者起码是它的某个版本。但是简和爱德华和阿罗和德米特里——他们是在思想内部起作用的。简只是创造了疼痛的幻觉。她并没有真正伤害到你的身体，只是让你感觉自己受到伤害而已。你明白了么，贝拉？你在你的思想里面是安全的。没有人能到达那儿。所以阿罗对你未来的能力感到如此好奇就没有可奇怪的了。”

她看着我的脸，看我有没有跟上她的逻辑。事实上，她所有的词语都开始一起跑丢了，音节和声音都丧失了意义。我没法专注在它们上面。不过我还是点点头，努力让我看起来明白一切了。

她可不傻。她抚摸着我的肩膀，低语道，“他会好起来的，贝拉。我都不需要幻象就能知道这点。你准备好走了吗？”

“还有一件事。我能再问你另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吗？我不是想要具体的什么，仅仅是有个大概就行了。”

“我会尽我最大努力。”她说道，又有些怀疑了。

“你还是能看到我变成吸血鬼了吗？”

“哦，这很容易。当然，我看到了。”

我慢慢的点点头。

她观察着我的脸，眼神深不可测。“你难道不知道你自己的想法吗，贝拉？”

“我知道。我只是想要确认下。”

“我只能和你一样确信，贝拉。你知道的。如果你改变了你的想法，我看到的就会跟着改变……或者消失，根据你的情况来说。”

我叹息道。“不过那是不会发生的。”

她用胳膊拥抱着我。“对不起，我确实不能换位思考。我的第一个记忆就是在我的未来里看到了贾斯帕的脸，我一直知道他就在我生活的前方。但是我可以同情你，很抱歉你不得不在两个好东西之间选择。”

我摇着她的胳膊。“别对我感到抱歉。”是有人需要得到同情，但我不是其中之一。并且不需要做什么选择——现在仅仅是会伤一颗好人的心。“我要去应付查理了。”

我开卡车回家，查理正像爱丽斯预料的那样疑惑的等着我。

“嗨，贝拉。你的购物之旅怎么样？”我走进厨房的时候，他跟我打招呼。他的胳膊抱在胸前，眼睛看着我的脸。

“太久了，”我迟钝的说道，“我们才刚回来。”

查理评估着我的情绪，“那么，我猜你已经听说杰克发生的事情了？”

“是的。卡伦家的其他人让我们赶快回家了。艾斯梅告诉了我们卡莱尔和爱德华在那儿。”

暮光之城-月食（下）

“你还好吗？”

“我很担心杰克。我一做好饭，就去拉普西。”

“我告诉过你那些摩托车是很危险的。我希望这件事让你意识到我可不是开玩笑。”

我点点头，把食物从冰箱里拿出来。查理在桌边坐下来。看起来他处在一种比平常更多话的情绪里。

“我不认为你需要太担心杰克。任何能用那种精力咒骂的人，都会好起来的。”

“你见到他的时候，他醒着？”我问道，转身看着他。

“哦，是的，他醒着。你应该听听他说的——事实上，或许你没听见更好。我可不觉得在拉普西谁听不到他说话。我不知道他从哪学来那些词汇，不过我希望他在你周围的时候不用那样的语言。”

“他今天很有理由这么做。他看起来怎么样”

“一团糟。他的朋友们把他背回来。幸好他们都是大男孩，能一把抱起他。卡莱尔说他的右腿和右胳膊都摔坏了。更确切地说，当他从那该死的摩托车上摔下来的时候，他整个右半边身体都被压碎了。”查理摇了摇头。“如果我再听到你骑摩托的话，贝拉——”

“那没问题，爸爸。不会的。你确信杰克很好？”

“当然，贝拉，别担心。他就像原来那样嘲笑我。”

“嘲笑你？”我震惊的回应道。

“是的——在侮辱某人的母亲和愚蠢地说国王的名字的间隙，他说，’我打赌你今天对她爱的是卡伦而不是我感到很高兴吧，查理？’”

我转身对着冰箱，这样他就看不到我的脸了。

“而且我也不能争论什么。当涉及到你的安全问题时，爱德华确实比雅各布更成熟，我会给他足够信任的。。”

“雅各布很成熟。”我防御的低语道。“我确信这不是他的错。”

“今天是奇怪的一天。”查理沉思了一分钟。“你知道，我没有在那种迷信的鬼话上放太多赌注，不过确实很奇怪……看起来比利知道杰克会发生些坏事。他整个早晨都像感恩节的火鸡那样紧张。我觉得他没有听进去我和他说的任何话。”

“接下来，比那更奇怪——你记得在二月和三月的时候，狼群带来的麻烦吗？”

我弯下身从壁橱里拿出煎锅，利用这个机会让自己躲藏了一两秒钟。

“是的，”我低语道。

“我希望我们再也不用有那样的麻烦了。今天早上，我们坐船出去的时候，比利压根没注意我或者鱼，突然间，你能听到树林里狼群的嚎叫声。不止一只，并且，孩子，特别大声。听起来就像他们就在村子里面一样。最奇怪的部分是，比利调转船头，笔直的回到码头

去，就好像他们在叫他一样。甚至都没听到我问他在干什么。”

“在我们把船停好以前，声音就停下来了。不过突然，比利好像特别着急的不错过比赛，虽然我们还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他无意义的低语着一些关于早些时候的转播……一次直播比赛？像我告诉你的，贝拉，非常奇怪。”

“哇哦，他发现了他所说的他想看的一些比赛，但是接下来他就无视了这个。所有的时间他都守在电话旁，给苏，艾米丽，和你的朋友，奎尔的祖父打电话。实在不能明白他在找什么——他仅仅和他们聊聊家常。”

“然后嚎叫声就在屋子外面又响了起来。我从没听过类似的声音——我胳膊上起了鸡皮疙瘩。我问比利——在噪声里不得不用喊的——他是不是在他的院子里设了陷阱。听起来那个动物在忍受巨大的疼痛。”

我退缩了，不过查理被他的故事牢牢吸引住，没注意到我。

“’因为直到这一分钟我都忘不了所有的事情，’那会儿杰克回家了。前一分钟都是狼在嚎叫，然后你就再也什么都听不见了——杰克的咒骂声掩盖了这些。那个男孩就像有许多肺一样。”

查理暂停了一分钟，表情沉思状。“有趣的是，一些好事应该从这一团糟中被分出来。我认为他们不会停止那些对卡伦家愚蠢的偏见。但有人给卡莱尔打了电话，当他出现的时候，比利确实很感激。我想我们应该把杰克送去医院，但是比利想让他在家待着，卡莱尔也同意。我猜测卡莱尔知道什么才是最佳方案。他出诊到那么远距离的地方，真是很大方。”

“并且……”他暂停了，好像不想说什么事情。他叹了口气，然后继续。“并且爱德华确实非常……好。他看起来像你一样担心雅各布——-好像是他的兄弟躺在那儿。他的眼睛看起来……”查理摇了摇头。“他是个大方的人，贝拉。我会努力记住这事的。虽然不保证。”他对我露齿而笑。

“我不会逼你这么做的。”我低语道。

查理伸了伸腿，呻吟道，“回家可真不错。你都不能相信今天比利那个小地方变得多挤。七个杰克的朋友都把自己挤进那个小小的前厅——我几乎都不能呼吸了。你曾经注意过那些奎鲁特的孩子长的多大吗？”

“是的，我注意到了。”

查理盯着我，眼睛突然更聚精会神。“真的，贝拉。卡莱尔说杰克时刻都有人照顾。说看起来比实际上糟糕的多。他会好起来的。”

我只是点点头。

当查理一离开，我就能赶紧去看他的时候，雅各布看起来如此……奇怪的易碎。他身上到处都是绷带——卡莱尔说他恢复的那么快，所以没用石膏。他的脸色苍白又扭曲，虽然在那个时候他处于深深的无意识状态。易碎的。像他以前一样的巨大，不过看起来非常易碎。

或许这仅仅只是我的想象罢了，把我将要不得不去打碎他的意识联系起来而已。

如果我能被闪电击中，劈成两半该多好啊。宁愿这样的痛苦。第一次，放弃作为人类感觉就像真正的牺牲。好像这就可能失去太多了。

我把查理的晚饭放在桌子上，靠近他的肘部，然后朝着门走去。

“嗯，贝拉？你能不能再等一秒钟？”

“我忘了什么事情吗？”我问道，看向他的盘子。

“不，不，我只是……想求你件事儿。”查理皱着眉头，看着地板。“坐下来——这不会花很长时间的。”

我坐在他对面，有点迷惑。我努力集中精神。“你需要什么，爸爸？”

“这就是关键，贝拉，”查理脸红了。“或许我只是觉得……有些迷信，在和整天都很奇怪的比利待在一起之后。但是我有这种……预感。我觉得好像……我很快就要失去你了。”

“别傻了，爸爸。”我内疚的低语道。“你想让我去上大学，不是吗？”

“只是答应我一件事。”

我犹豫了，准备食言。“好的”

“你能不能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告诉我？在你决定和他私奔之前，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情之前？”

“爸爸……”我呻吟道。

“我很严肃。我不会大惊小怪的。仅仅提前通知我下。给我机会和你告别。”

精神上畏缩着，我抬起头。“这很傻。但是，如果这能让你开心……，我保证。”

“谢谢你，贝拉。”他说道。“我爱你，孩子”

“我也爱你，爸爸。”我碰了碰他的肩膀，然后从桌边走开。“如果你需要什么，我会在比利家。”

我跑出来的时候没有回头看。这样就很完美，这就是我现在所需要的。在去拉普西的一路上，我一直都在抱怨着自己。

卡莱尔的黑色梅赛德斯不在比利的屋子前面。这样又好又不好。很明显的，我需要单独和雅各布谈谈。但是我还是希望当雅各布没有意识的时候，我还是能以某种方式抓住爱德华的手，就像以前那样。不可能了。但是我想念爱德华——看起来好像单独和爱丽斯待了一个漫长的下午。我猜想这让我的答案非常的明显了。我已经知道我不能离开爱德华而活着。但那个事实不会让这事的痛苦减少一点。

我轻轻敲着前门。

“进来，贝拉。”比利说道。我的卡车的咆哮声能被轻易的认出来。

我走进去。

“嗨，比利。他醒着吗？”我问道。

“他大概半小时前醒来的，就在医生走之前。进去吧。我想他在等着你。”

我畏缩了，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谢谢。”

我在雅各布房间的门口犹豫着，不确定是不是要敲门。我决定先偷看下，希望——我多么的懦弱啊——他可能又睡着了。我觉得我需要再多几分钟。

我把门打开个小缝，迟疑着斜着身体往里看。

雅各布在等我，他的脸镇静而光滑。枯槁和憔悴的神情已经不见了，但是只有一点小心翼翼的空白占据着自己的位置。他的黑眼睛里没有任何生气。

知道我爱他，去看他的脸就非常困难了。这比我原先设想的有更大的不同。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他来说，一直都这么困难，始终如一。

谢天谢地，有人给他盖了个被子。不用去看他受伤的部分，真是种解脱。

我迈步进屋，在身后轻轻的关上了门。

“嗨，杰克。”我低语道。

他起初没回答我。他久久的看着我的脸。然后，努力了下，重新把他的表情弄成轻松愚弄的微笑。

“唉，我就有点觉得事情会像这样。”他叹息道。“今天绝对是向着更糟的方向转了个弯。起初我选择了错误的地点，错过的了最棒的战斗，然后塞思得到了所有的荣誉。然后莉娅不得不变成个白痴，努力想要证明她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强壮，于是我就不得不成了救她的那个白痴。然后现在弄成这样。”我在门边犹豫着，他用左手朝我招了招手。

“你感觉怎么样？”我低语道。多么愚蠢的问题啊。

“有点兴奋。吸血鬼医生不太确定我需要多少止痛药，所以他只能试着用，然后出错了。我觉得他用的太多了。”

“但是你不疼。”

“不，起码，我感觉不到我的伤口。”他说道，又挖苦的笑了。

我咬着嘴唇。我从来也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我想死的时候，怎么就没人来尝试杀了我呢？

讽刺的幽默离开了他的脸，他的眼睛又温暖起来了。他的额头皱起来，好像很担心。

“你怎么样？”他问道，听起来确实很关心，“你还好吗？”

“我？”我瞪着他。可能他用药太多了吧。“为什么？”

“哇哦，我的意思是，我相当确信他不会真正的伤害你，但是我不确定这事会变得多糟糕。自从我醒来后，我就有点疯狂的担心着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被允许来拜访我或者其他的。一颗心悬着，感觉很糟。事情怎么样了？他有没有对你很尖酸刻薄？我很抱歉如果事情很糟。我没打算让你一个人经历这些。我是打算着我也会在那儿

的……”

我花了一分钟才明白。他喋喋不休着，看起来越来越笨拙，直到我明白了他在说什么。然后我赶快让他安心。

“不，不，杰克！我很好。说实话，太好了。他当然没有尖酸刻薄。我倒是希望他能这样呢！”

他的眼睛好像恐惧的睁大了。“什么？”

“他甚至都没生我的气——他甚至都没生你的气！他是那么的无私，这让我感觉更糟了。我期望他会朝我大喊大叫之类的。那不像是我应该得到的……好吧，比他朝着我大喊大叫糟糕多了。但是他不在乎。他只是希望我开心。”

“他没生气？”雅各布不相信的问道。

“不，他……太好了。”

雅各布又盯着我看了一下，然后突然皱起了眉头，“好吧，该死！”他抱怨道。

“怎么了，杰克？很疼吗？”我环顾着他的药膏，无助地摆着手。

“不，”他用厌烦的语气抱怨道，“我不敢相信会这样！他没给你最后通牒或类似的？”

“连边儿都不沾——你怎么啦？”

他闷闷不乐的摇了摇头，“我在盘算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该死，他比我预料的表现的更好。”

他说话的样子，尽管有些生气，但使我想起爱德华今天早上在帐篷里对雅各布缺少道德的赞扬。那意味着雅各布还是在希望，还是在斗争，这样深深的刺伤让我一阵畏缩。

“他没在耍什么把戏，杰克。”我平静地说道。

“我打赌他在耍把戏。他和我一样对每个细节努力，只是他知道他在干什么，而我不知道。别责备我，因为他操纵的技巧比我好——我和他相处的时间不足够长，无法学到他所有的伎俩。”

“他没操纵我！”

“是的，他在操纵！你什么时候才会清醒过来，意识到他没你想的那么完美？”

“至少他没以死相逼让我吻他。”我猛的说道，话一出口，我就懊恼地脸红了。“等等，假装那是说漏嘴了，我对自己发过誓，关于那件事，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说话的时候平静了一些：“为什么不？”

“因为我来这儿，不是为了责备你什么事情。”

“不过，这倒是真的。”他冷静地说道，“我的确那么做了。”

“我不在乎，杰克，我没有生气。”

他微笑道：“我也不在乎。我就知道你会原谅我的，我很高兴我这么做了，我会再这么做的。至少我已经拥有那么多了，至少我使你明白你的确是爱我的，那就值得了。”

“是吗？你真的认为比我还蒙在鼓里要好一些吗？”

“难道你不认为应该知道自己的感觉吗——这样一来，你就不必等到某一天为时已晚，你已经是一个结了婚的吸血鬼的时候，才被突然震惊到了。”

我摇摇头：“不——我并不是说对我而言会更好，我的意思是对你而言会更好。让我知道我爱你，对你而言，会使事情更好还是更糟？当不管怎样都不会有任何改变的时候，如果我从来都没有被告知这些，事情对你而言，会更好更容易吗？”

他对我的问题如我所表达的那样严肃，仔细想过才回答，“是的，让你知道会更好一些，”他最终下定决心说道，“如果你没有弄清楚……我会一直想，如果你清楚的话，你的决定会不会不同。现在，我知道了，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他颤抖着慢慢吸进一口气，然后闭上眼睛。

这一次我没有——我不能——抗拒安慰他的冲动。我走过这个小房间，在他的头旁边跪了下来，很害怕坐在床边，唯恐我挤到床弄疼他，用我的额头轻轻触碰他的脸颊。

雅各布叹了口气，把手放在我的头发上，就这样抱住我。

“我很抱歉，杰克。”

“一直以来我都知道成功的机会很渺茫，不是你的错。贝拉。”

“也不是你的，”我呻吟道“求你了。”

他抽开手看着我，“什么？”

“本来就是我的错。但不断被告知这不是我的错，让我太难过了。”

他露齿一笑，但是笑容没有出现在他的眼睛里：“你想让我严厉训斥你吗？”

“实际上……我的确这么想。”

他撅着嘴，斟酌着我这样说有几分是真的。微笑很快掠过他的脸庞，接着他的表情扭曲成可怕的怒容。

“那样不可原谅的回吻我，”他对我吐出这样的话，“要是知道你会收回去的话，或许你就不应该在这点上那么让人信服。”

我畏缩着点头道：“我很抱歉。”

“抱歉并不会使事情更好一些，贝拉，你那时候在想什么？”

“我没想什么。”我轻声说道。

“你本应该告诉我让我去死的，那才是你最想要的。”

“不是的，雅各布，”我呜咽道，和刚溢出来的泪花斗争着，“不！从来都不是！”

“你不是在哭吧？”他追问道，声音突然回到正常的语气，他不耐烦的在床上猛地一动。

“是的”我低语道，虚弱的自我解嘲着，刚才的眼泪突然变成抽泣了。

他转了一下身体，把没伤的腿挪下床，好像打算站起来一样。

“你在做什么？”我眼泪哗啦地问道，“躺下，你这个傻瓜，你会伤到自己的！”我跳了起来，用两只手把他没伤的肩膀推上去。

他屈服了，疼痛的气喘着躺回到床上，但是他一把拉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倒在床上，靠在他没有受伤的那边。我蜷缩在那里，想要靠在他炙热的皮肤上抑制住愚蠢的抽泣。

“我不敢相信你在哭，”他含糊的说，“你知道我说那些话只是因为你想让我那么说，我并不是那么想的。”他用手抚摸着我的肩膀。

“我知道，”我深深的紊乱的吸了一口气，想要控制住自己，我怎么成了那个哭泣，而需要他来安慰的人呢？“不过，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谢谢你把它们大声说出口了。”

“让你哭泣会不会给我加分？”

“当然啦，杰克，”我挤出一个笑容，“你想要多少都行。”

“别担心，贝拉，亲爱的，总会办法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低语道。

他拍了拍我的头顶，“我打算让步了，做的好点。”

“更多的把戏？”我问道，抬起下巴，让自己看见他的脸。

“或许吧，”他颇费力气的大笑道，然后退缩了下，“但是我要试一试。”

我皱起眉头。

“别那么悲观。”他抱怨道，“对我多一些信心。”

“你说‘做的好点’是什么意思？”

“我会当你的朋友，贝拉，”他平静的说，“我对你不会再有更多的要求。”

“我想一切都太迟了，杰克，当我们像这样彼此相爱时又如何能做朋友呢？”

他看着天花板，专心的盯着，好像他在读写在上面的什么东西一样：“或许……这将不得不是一种疏远的友谊。”

我紧紧的咬住牙齿，很高兴他没看我的脸，挣扎着抑制住要再次令我屈服的抽泣。我需要坚强一些，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知道《圣经》里的那个故事吗？”雅各布突然问道，他仍然读着空荡荡的天花板，“那个讲国王和两个争夺婴儿的妇女的故事？”

“当然知道，所罗门国王。”

“对，所罗门国王，”他重复道，“他说过，把孩子一分两半……不过那只是个测试，要看一看谁愿意为了保护它而放弃自己的一半。”

“是的，我记得。”

他回头看著我的脸：“我不打算再让你分成两半了，贝拉。”我理解他所说的话，他在告诉我他最爱我，他的屈服证明了这一点。我想为爱德华辩护，告诉雅各布如果我想的话，如果我愿意让他这么

做的话，爱德华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我才是那个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所有物的人。不过那只会开始一场让他更伤心的争论，没有任何意义。

我闭上眼睛，决意让自己控制住疼痛，我不能将此强加在他身上。

我们安静了一会儿。他似乎在等我说点什么，我努力思考着说点什么。

“你能告诉我最糟糕的部分是什么吗？”我什么都没说的时候他迟疑的问道，“你介意吗？我是打算要做的好点。”

“这有帮助吗？”我轻声的问道。

“可能吧，不太会受伤。”

“那么，最糟糕的部分是什么呢？”

“最糟糕的是知道那会是什么样。”

“那可能会是什么样。”我叹息道。

“不，”雅各布摇了摇头，“我完全适合你，贝拉。我们俩不用任何努力——舒服，轻松的就像呼吸一样。我本会是你自然的生命轨迹……”他盯着空中看了一会儿，我等待着，“如果世界是本来应该的样子的话，如果没有魔鬼和魔法的话……”

我能看见他所看见的，我知道他是对的。如果世界是本来应该的理智的样子的话，雅各布和我会在一起。我们会很幸福。在那个世界里他曾是我的精神伴侣——他还会成为我的精神伴侣，要是他的要求没有被某种更加强大的东西超越的话，那种东西如此强烈，以至于不可能存在于理智的世界里。

对雅各布而言，这种东西也存在吗？那种会胜过精神伴侣的东西？我不得不相信是这样的。

两种未来，两个精神伴侣……对任何一个人而言都太多了。而我不是唯一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人，这太不公平了。让雅各布承受的痛苦的代价似乎太大了，一想到这种代价就让我不禁一颤，我不知道如果我不曾失去过爱德华，我是否会动摇？我不确定，如果我不知道没有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话——那层认知深深地根植在我的心里，我无法想象没有他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他对你就像毒药，贝拉，”他的声音仍然温柔，一点儿也没有批评之意，“我现在明白你不能没有他，太迟了，但是我对你而言会更健康，不是毒药，我会是空气，阳光。”

我的嘴角扯出一抹苦闷的微笑：“我以前也一直这么想你的，你知道。就像太阳一样，我个人的太阳，你令人愉快地为我驱散乌云。”

他叹气道：“乌云是我能应付的。但是我无法跟月食作战。”

我抚摸着他的脸，把手放在他的脸颊上。他在我的抚摸下呼吸着，闭上了眼睛，四周非常安静。有一会儿我能听见他的心跳，缓慢而均匀。

“告诉我对你而言最糟糕的部分。”他轻声说道

“我想那可能是个坏主意。”

“求你了”

“我想这会很伤人的”

“求你了”

此刻我又怎能拒绝他什么呢?

“最糟糕的部分……”我犹豫了，接着的话语像洪水一般涌现出来了，“最糟糕的部分是我看见整件事情——我们完整的人生，而且我迫不及待想要得到它，杰克，我都想要。我想要待在这里，永远都不要动。我想爱你，让你开心，而我不能，这会杀死我的。这就像山姆和艾米丽，杰克——我从来都没有其他选择。我一直都知道不会有任何改变，或许那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强烈地抗拒你的原因。”

他的精神似乎集中在平缓的呼吸上。

“我知道我不该告诉你这些的。”

他慢慢地摇摇头：“不。我很高兴你告诉我了。谢谢你。”他亲吻了我的头顶，接着叹息道，“我现在会很高兴的。”

我抬起头看着他，他在微笑。

“那么你要结婚了，嗯哼？”

“我们不必谈论这些的。”

“我想要知道一些细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到你。”

我等了一会儿才能说话。当我非常确定我的声音不会哽咽的时候，我回答了他的问题。

“这并不是我的主意……但是，是的，对他而言很重要。我觉得，为什么不呢？”

杰克点点头：“是这样。相比之下——这并不是那么大不了的事情。”

他的声音非常平静，非常务实。我盯着他，我很好奇他是如何做到的，但那毁了他的努力。他凝视着我的眼神看了一会儿，接着把头扭开了。我一直等到他控制住呼吸之后才说话。

“是的，相比之下。”我同意道。

“你还有多少时间？”

“那取决于爱丽斯要花多久才能筹办好婚礼。”我压制住一声呻吟，想象着爱丽斯会做的事情。

“之前还是之后？”他平静的问道。

我知道他的意思：“之后。”

他点点头，这对他而言是种解脱，我不知道想到我毕业让他度过了多少个无眠之夜。

“你害怕吗？”他轻声问道。

“是的。”我轻声答道。

“你害怕什么？”我现在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了，他低头凝视着我的手。

“许多事情。”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轻松一些，但还是很诚实，

“我从来都不是个受虐狂，所以我不是在期待痛苦。我希望有某种方法让他不在我身边——我不想让他和我一起痛苦，不过我认为没有什么办法能做到。还要应付查理，蕾妮……而在那之后，我希望我能很快控制住自己。或许我会成为巨大的威胁，那么狼群就不得不把我铲除掉。”

他不赞同地抬着头看我：“如果我兄弟当中有谁想要这么做的话，我会把他的腿打瘸。”

“谢谢。”

他心不在焉的微笑起来，然后又皱起眉头：“难道不会比那样更危险吗？在所有的故事里，他们说非常难……他们失去控制……人们会死”他有些哽噎。

“不，我不害怕那样，愚蠢的雅各布——难道你不是比吸血鬼的故事更加了解情况吗？”

他很显然并不欣赏我故作幽默的努力。

“好吧，无论如何，有很多要担心的，但最终都很值得。”

他不情愿的点点头，我知道他不可能同意我的看法。

我伸长脖子在他耳边呢喃，让我的脸靠在他温暖的皮肤上：“你知道我爱你。”

“我知道，”他低语道，胳膊自动的抱紧了我的腰，“你知道我多么希望这就足够了。”

“是的。”

“我会永远在一旁等待的，贝拉。”他保证道，语气轻松起来，胳膊松开了，我抽开身，感到一种毫无生气，吃力的失落感，当我把身体的一部分留在身后，留在他身旁的床上时，我感到一种支离破碎的剥离感，“如果你想要的话，你永远都会得到属于你的那部分。”

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直到我的心脏停止跳动。”

他回给我一个笑容：“你知道，我想或许我仍然会接受你——或许，我想那取决于你的味道有多么难闻。”

“我可以回来看你吗？或者你宁愿我不回来？”

“我会想清楚，然后去找你，”他说道，“我可能需要有人陪伴，防止我发疯。非凡的吸血鬼医生说直到他认为可以之前，我不可以变身——那样可能会弄糟骨头愈合的情况。”雅各布做了个鬼脸。

“乖一点，照卡莱尔所说的做，你会好的更快的。”

“当然，当然。”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我说道，“当你命中注定的女孩吸引你的目光的时候。”

“别指望这样的事情，贝拉，”雅各布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酸楚，“尽管我确定这对你而言是种解脱。”

“或许是，或许不是。我可能会认为她配不上你，我想知道到时候我会多么嫉妒她。”

“那部分或许会很有趣。”他承认道。

“如果你想要我回来，让我知道，我就会出现在你身边。”我保证道。

他叹了一口气，把脸转向了我。

我倾身靠过去，轻轻的吻了吻他的脸：“爱你，雅各布。”

他大笑道：“更爱你。”

他注视着我走出他的房间，黝黑的眼睛里流露出深不可测的神情。

第27章 需要

没走多远我就无法开车了。

当我再也看不见的时候，我让轮胎沿着崎岖不平的路边慢慢的滚动着停下来。我萎靡不振地坐在椅子上，允许我在雅各布房间里苦苦挣扎着想要摆脱的虚弱感将我击垮。这比我先前想过的还要糟糕——这种力量使我措手不及。是的，我在雅各布面前掩饰是对的，不该有人看见这一幕。

但是我一个人没呆多久——时间长的刚好能让爱丽斯看见我在这里，接着，过了几分钟他就到了。门咯吱一声打开了，他把我揽入他的怀抱。

起初这更糟糕，因为我身体的一小部分——虽然更小，但是每分钟都在变的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生气。对着我剩余的部分尖叫——渴望着另一个怀抱。接着涌起一股新的内疚感来平息我的痛苦。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让我抽泣，直到最后我痛哭流涕的说出查理的名字。

“你真的准备好回家了吗？”他怀疑的问道。

经过几次努力之后，我勉强传递出这样的信息，短时间内我是不会好转的。在天色晚到查理忍不住给比利打电话之前，我需要先经过

他这一关。

所以他开车送我回家——第一次他开车的速度甚至都没接近我卡车的内部速度极限——而且一只胳膊还紧紧地拥抱着我。一路上，我都挣扎着控制自己。起初似乎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努力，但是我没有放弃。只要几秒钟，我告诉自己。仅仅只是找几个借口，几个谎言的时间而已，接下来我就又可以崩溃了。我必须有能力做那么多，我在脑海中搜索着，绝望地搜寻着仅存的力量。

时间只够让我从抽泣中平静下来——抑制住而不是结束它们。眼泪没有慢下来，我似乎找不到任何机会来开始应付那些眼泪。

“在楼上等我。”我们来到屋前时，我含混不清的说道。

他把我抱得更紧了，过了一会儿他就走了。

一进门，我就径直朝楼梯走去。

“贝拉？”我经过他的沙发上的老地方的时候，查理叫住了我。

我转过身看着他，没有说话。他的眼睛鼓得大大的，东倒西歪的站了起来。

“发生了什么事？雅各布……”他追问道。

我猛烈的摇着头，努力找到自己的声音，“他很好，他很好。”我保证道，声音低沉而沙哑。雅各布是很好，身体上的，这才是查理目前所担心的。

“但是发生了什么事？”他抓住我的肩膀，眼睛还是充满焦急，张得大大的，“你发生了什么事？”

我肯定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糟糕。

“没什么，爸爸，我……只是不得不跟雅各布谈……一些很难说的事情，我很好。”

焦急平静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不赞同。

“现在真的是最好的时机吗？”他问道。

“很可能不是，爸爸，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是事情发展到了我需要做出选择的地步——有时候，并没有妥协的方法。”

他慢慢的摇着头：“他怎么能应付这些呢？”

我没有回答。

他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儿，接着点点头，那肯定足以回答他的问题了。

“我希望你没把他康复的事情搞砸了。”

“他愈合的很快。”我咕哝道。

查理叹了叹气。

我能感觉到克制悄悄地溜走了。

“我会在我的房间里。”我告诉他，扭动肩膀从他手掌下挣脱出去。

“好吧。”查理同意道。他可能看见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了，没什么比眼泪更让查理害怕的。

我朝着我的房间走去，眼前一黑，脚下踉踉跄跄的。

暮光之城-月食（下）

一进房，我就用力的扯手链的搭钩，努力用颤抖的手指把它解开。

“不要，贝拉，”爱德华轻声说道，抓住我的手，“它是你的一部分。”

抽泣再次开始之前他把我一把揽入怀中。

最漫长的一天似乎一直在延续，无休无止。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会结束。。

但是，尽管夜晚无情的降临，这也不是我生命中最难过的一夜。我从中获取安慰，我不是一个人，这也有许多令人安慰的地方。

查理对感情爆发感到恐惧，所以他不会来查房，尽管我并不安静——他很可能睡的时间不会比我多。

我的事后聪明似乎也清晰地让人无法忍受。我能看见我所犯的每个错误，我所造成的每一处伤害，以及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带给雅各布的每个痛苦，我带给爱德华的每个伤痕，全部都堆砌起来整整齐齐的放在一起，让我不能忽视，也不能否认。

而我意识到一直以来对于冰箱贴的事情，我的理解都是错误的。我想强迫它们粘在一起，但是它们不是爱德华和雅各布，而是我自己的两部分，一边是爱德华的贝拉，另一边是雅各布的贝拉，但是它们不可能同时存在，我从开始就不该这么尝试。

我造成了那么多的伤害。

在夜晚的某个时刻，我想到今天早上我对自己立下的誓言——我绝不会再让爱德华看见我为雅各布·布莱克流一滴眼泪。这种想法引起新一轮的歇斯底里，这次哭泣让爱德华更害怕。不过，当这些都过去之后，一切都会烟消云散。

爱德华什么都没说。他只是把我抱到床上，让我毁灭他的衬衫，用泪水弄脏了它。

过了很久，比我想的还要久，我身体中那个小小的破碎的部分才自己哭出来。不过，一切就这样发生了，我筋疲力尽，最后终于睡着了。不省人事并没有让我从痛苦中彻底解脱出来，只是有种使感官麻木迟钝的舒缓感，就像药物一样。使之更容易忍受，但是它还是在那里；即使在睡梦中，我也意识到，这帮助我做出必要的调整。

早晨带来的，若不是更加光明的景象，至少也是有所克制的，某种程度上的接受。出于本能，我知道我新的泪水还会让心口再痛。现在那只会成为我的一部分，时间会使之更加容易的——大家一直这么说，但是我并不在乎时间是否能治愈我，只要雅各布能够好起来，能够再次快乐起来。

当我醒来的时候，没有迷失方向的感觉。我睁开眼睛——眼泪终于哭干了——正视他焦急不安的眼神。

“嗨。”我说道，我的声音很沙哑，我清了清喉咙。

他没有回答，只是凝望着我，等待我的眼泪再次涌出来。

“不，我很好，”我保证道，“不会再发生那样的事情了。”

听见我的话，他绷紧了眼睛。

“我很抱歉你不得不看见那一幕，”我说道，“这对你不公平。”

他用手捧住了我的脸。

“贝拉……你确定吗？你做出正确的选择了吗？我从未见你如此痛苦过……”他的声音在最后一个词上停了下来。

但是我知道更难受的痛苦。

我摸了摸他的嘴唇：“是的。”

“我不知道……”他的眉毛皱在一起，“如果让你如此受伤，那对你而言又怎么可能是正确的事情呢？”

“爱德华，我知道我不能没有谁。”

“但是……”

我摇摇头：“你不了解。你可能足够勇敢或坚强，没有我也可以活下去，如果那样是最好的话。但是我永远都不可能像你那样自我牺牲的。我不得不跟你在一起，这是我唯一能活下去的方式。”

他看起来还是很怀疑，我昨天晚上不该让他陪我的，但是我如此需要他……

“把那本书递给我，好吗？”我问道，我指着他肩膀那头的一本书。

他的眉毛迷惑的紧蹙在一起，但是他迅速的把书递给了我。

“又是这本？”他问道。

“我只是想找到我记得的这一部分……看一看她是怎么说的……”我快速的翻看书，轻而易举的找到了我想要找的那一页，书的一角因为我多次停留在那里而折了起来，“凯西是个魔鬼，但是有几件事情她是正确的，”我轻声的念道，我静静的读着这行，差不多是自言自语。“如果一切都毁灭了，而他依然存在，我仍然会继续如此；如果一切依然存在，而他被消灭了，宇宙就会变成一个令人畏惧的陌生人。”我点点头，又是自言自语，“我知道她确切的意思，而且我知道我不能没有谁。”

爱德华从我手中接过书，扔过房间——书砰的一声轻轻的落在我的书桌上，他用胳膊抱住我的腰。

浅浅的笑容使他完美的脸庞容光焕发，尽管他仍然担心得紧蹙着额头，“希斯克里夫也有感慨的时候，”他说道，他不必看书就可以一字不差的说出来，他把我抱得更紧了，在我耳边呢喃道，“离开我的生命我就无法生存！离开我的灵魂我就无法生存！”

“是的。”我静静的说道，“那就是我所说的意思。”

“贝拉，我无法忍受你那么悲伤，或许……”

“不，爱德华。我真的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而我不得不承受这一切，但是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什么……我现在要干什么。”

“我们现在要干什么？”

听见他纠正我，我不禁莞尔一笑，接着感叹道：“我们现在要去见爱丽斯。”

爱丽斯站在门廊最底下的一级阶梯上，她太亢奋了，根本无法呆在屋里等我们。她四处观看突然开始手舞足蹈地庆祝起来，她知道我到那里要宣布的消息，这使她感到如此兴奋。

“谢谢你，贝拉！”我们从卡车里下来的时候她唱歌似的叫道。

“等一等，爱丽斯。”我警告她，抬起一只手让她停止兴高采烈，“我对你有几个限制条件。”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最迟得在八月十三日之前办好，你对宾客名单有最后的否决权，如果我在任何地方走极端了，你再也不会和我说话。”

“噢，好吧，好吧，是的，那么你知道规则了。”

“别担心，贝拉，一切都会很完美的。你想看一看你的礼服吗？”

我不得不深呼吸几次，只要能令她感到高兴，什么都可以，我对自己说道。

“当然啦。”

爱丽斯的笑容是沾沾自喜的。

“嗯，爱丽斯，”我说道，让自己保持漫不经心，随意的语气，”你什么时候给我买的礼服？“

爱丽斯领我进来，朝楼梯走去，“这些事情是要花时间的，贝拉，”爱丽斯解释道，她的语气似乎……在逃避，“我的意思是，我不确定事情会发展成现在的样子，但是有明显的可能性……”

“什么时候？”我又问道。

“Perrine Bruyere是要排队等候的，你知道，”她说道，现在有些为自己辩护了，“丝绸杰作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要是我不提前就想到的话，你就只能穿现成的衣服了！”

看起来我是不会得到直接了当的回答的：“Perrine——谁？”

“他不是主要的设计师，贝拉，所以没有必要对此大惊小怪。不过他很有潜力，而且在我所需要的方面很专业。”

“我没有大惊小怪。”

“是的，你没有。”她怀疑的盯着我的脸，接着，我们走进了她的房间时，她转向爱德华，“你——出去。”

“为什么？”我追问道。

“贝拉，”她哼着说道，“你知道规矩的，直到那一天他是不应该看见礼服的。”

我有深吸了一口气：“我无所谓，你知道他已经在你头脑中看见了。不过要是你想要这么办的话吧……”

她把爱德华推出门外。他甚至看都没看她一眼——他的眼睛盯着我，很警觉，很担心把我一个人留下来。

我点点头，希望我的表情平静到足以让他感到放心。

爱丽斯当着他的面关上了门。

“好吧！”她嘟囔道，“来吧。”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把我往她的衣柜边拉——它比我的卧室还要大——接着把我拖到后面的角落里，一个长长的白色礼服袋铺满了整个架子。

她一下拉开袋子的拉链，接着小心翼翼的取下衣架，后退一步，伸手去拿礼服，就像她是个游戏秀的女主持人一样。

“好啦？”她屏住呼吸的问道。

我打量了很久，有意捉弄她一会儿，她的表情变得担心起来。

“啊，”我说道，接着笑了起来，让她放轻松，“我明白了。”

“你觉得如何？”她追问道。

这又是我的《乱世佳人》情景。

“当然，完美至极。完全合适，你是个天才。”

她露齿一笑：“我知道。”

“一九一八？”我猜测道。

“差不多吧，”她说着点点头，“有一些是我的设计，那个火车，那个面纱，”她边说边摸了摸白色的缎子，“花边很古老。你喜欢吗？”

“很好，正适合他。”

“但对你是不是适合呢？”她坚持问道。

“好吧，我想是的，爱丽斯，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知道你在这方面会做的非常棒的……如果你可以控制住自己的话。”

她微笑起来。。

“我能看看你的礼服吗？”我问道。

她眨眨眼，面无表情。

“你难道没同时定做你的伴娘礼服么？我可不想我的伴娘穿着什么现成的衣服。”我假装受惊的退缩着。

她用胳膊环着我的腰，“谢谢你，贝拉！”

“你怎么会没看到那个发生呢？”我奚落着她，亲了亲她扎蓬蓬的头发。“你可是有超能力的人啊！”

爱丽斯跳着回去，她的脸明亮又充满热情。“我有这么多事情要去做！去和爱德华玩吧。我得开始工作了。”

她冲出房间，喊道：“艾斯梅！”同时消失不见了。

我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出来。爱德华在走廊等我，斜靠在木墙上。

“你真是非常非常好。”他告诉我。

“她看起来很开心。”我同意道。

他抚摸着我的脸，他的眼睛——如此深邃，自从他离开我都过去这么久了——详细的寻找着我的表情。

“让我们离开这儿，”他突然建议到，“让我们去我们的草地。”

听起来非常吸引人。“我猜测我再也不需要躲起来了，对吧？”

“是的，我们已经度过了危险。”

当他奔跑的时候，他非常的安静，体贴。风吹到我的脸上，现在很温暖，风暴真的已经过去了。云彩就像平常那样，掩盖了天空。

今天草地是个和平愉快的地方。夏季雏菊的碎片被白色和黄色的草遮盖住了。我忽略地面微弱的潮气，躺了下来，看着云彩里各种图案。他们太平静，太光滑了。没有图案，有的只是柔软，灰白的毯子。

爱德华躺在我身边，抓住我的手。

“8月13号？”在几分钟令人舒服的寂静之后，他随意的问道。

“那样在我生日之前会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不想让它太接近。”

他叹息着。“艾斯梅比卡莱尔大三岁——理论上。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

“那对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同。”

我的声音很平静，和他的焦急形成鲜明对比。“我的年龄不是真的那么重要。爱德华，我准备好了。我选择了我的人生——我现在想要开始这样生活。”

他抚摸着我的头发。“宾客名单的否决权？”

“我真的不是很在意，不过我……”我犹豫着，不想解释这一点。最好就这样结束。“我不确定爱丽斯是否觉得有必要邀请……一些狼人。我不知道如果……杰克想……想来。好像那样是该做的正确的事情，或者如果他不来，我会觉得感情上受了伤害。他不应该经历这些。”

爱德华安静了一会儿。我盯着树梢看，跟轻柔灰白的云彩相比，那几乎是黑色的了。

突然爱德华围住我的腰，把我拉向他的胸膛。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做这些，贝拉。为什么你现在决定给爱丽斯自由的支配权？”

我向他重复了昨晚我去找雅各布之前，和查理的谈话。

“把查理排除在这件事情之外是不公平的。”我总结道。“那同时也意味着蕾妮和菲尔。我也可以让爱丽斯得到快乐。如果让查理得到一个合适的告别，整件事情会变得更容易些。就算他觉得这太早了，我也不想骗他错过领我走过教堂走廊的机会。”我说着话做了个鬼脸，然后又深深吸了一口气。“起码我的妈妈和爸爸和我的朋友将会知道我的选择中最好的一部分，我能被允许告诉他们的最多的一部分。他们将知道我选择了你，我们在一起。他们将知道我很幸福，不论我在哪。我想这是我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情了。”

爱德华捧着我的脸，简短的在上面搜寻着。

“协议失效。”他突然说。

“什么？”我气喘道，“你退出了？不！”

“我没退出，贝拉。我仍会遵守我那部分义务的。但是你脱身了。无论你想要什么，都没有附加条款了。”

“为什么？”

“贝拉，我看到你在做什么了。你在努力让其他所有人开心。不过我不在乎其他人的感受。我只希望你开心。别担心打破对爱丽斯的承诺。我会处理好的。我保证她不会让你感到内疚的。”

“但是，我——”

“不。我们会按你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因为我的方式不起作用了。我叫你小顽固，但是看看我都做了些什么。我如此白痴的固执坚持着我认为的对你最好的主意，但它只是伤害到了你。一次又一次的，深深的伤害了你。我再也不相信我自己了。你可以按你的方式得到快乐。我的方式总是错误的。所以，”他转向我，伸直肩膀。“我们要按你的方式来做，贝拉。今晚，今天。越快越好，我会告诉卡莱尔。我在想或许我们应该给你用足够的吗啡，那样就不会太糟了。值得一试。”他磨了磨牙。

“爱德华，不——”

他用手指挡住我的嘴，“别担心，贝拉，亲爱的。我没忘记你其他的要求。”

他的手在我的头发里，他的嘴唇在我的上面温柔的移动——但是非常的严肃，在我意识到他在说什么之前。他在做什么。

没有什么反应时间。如果我等的太久，我就不能记起我为什么需要他停下了。我已经不能正常的呼吸了。我的手紧紧抓住他的胳膊，把自己紧紧的拉向他，我们的嘴紧紧粘合在一起，回答了每一个他没说出口的问题。

我努力让头脑保持清醒，找到说话的方式。

他温柔的转动，把我压在凉爽的草地上。

哦，别在意！我较小的高尚的一面很高兴，我的头脑中充斥着他呼吸的香甜。

不，不，不。我和自己争论着。我摇摇头。他的嘴游走到我的脖子上，给了我个呼吸的机会。

“停下来，爱德华，等等。”我的声音和我的意志一样的薄弱。

“为什么？”他在我喉咙的凹陷处低语道。

我努力在我的语调中多些决心，“我不想现在做这个。”

“你不想？”他问道，声音里有些笑意。他移回他的嘴唇到我的上面，让我不可能说话。热力在我皮肤下流动，我每寸接触到他的皮肤都在燃烧。

我让自己集中精力。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强迫让我的手离开他的头发，移到他的胸膛上。但是我做到了。然后我开始推他，努力把他推开。我独自一人当然是不会成功的，不过就像我知道的那样，他回应了。

他退后几英寸，看着我，他的眼睛没给我的决心任何帮助。那里

是黑色的火焰。它们在燃烧着。

“为什么？”他又问道，他的声音低沉而粗暴。“我爱你，我想要你，就是现在。”

我心里七上八下，紧张感淹没了我的喉咙。他又开始利用我的无言以对。

“等等，等等。”我尝试从他的嘴边说出话来。

“可不是我说的，”他不同意的低语道。

“求你？”我气喘着。

他咆哮着，让自己离开我，躺了下去。

我们都躺了一会，努力让呼吸缓慢下来。

“告诉我为什么不，贝拉。”他问道，“最好不是关于我的”

我的世界里所有的事情都是关于他的。多么愚蠢的期望啊。

“爱德华，这对我非常重要。我要以正确的方式来做这件事。”

“正确是谁的定义？”

“我的。”

他用胳膊肘支撑着身体，盯着我看，一副不同意的表情。

“你要怎么样正确的做这件事？”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负责任的。所有的事情以正确的顺序进行。如果我没有给查理和蕾妮我能够给他们的最好的解决方案，我是不会离开他们的。我不会拒绝爱丽斯的兴趣所在，如果无论如何我都会有个婚礼的话。在我要求你把我变得永生之前，我会以人类的方式把我自己和你绑在一起。我要遵守所有的规则，爱德华。你的灵魂对我极其极其的重要，而不能去碰运气。在这点上你是不会让我屈服的。”

“我打赌我能做到。”他低语道，他的眼睛又开始燃烧了。

“但是你不会这么做，”我说道，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不知道这就是我真正需要的。”

“你没有公平竞争。”他抗议道。

我露齿而笑，“我从来没说过我会。”

他渴望的微笑，回望着我，“如果你改变了主意……”

“你会是第一个知道的人，”我保证道。

雨开始穿过云层下了起来，一些零散的雨滴打到草地上，发出微弱的声音。

我对天空怒目而视。

“我会带你回家。”他拂去我脸颊上的水珠。

“雨不是问题，”我抱怨道，“这仅仅是意味着到时间该做一些很不愉快，而且很可能危险的事情了。”

他的眼睛警觉着张大了。

“你是防弹的可真不错，”我叹息道，“我会需要那个戒指。是该告诉查理的时候了。”

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大笑起来。“很危险，”他同意道，他又

大笑起来，然后去掏他夹克的兜，“不过起码没必要做短途旅行了。”

他又一次把我的戒指带到我左手的第三根手指上。

它将会待的地方——可以想象的余下的永生。

尾声

雅各布·布莱克。

“雅各布，你认为这样会不会太久了一点儿？”莉娅逼问道。她很不耐烦，嘀嘀咕咕个不停。

我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

和狼人团体里的其他人一样，莉娅知道一切。她知道为什么我会来这里——地球、天空和海洋的尽头。一个人待着，她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只是一个人待着。

但是，不管怎样，莉娅还是打算强迫我让她陪伴。

此外，由于我烦得快疯掉了，我的确有那么一会儿很自鸣得意，因为我甚至不必去想控制自己的脾气。现在很容易了，我只是自然而然地做一些事情。红色的薄雾没有遮蔽我的眼睛，热气也没有让我的脊梁颤抖，我回答的时候语气很平静，“跳下悬崖，莉娅。”我指着脚下的悬崖说道。

“真的，孩子，”她没理会我，猛地让自己趴在我旁边，“你不知道这对我而言有多么困难。”

“对你？”过了一会儿我才相信她是认真的，“你一定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最自私的人，莉娅。我讨厌粉碎你活着的那个梦幻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太阳围绕着你站立的位置转动——所以我不会告诉你我有多么不在乎你有什么问题。走开。”

“只是从我的视角看一看这件事情，好吗？”她就当我什么也没说一样继续说道。

如果她想要扰乱我的心情，这倒是奏效了。我开始大笑起来，声音不知怎的听起来很受伤。

“停止打呼，注意。”她厉声说道。

“如果我假装在听，你会离开吗？”我问道，瞟了一眼她脸上永远挥之不去的愁容，我不确定她是否还有其他的表情。

我回想到我以前还认为莉娅很漂亮，或许还很美丽。那是很久以前了，现在没有人这么认为了，除了山姆。他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好像她变成这种鹰身女妖般的恶毒泼妇都是他的错一样。

她的怒容越来越强烈，仿佛她猜到我在想什么一样，很可能是的。

“这让我很不舒服，雅各布。你能想象这对我而言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吗？我甚至不喜欢贝拉·斯旺，而你却让我为这个爱上吸血鬼的人痛苦难过，就像我也爱上了她一样。你能明白那可能会令人匪夷所思吗？昨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吻了她！我到底该怎么应付那样的事情？”

“我在乎吗？”

“我无法再忍受她在你的脑子里了！我已经忘掉她了！她要嫁给那个东西了，他就试图把她变成他们中的一个的！是该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了，孩子。”

“闭上你的嘴。”我吼道。

反击是错误的，我明白这一点，强迫自己保持沉默。不过，她要是不走开的话会后悔的。现在。

“他很可能会直接把她给杀了，”莉娅继续不屑地说道，“所有的传说都说那种事情常常发生。或许跟婚礼相比，葬礼反而会是更好的一种结束方式呢。哈。”

这一次我不得不做点什么了。我闭上眼睛，勉强咽下喉咙里火烧火燎的味道。我推攘着把心中的怒火压下去，挣扎着保持身体镇定，而它却想要颤抖着四分五裂。

我再次控制住自己，愤怒地盯着她。颤抖逐渐慢下来的时候，她注视着我的手，微笑起来。

玩笑而已。

“如果你对性别上的迷惑感到很难受的话，莉娅……”我说道，慢慢地强调每个字眼儿，“你认为我们其他人多么喜欢透过你的眼睛看山姆？艾米丽不得不应付你的不正常的依恋已经够糟糕的了，她不需要我们这些男孩子也跟着渴望他。”

像我这样恼火的情况下，看见一阵痛苦至极的表情涌上她的脸庞，我仍然感到很内疚。

她挣扎着站了起来——停了一会儿，为的只是朝我吐口水——然后，像音叉一样振动着就朝森林跑去。

我大笑起来，声音中带着威胁：“你错过了。”

山姆会为此跟我较劲儿的，不过值得这么做。莉娅不会再来烦我

了，有机会的话我还会这么做的。

因为她的话还在那里，它们胡乱地挤进我的脑海，由此产生的痛苦那么强烈，几乎让我无法呼吸。

贝拉选择了别人而不是我并不是那么重要，那种痛苦根本算不了什么。在我的愚蠢的、过于漫长的、延长了的余生中，我能忍受那种痛苦。

但是她打算放弃一切——让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皮肤冰冷，思想扭曲成某个具体的捕猎者的头脑，一个魔鬼，一个陌生人——这些的确很重要。

我本会想到没什么比这更糟糕的，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

但是，如果他杀了她……

再次，我不得不克制我的怒火。或许，要不是莉娅的话，让热量把我变成能够更好地应付此类事情的生物倒是很不错的主意。一种本能比人的情感要强烈得多的生物，一种不会这样感到痛苦的动物。一种别样的痛苦，至少，是一种变化，但是莉娅现在在奔跑，我不想分担她的想法，我也小声地责骂她夺走了逃路。

尽管我尽力克制，我的手还是在颤抖。什么让它们颤抖的？生气？痛苦？我不确定现在我在克制什么。

我不得不相信贝拉会活下去的，但是那要求信任——那种信任是我不想感受到的，信任那个吸血鬼有能力让她活着。

她会不一样的，我不知道那会如何影响我。看见她像一块石头一样站在那里，会不会和她死了一样呢？像一块冰？当她的气味在我的鼻尖下燃烧，激起扯开撕裂的本能……那会是怎样的呢？我会想要杀死她吗？我不会想杀死他们当中的一个吗？

我注视着海浪朝沙滩上滚滚涌来，它们消失在悬崖的边缘上，消失在我的视线中，但是我能听见它们撞击沙砾的声音。我注视着它们直到黄昏过后许久，天色已经很晚。

回家很可能是个坏主意，但是我很饿，我想不出其他的计划。

我做了个鬼脸，反应迟钝地抓住拐杖，把挂在吊带上的胳膊抽回来。要是查理那天没看见我，到处宣传我的“摩托车事故”的话。愚蠢的拐杖，我讨厌它们。

当我走进房子，看了一眼我父亲的脸的时候，我立刻意识到挨饿倒是更好的选择了。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很容易看出来——他总是做得过头了，太漫不经心了。

他的话也太多了。我还没到餐桌上，他就闲谈起他一天都做过什么了。除非有什么他不想说的事情，他才会这样含混不清地说话。我尽最大可能不去理会他，集中精神吃饭。我就能越快咽下……

“……苏今天碰巧过来，”和平常一样，我爸爸的声音很响亮，很难忽视，“令人惊叹的女人，她那个人比灰熊还坚强。不过，我不知道她如何对付自己的女儿。现在苏，她本来会受不了狼人的，莉娅

远非是头母狼。”说到自己的笑话，他轻声笑了起来。

他等了一会儿我的反应，似乎对我烦得要死的空洞表情视而不见。大多数时候，这都会令他烦躁不安。我希望他闭上嘴别谈莉娅，我试着不去想她。

“塞思要好多了。当然了，你比你的姐妹们也要好一些，直到……好吧，你要比他们面对更多的问题。”

我叹了一口气，又长又深，盯着窗外。

比利，许久没说一句话：“今天我们收到一封信。”

我能猜到这就是他一直避免谈起的话题。

“一封信？”

“一……封婚礼邀请信。”

我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僵在原处。一片热量的羽毛似乎轻轻地拂过，在我的后背上飘落，我抓住桌子让手保持平稳。

比利像注意到了一样，继续说道：“里面有一封留言是给你的，我没有读。”

他从夹在腿和轮椅一侧的缝隙中抽出一封厚厚的象牙色信封，把它放在我们之间的桌面上。

“你可能不需要读，说的是什么真的很重要吗？”

愚蠢的反抗心理，我一把拉下桌上的信封。

这是一种厚重的硬纸，非常昂贵，对福克斯而言太华丽了。里面的卡片是一样的，太合乎礼俗，太正式了，贝拉与此毫无关系。从透明的印花纸张来看，没有迹象表明这是她个人的品位，我打赌她一点儿都不喜欢。我没有读这些话，甚至没看日期，我不在乎。

里面有一页厚厚的象牙色纸对折起来，背面上用黑色的墨水写着我的名字。我没认出这是谁的笔迹，但是这和其他的一样华丽。过了半秒钟，我惊讶那个吸血鬼是不是太心满意足，沾沾自喜了。

我轻轻地翻开纸。

雅各布：

我违背规定把这个送给你。她很担心伤害你，而且她不想使你觉得有义务这么做，但是我知道，如果事情反过来，我也想要有选择的。

我保证会好好照顾她，谢谢你——为她——为所有的一切。

爱德华

“杰克，我们只有这么一张桌子。”比利说道，他盯着我的左手。

我的手指狠狠地击打在木头上，力气很大真的使它有危险了。我挨个儿地放开它们，把注意力只放在行动上，接着把手握了起来，这样我就不会打破任何东西了。

“是的，无论如何都无所谓。”比利低声说道。

我从餐桌旁站了起来，站着的时候抖动肩膀把T恤衫脱了下来，但愿莉娅现在已经回家了。

暮光之城-月食（下）

在我撞到树之前我就开始奔跑了，我的衣服凌乱地散落在我身后，就像面包屑留下的踪迹一样——仿佛我想要找到来路似的。在我还没问之前，我的身体已经知道我要去哪里了，它带领着我来到我想要去的地方。

我现在有四条腿了，我在飞翔。

树木变得模糊起来，像黑色的海洋一样从我身边飞过。我的肌肉轻松自如地一张一弛，我可以接连许多天不知疲倦地像这样奔跑。或许，这一次，我不会停下来。

但是我不是一个人。

真的很抱歉。恩布里在我的脑海中轻声说道。

我可以看透他的眼睛。他在很遥远的地方，在北边，但是他已经转向，正朝我这边奔跑过来，我咆哮着让自己跑得更快。

等等我们。奎尔抱怨道。他离我更近，从村子里出发了。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我怒吼道。

在我的头脑中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担心，我尽可能地让风和树鱼贯而过的呼啸声把它淹没。这是我最讨厌的——通过他们的眼睛看见我自己，现在他们的眼里充满同情让我感到更糟糕。他们看见了讨厌，但是他们还是在我身后紧追不舍。

一个新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

让他去吧。山姆的思想很轻柔，但是仍然是命令。恩布里和奎尔减慢速度，开始走起来。

要是我能停止听见，停止看见他们所看见的就好了。我的头脑里面太拥挤了，但是再次一个人清静一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变成人形，而我无法忍受这种痛苦。

变回来，山姆命令他们，你先来，恩布里。

第一个，然后另一个意识逐渐消退成寂静了，只有山姆留了下来。

谢谢你。我设法想到。

当你能够应付的时候就回家吧。这些话语很微弱，他离开之后慢慢地变成空白的空洞，现在我是一个人了。

这样好多了。现在我能听见我脚趾下像垫子样的树叶发出的沙沙声，老鹰的翅膀在我头上飞过时的呼啸声，还有海洋——在西边，很远，很远——撞击沙滩时发出的呻吟声。我除了听见这些，再也听不见其他的声音了。除了速度什么也感觉不到，肌肉、肌腱、骨头一起和谐地运动拉伸，不一会儿数英里已经消失在我身后了，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如果我脑海中的沉默持续下去，我永远都不会回来。我不会是选择这种形式而不选其他的第一个人。或许，如果我跑得足够远，远离这里，我就再也听不见了……

我让自己的腿跑得更快，让雅各布·布莱克消失在我身后。

为享受梦境而写作

“暮光之城”系列今年七月起将由接力出版社陆续在中国出版，你期待吗?

我从来都没有想象过我的书会在中国出版，影响力会拓展到国际市场，此系列的

成功使我一直处在“惊讶”的状态中。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就算

在将来也不会认为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但这是一件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我会一

直这么开心下去。

“哈利?波特”系列几年前已经在中国正式出版，并且在中国的青少年中具有很大

的影响力，你觉得这会给“暮光之城”在中国的出版带来压力吗?

我非常愿意大家将我的作品与“哈利?波特”系列相提并论，但事实是不可能有任

何作品能获得像“哈利?波特”这样的成绩，尽管这两套作品所衍生的社会现象是相同

的。我非常满意“暮光之城”系列，也对现在所获得的成功感到非常惊讶。

现在年轻人在网络上花费很多时间，这会占有他们很多阅读的机会和时间，这会

影响“暮光之城”的销量吗？作为畅销书，你会在网络上宣传你的新书吗？

我想新科技，特别是网络拉近了读者和作家之间的距离。我可以在我的个人站点

www.stepheniemeyer.com上放一些我个人的信息和新书背后的故事，这使我的书迷们

非常开心。小时候，我是一个书迷，我希望那时的我可以像现在的人一样轻而易举地

获取相关的信息。

对大部分人来说，从一位家庭主妇一变而成为畅销作家就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对此你的感觉如何？是什么促使你作出这样的决定？你成为畅销小说家后，其他人对

你的态度有什么改变吗？

我开始写作是因为一个梦，梦里面草地上发生的事现在已经成为我小说中的一个

章节。我实在太享受那个梦了，不想将它忘记，所以就用笔和纸将它记录下来。当将

它记录下来之后，我就想知道接下来两个迷人的主人公究竟会怎么样。于是便继续进

行创作，并且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在我心目中，作家的身份并没有替代我原来的

母亲的身份，除了要牺牲掉很多个人时间用于旅行外。

在中国，很多青少年读物都是由青少年们自己创作的，他们经常在作品中谈论自

己的人生经验以吸引和自己年龄相仿的读者，对此你怎么看？你并不是那种青少年读

物的作家，但你是怎么使自己在青少年市场中如此成功的？你是怎么理解和发现青少

年的阅读需求的？

我创作的初衷并不是想为年轻人写一部小说，“暮光之城”系列是为我自己而创

作的。于是二十九岁的我便成为自己的第一个读者，接下来就是我三十一岁的姐姐。

我认为“暮光之城”系列之所以被定位为青少年读物，是因为高中是一段非常让人注

目的时光，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拥有人生中最坏的创伤，也会拥有人生中最愉快的记

忆。那是一个迷人的年龄：足够像成人一样思考，足够作出影响一生的决定，并且也

足够坠入爱河，但同时又年轻得不能独立思考事情和作出决定，这也给了我的小说非

常大的空间。

暮光之城-月食　　终结！！！